

美丽新世界

[英] 阿道司·赫胥黎

by Aldous Huxley

王波 译

Brave New World

重庆出版社





Brave New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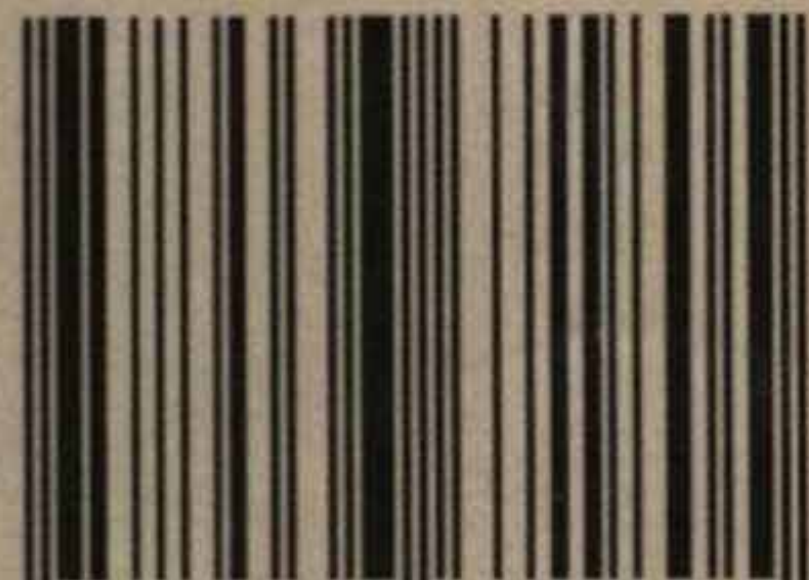
阿道司·赫胥黎 (Aldous Huxley) 的《美丽新世界》，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书，在国内外思想界影响深远。

书中引用了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这种快乐还有别的措施保障，比如睡眠教学，催眠术被广泛用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ISBN 7-5366-7180-6



9 787536 671805 >

建议上架◎文学·畅销

定价：20.00元

ISBN 7-5366-7180-6/I · 1296



美丽新世界

[英]阿道司·赫胥黎
by Aldous Huxley
王波 译

Brave New World

重庆出版社

新平知
和聲
PDG

版贸核渝字(2004)第6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新世界/[英]阿道司·赫胥黎著;王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6

ISBN 7-5366-7180-6

I.美... II.①阿... ②王... III.科幻

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6946号

Brave New world

Copyright © 1932 by Aldous Huxley

Published by Chatto & Windus publishing Co.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Chong 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MEILI XINSHIJIE

美丽新世界

[英]阿道司·赫胥黎 著 王 波 译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石 涛

封面设计 张孜滢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特约经销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949715/16/17-810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制

开本 925×1280 1/32 印张 8.5

字数 183 千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366-7180-6/I·1296

定价:20.00元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表现最佳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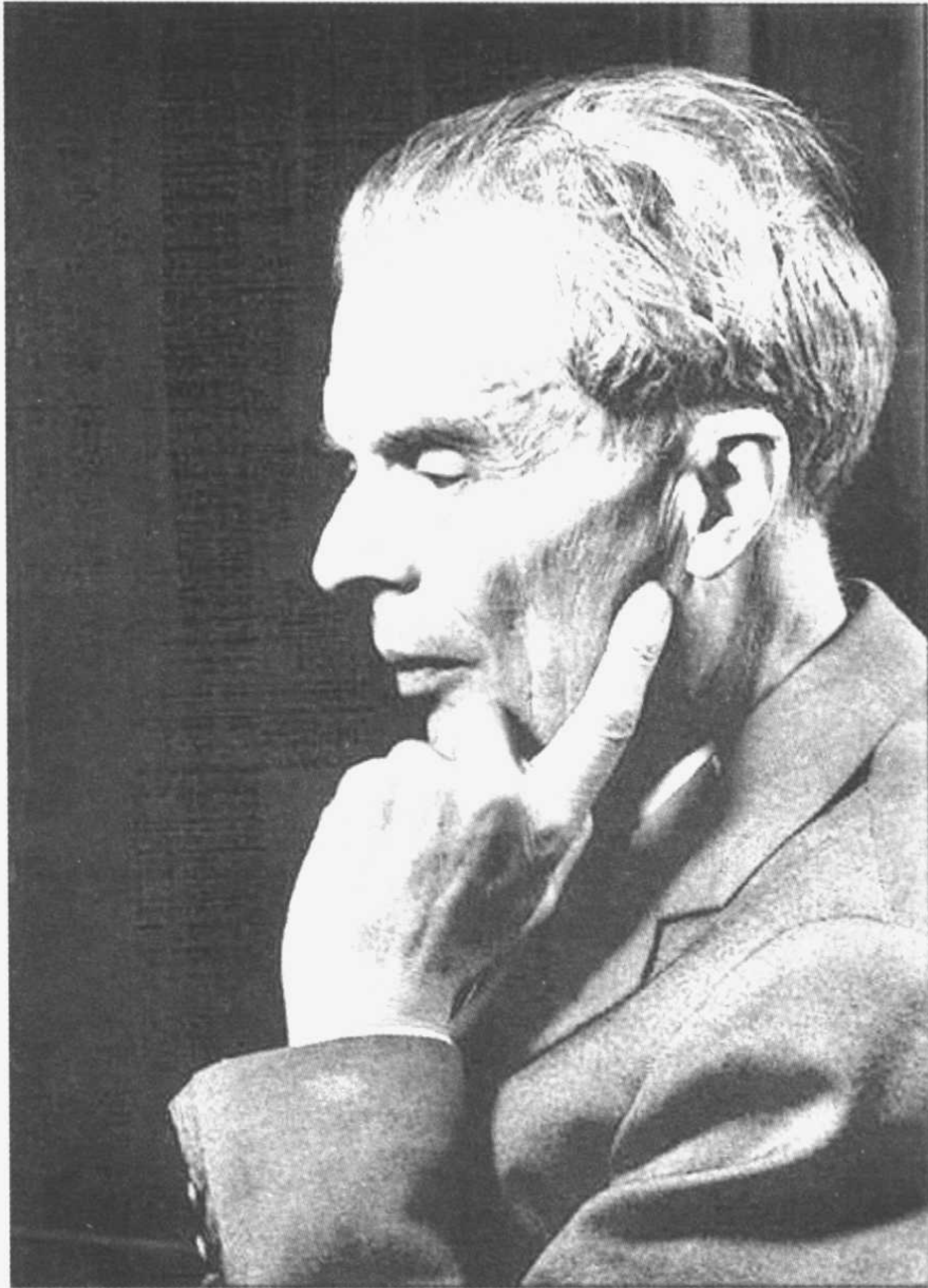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阿道司·赫胥黎

Aldous Huxley

1894-1962

反面乌托邦的启示

王 蒙

据悉,自完成著作历时六十七年以后,叶·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终得在自己的祖国苏联公开发表。我国出版的《当代苏联文学》一九八八年第四期转载了这篇一九二四年即用英语出版了的作品。其实,早在两年前,此书即以作者“萨姆雅丁”的译名,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是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

反面乌托邦,大概是指它们描写的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不是理想化的自由幸福的乐园,不是所有社会成员相亲相爱的大同世界,不是人类的美梦,而恰恰相反,这种乌托邦的特点是它的反人类性质,是令人毛骨耸然的恶梦,是被控制被扭曲被扼杀了的人性,是严密的社会组织与先进精巧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并从而形成的对人类的恶性统制。

反极权,是三本书的不谋而合的主题。西方所谓的“反极权”概念里,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和暗示,包含着哪些合理的忧虑与或有的不着边际的偏见,本文暂不涉及。至于“权力”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所可能生发的负面的影响,



则是我们也不应忽视的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否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也就不会提出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政权和国家的消亡的命题,我们也不必面对和探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了。

重要而有趣的是“反乌托邦”概念本身。我们已经习惯了历史乐观主义,乃至把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简单化——变成简单机械的历史进化主义。即简单地认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叫作“芝麻开花节节高”,把历史看成一个攀登高峰的跋涉,经过的时间愈长,爬得就愈高。因此,“畅想未来”就是我们用来鼓舞情绪的良方。在渴望现代化、痛感处境的落后的今天,人们更是恨不得一个跃进、一个起飞就能摆脱过去进入未来。我们认定,未来是解决了今天困扰我们的一切矛盾的极乐世界。未来意味着肯定的进步和幸福,过去意味着一片黑暗而现在的意义在于通过牺牲和奋斗迎接未来。

而反乌托邦的思路则提醒我们,未来也可能是坏的,今天的一切未必事事胜过昨天,而明天的一切也未必事事强似今天。技术的日益先进,社会秩序的高度规范,优化原则的普遍贯彻,社会机制的高度效率化,都可能反过来变成人类的对立物,都可能使人变成技术、秩序、效率的控制物与牺牲品。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各有特色而又大同小异地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幅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图景。

《美丽新世界》里,纪元二五三二年的人类是由“中央伦

敦孵育暨制约中心”来“培育”的,这个中心的工作原则即“美丽新世界”的基本原则是“共有、划一、安定”。“九十六个划一的孪生子,操作九十六架划一的机器”,而且,他们正在创造由“一个卵巢”“生产”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孪生子的新纪录。就是说,由于机器和工作的统一化,为了效率,必然要求人的统一化,因此科学家用人工方法使同一个卵巢的卵子与来自同一精巢的精子交配,产生同一类型的人。这真可怖!作者把这个二五三二年称之为“福特纪元”六三二年。所谓“福特纪元”,是把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创立生产流水线的年代定为新纪元的开始,其中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含义是很明白的。

在《一九八四》里,则写到生活在一九八四年一个超级大国里的人民。他们的电视机兼有接收电视广播与监视它的观众两方面的效能。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统一的监视之下。其结果是人人必须戴上假面,隐藏自己,讲假话。作品是一九四八年写的,里面把一九八四当作反面乌托邦成为事实的年期。当然,一九八四年已经度过了,地球上还没有发生那样可怕的事。但这种戴假面讲假话的气氛的描写并不令人感到陌生,并不令人感到作者在阴郁、悲观、病态以及反苏狂热之外没有严肃的警世思考。

在《我们》里,生活在地球上建立“统一王国”的第一千个年头的人们,被编成了符号和数码。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婚配和做爱,都是按照“王国”的无所不包的时刻表通知



单来进行的。在那时,“号码”(即人)们回忆“在博物馆中见到的图景:那是二十世纪祖先们的大街,街上乱糟糟地拥挤着人群、车轮、牲畜、广告、树木、禽鸟和五颜六色,颜色驳杂得使人发昏。听说过去确曾是如此,这是可能的。我觉得这太不真实,太荒诞。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看,扎米亚京笔下,我们现在的混乱的苦恼重重的二十世纪,倒成了一千年后的号码们的不敢相信其当真存在过的“向后看”的“乌托邦”了。三部小说的共同倾向包含着对“现代化”的极端焦虑。工业化、合理化、优选化、标准化、统一化等等,会不会在带来效率、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增长、“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对人生、对个性、对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的幸福的某种戕害呢?三位作家以相当夸张乃至乖戾的语调做了肯定的回答。虽然这只是“小说家言”,而小说毕竟只是小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文学家天生会有一种想入非非的、脱离实际的、追求绝对个性与自由而非组织、非秩序、非社会的倾向,但这些书的描述、这些回答仍然既严肃又沉重,既刺激人的神经又引人思索。即使从整体上我们不能也不愿接受他们的枭鸟式的预言,我们仍然有必要耐着性去读一读、想一想,从中得出清醒的、更有远见的结论。

他们对未来的不祥感与恶梦感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他们着重从人文主义的、文化的、性灵的、有时是审美的观点来批判工业文明,批判“现代化”,批判城市文明与社会

的高度组织化。这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民的全面幸福。这种观点相当杀风景,相当令人不快,然而却不能忽视并一笔抹杀。经济的起飞只有和政治结构、文化素质、人际关系以及种种涉及人们的各自的灵魂的精神因素的改善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进步。在这里,现代观念或现代意识恰恰不意味着对现代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无条件认同,不意味着对传统、对昨天的无条件的决裂——像我们的一些由于对太不现代化的焦虑而产生的对一切现代生活方式及其符号的倾心膜拜者那样。我们的这些膜拜者太像幼稚的少女了,急于离开家园,投入自己远未认知的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模式的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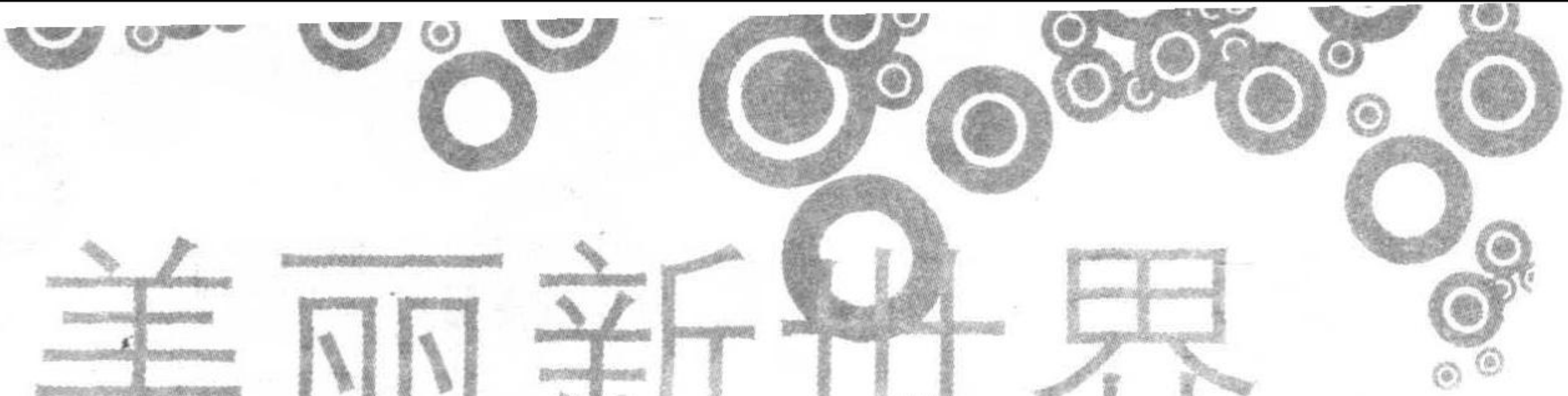
三部作品中尤使中国读者可能感受新意的是他们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批判。不论在“一九八四”年、“美丽新世界”还是“统一王国”纪元一〇〇〇年,科学技术起的是恶的作用,是摧毁人性和控制人的作用。这真惊心动魄!它们反映了人们特别是西方的人们对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的疏离感、异己感,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作者幻想二十世纪的一千年以后第一艘宇宙飞船升空进入宇宙。在这一方面,科学技术达到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作家的幻想。科技愈来愈近乎“无所不能”了。而对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个人生活、家庭婚姻生活与内心生活人们仍然是这样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感到无能为力。一边是无所不能,一边是无能为力,这样巨大的倾斜,能不造成小说家的恶梦——反面乌托邦



吗？能不造成对科技的异化的警惕感吗？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正面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果真是泾渭分明，火车道上的两股叉吗？一些美善至极的乌托邦，会不会带来或同时包含着负面的契机呢？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清醒的提问吗？

在中国谈这些也许为时尚早。我们正苦于生产力不发达、劳动效率不够高与科学技术不够进步。我们当然要坚持历史的乐观主义和历史主动精神，努力奋斗以争取“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然而，前车之鉴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乐观主义应该是清醒的乐观主义。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应该是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并注意解决新的问题的现代化。更深刻更全方位地思考一些问题，获得更多的远见和更多的深思熟虑，也许不能说干脆用不着。



美丽新世界

作者将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和高超的文学技巧融于一体，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没有个人情感、没有爱情、失去了痛苦和激情的世界。最可怕的是，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人们失去了思考，失去了创造力。

—詹姆斯·帕特森

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

—《时代》周刊

在情节和语言上，我实在找不出任何缺点；至于在内容上，我更是无可挑剔。事实上，我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

—著名专栏作家莫瑟

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因为阿道司·赫胥黎在七十三年前所预言的比我们今天所见的还要真实。

—亚马逊网

阿道司·赫胥黎所具有的超凡预见力，在这部经典作品中得到了完美地体现。

—《波士顿环球》

读过之后，你或许能忘掉书本身，但一定不会忘记书中的伟大预言和不朽思想。

—《圣路易斯邮报》



美丽新世界

如果书中的预言完全变成现实，那么这绝对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

——《迈阿密先驱报》

一位思想型小说家的经典之作，最新公布的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小说之一。

——《棕榈滩邮报》

本书所讲述的并非是一个简单、虚构的故事，而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着的令人惊异的现实。

——《柯卡斯评论》

每一位有智慧的读者都会在阿道司·赫胥黎的预言中得到警示。

——《图书纵览》

让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名垂青史的经典之作。

——《纽约日报》

这是一部最具警示意义的科幻小说，尤其是在“试管婴儿”日益流行的时代，其警示意义更加意味深长。

——《图书馆周报》



重 现 经 典 编 委 会

主 编

高 莽

编 委

高 莽 李文俊 叶廷芳

余中先 苏 玲 高 兴

(排名不分先后)

一□

一幢银灰色大楼,34 层高,在苍穹下显得异常矮小。大楼门口写着:伦敦中央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盾牌式的图案上书写着宇宙国的格言:社会、本分、安定。

底楼的宽敞大厅正对着北方。相对夏天来说,室外已经相当寒冷,但室内却显得异常闷热。一道薄而森然的光芒刺眼地射进窗户,企望搜寻出苍白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穿便衣的非专业人员的身影,然而却仅看到了实验室的玻璃器具、镀镍橱柜以及发着阴冷光芒的陶瓷。

对荒凉的反应依旧是荒凉。工人穿的大褂是白色的,手上戴的橡胶手套也是白色的。光线冻僵了,冻死了,变成了幽灵,某种丰腴的有生命的物质,只是在显微镜黄色镜头下才显现出来,那种物质在显微镜下像奶油一样浓郁,悠闲地躺在实验桌上一排排擦得雪亮银白的试管里,向远处延展开去。

“这儿,”主任开了门说,“就是孕育室。”

当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进屋时,300 名孕育员身子都俯在各自的仪器上。有的屏气凝神,全神贯注;有的则心



不在焉地嘟哝着，哼着，甚而吹着口哨。一群新来的学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主任身后，似乎还有些紧张。他们是清一色的年轻小伙，红红的脸蛋，乳臭未干。每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那个大人物每说一句，他们就拼命地记一句——从“大人物那里”直接受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伦敦中央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对亲自带领新生参观各个部门极为重视。

“这次只是给你们一个全局的印象。”主任向他们解释道。虽然他们想成为良好的公民，过幸福的日子，但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因为知晓具体细节即可获得幸福，这个道理凡是稍有智商的人都会明白的。因为形成社会脊梁的是细木工和集邮的人，而不是哲学家。但是既然需要用他们的智力工作，就应该让他们了解一些全局。

“明天，”主任面带微笑，亲切而略带威严地说，“你们就要开始安心来做严肃的工作了。因而你们不会有太多时间了解全局的。而同时……”

此时，从大人物的嘴里流出来的好像都是金科玉律，而孩子们都在发狂地记着笔记。

主任向屋里走去。他身材高挑，略显瘦削，身板挺直。下巴奇长，大门牙突出，沉默时两片嘴唇只能勉强包住。他究竟有多大？30岁还是50岁？亦或是55岁？真的说不清楚。但是，在这个和平的年代，福特纪元632年，并没有谁想去问个究竟。

“我再说一遍,”主任挥挥手说:“这些就是孵化器。”接着,主任打开一道绝缘门,向学生们展示了一架架编了号的试管。“这些都是本周才供应的卵子,还保持着血液的温度,”他解释道,“而男性配偶精子的温度,”说着他打开了另一道门,“必须保持在 35 度而不是 37 度。完全保持在血液温度能够使配偶精子失去效用。窝在发热器里的公羊是配不出崽儿的。”

他依然靠在孵化器上,向学生讲述现代化的受精过程。自然,先从外科手术说起:“接受手术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但同时也可以带来一笔可观的报酬,约等于 6 个月的工资。”之后,他谈到保持剥离卵存活以及使之活跃发展的技术(涉及最佳温度、盐度等因素)以及存放剥离的成熟卵所选用的液体。接着,他在工作台前向学生们实际展示了把这种液体从试管里抽取的方法,以及一滴一滴注入特别加温的显微镜玻片上的方法;展示了液体中的卵子出现异常时检查的措施、卵子记数方法、转入一个有孔容器里的办法,以及那容器是如何浸入一种有精子自由游动的温暖的肉汤里的——他强调肉汤里的精子浓度至少是每立方厘米 10 万(同时他领着他们观看操作),在 10 分钟后又如何从液体里取出容器的办法,以便再次检验它的成分。倘若有的卵子还没有受精,便再浸泡一次,如必要应再浸泡一次;然后受精卵便回到孵化器里,留下 α 们和 β 们,直到入瓶。而 γ 们、 δ 们和 ϵ 们则要到 36 小时之后,才重新取出,再进入波坎诺



夫斯基程序。

“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主任重复说,学生们随即在自己小笔记本里这个词下面画了一道杠。

一个卵子造就一个胚胎、一个成人,这是一般规律。然而一个通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会萌蘖、增生、分裂,形成 8 到 96 个胚芽,每个胚芽能够成长为一个完整的胚胎,每一个胚胎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成年人。以前一个受精卵仅生成一个人,而现在却能生成 96 个人。这,就叫进步。

“从最终意义上讲,”主任总结说,“‘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涵盖了一系列对发展的阻碍:我们抑制卵子正常发育。而出乎意料的是,卵子的应对却是萌蘖。”

“卵子的应对却是萌蘖”,铅笔继续忙个不停。一条移动得非常缓慢的传送带载着满满一架试管正准备进入一个庞大的金属柜,另一架试管也接踵而至,机器发出几乎听不到的嗡嗡声。主任指点且告诉学生们:每架试管通过金属柜需要 8 分钟。8 分钟的 X 光强力透射大概是一个卵子所能承受的照射量。一些卵子死去了,一些惰性的卵子一分为二;而大多数卵子则萌生出 4 个胚芽,有的则萌生出 8 个。接着,它们又全被送回孵化器,胚芽继续发育成长。两天以后,又给予突然的冷却。冷却,抑制,两个变为 4 个,再变为 8 个。胚芽增生了;增生之后又用酒精使之几乎死亡;随之而来的是再增生,又再增生——胚芽再长胚芽,新胚芽又发展

出新胚芽——然后便任其自由生长,此时如再抑制,一般只会促使其死亡。这时原始卵子可能已经分裂为 8 至 96 个胚胎——你们会承认这对大自然来说是了不起的进步。恒等多生,不是母体分裂时代那种可怜巴巴的双生或三生;那时卵子分裂是偶然的——现在实际上一个卵子一次能够生长为四五十个或八九十个人。

“八九十个人啊。”主任好像在抛撒赏金似的,双手一挥,重复道。

然而一个学生却傻愣愣地问那样能带来什么好处。

“好孩子!”主任突然转身对着他,“这,你还看不出来?你连这都不明白呀?”他神圣地举起一只手,“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是稳定社会的一种特殊手段!”

稳定社会的一种特殊手段。

批量生产的标准化男女。一个小工厂的工人清一色由一个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生成。

“96 个多生子女操控 96 部同样的机器!”那声音由于激动,似乎在颤抖,“你们现在才真正明白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他引用了宇宙国的格言:“社会,本分,安定。”这是了不起的话。“倘若我们能够让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最大化,一切问题的解决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主任深沉地摇摇头,“我们不能无穷无尽地波坎诺夫斯基化。”

96 个似乎就达到了顶点,72 个,那机率几乎是少之又



少。如果用同一个男子的精子从同一个卵子生产出足够多批量的恒等多生子,这已是最优成绩(令人遗憾的是,仅能够算作次优成绩),即便这样也相当困难。

“在正常状态下,要让 200 个卵子成熟需要 30 年之久。然而,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稳定人口。花 25 年去生产几个多生子,其用处将会怎样呢?”

很明显,毫无意义。然而,波孜纳普技术却大大加速了成熟的过程。他们有信心在两年之内,至少生产出 250 个成熟卵子。之后让它们受精,再运用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也就是说,以 72 相乘,那么你将得到几乎 11000 个同胞兄弟姐妹,150 批恒等多生子女,都在两年之内出生,一样的年龄。

“在比较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卵子培育出 15000 个成年人。”

主任对一个浅色头发、正好路过的强壮青年招招手。“福斯特先生。”他喊道。那青年走了过来。“你能否告诉我们一个卵子的最高记录数?”

“在本中心是 16012 个。”福斯特先生马上回答道。他有着一双快活的蓝眼睛,语速极快,显然,他很爱引述数字。“16012 个,共 189 批恒等多生子。然而处于赤道的某些孵化中心,”他连珠炮似地说了下去,“还要高于这个数目。新加坡的产量往往超过 16500 个;而在实践中更惊人地达到 17000 的指标。当然,那是因为他们的条件比较优越。假如你

能看看黑人卵子对新液的反应就好了！要是你已经习惯了使用欧洲材料的话，黑人卵子的反应会让你非常吃惊。但是，”他笑了笑，沉吟片刻，又略带挑战意味地说，“但是，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想超过他们。现在我正着手培育一个惊人的 δ^+ 卵子，仅用18个月，却已经有1270个孩子。一些已经换瓶，一些虽然处于胚胎状态，却很强壮，我们还有机会超过蒙巴萨。”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主任愉快地拍了拍福斯特先生的肩膀，说道，“跟我们一块走走吧，好让孩子们共同分享你的专业知识。”

福斯特先生谦虚地笑了笑：“愿意效劳。”便跟着一起走了。

装瓶室一派繁忙，有条不紊。切成适当大小的新鲜母猪腹膜片从大楼地下室的器官库里由小电梯送出来，吱的一声，然后是咔哒一声！电梯孵化器打开；装瓶线上的人仅需伸出一只手，抓住腹膜片，塞进瓶里，扶平，刚装好的瓶子还没有从运输线走开，吱，咔哒！接着又一块腹膜片冒了出来，只等着被塞进那缓慢的传送带上无数行列里的下一个瓶子。

生产线工人的一侧是收纳员。流水线继续前进；一个个卵子被从试管转入更大的容器；腹膜内膜被巧妙地剖开，细胞准确地落了进去，注入碱盐溶液……此时瓶子已经离去。接着是标签员的工作。遗传状况、受精日期、波坎诺夫斯基



组别等细节都从试管转到瓶子上。这样，每个瓶子都署了名，也即标明了身份。流水线继续徐徐前进，经由墙壁上一个入口进入了社会条件预定室。

“这里共有索引卡片 88 立方米之多。”当大家进入社会条件预定室时，福斯特先生不无得意地说。

“相关资料都在这里了。”主任接着说。

“而且每天早上更新一次。”

“每天下午依例调整。”

“他们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设计。”

“某种品质的个体数量。”

“按这一种、那一种数量分配。”

“在任何特定时刻投入最佳的分量。”

“若有额外的消耗会马上得到补给。”

“马上补给，”福斯特先生重复道，“如果你知道上次日本地震之后，我加班加点所做的工作就好了！”他摇摇头，优雅地笑了笑。

“命运预定员把他们设定的数字给胎孕员。”

“然后胎孕员把需要的胚胎给命运预定员。”

“瓶子送到这儿来锁定命运设计的具体内容。”

“接着再把它们送到胚胎库里。”

“我们正要到胚胎库去。”

福斯特先生打开一道门，带着大家拾级而下，进入了地下室。

这里温度依然很高。他们经过的那条通道越来越暗。经过了两道门,拐了两个弯。

“胚胎很像摄影胶卷,”福斯特先生下意识地推开第二道门,并开玩笑地说,“仅能接受红光。”

他们来到一个既黑暗又闷热的地方,那里可以看见的东西都呈红色。通道两侧的大肚瓶一排又一排,一层高于一层,闪着无数的宛若红宝石般的光芒。红宝石之间穿梭着幽灵般的男男女女,影影绰绰,双眼通红。机器的嗡嗡声和咔哒声让人们微微感到不安。

“不如告诉他们几个数字!”主任说。

这也许正是福斯特先生非常渴望的。

“220 米长,200 米宽,10 米高。”他指了指头顶。学生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一个个像正在喝水的鸡。上面有 3 层架子:地面长廊,一阶长廊,二阶长廊。

一层层酷似蜘蛛网的钢架长廊从不同方位向黑暗处延伸。他们身边有 3 个红色幽灵正忙着从传送带上取下小颈大肚瓶。

从社会命运预定室来的电梯。

每个瓶子都能往 15 个架子中的任一个上面放。尽管看不见,然而每个架子都是一条传送带,以每小时 33.3 厘米的速度运行着。每天 8 米,267 天巡回。

总长 2136 米。地下室的巡回线一条在地面高度,一条在一阶长廊高度,还有半条在二阶长廊高度。等到第 267 天



早上，日光射进换瓶室，这时，所谓的“生命个体”便出现了。

“就是在这个阶段，”福斯特先生结论道，“我们已经在它们身上下了很多功夫。啊，非常多的功夫。”他带着洞察秋毫的神态和略带抒情的胜利的微笑。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主任又一次称赞道，“大家一起走一圈，你就把所有的景观逐一向他们介绍一下，福斯特先生。”

福斯特先生照办。接着，他向学生们介绍了在腹膜苗床上生长的胚胎，让他们尝了尝给胚胎吃的代血剂；阐述了必须使用胎盘制剂以及甲状腺制剂刺激它的理由；讲述了妊娠素精，让他们参观了从 0 至 2040 米之间每隔 12 米就自动喷射一次妊娠素精的喷射口；介绍了在最后的 96 米过程里分量逐渐增加的黏液。叙述了在 112 米处安装进每个瓶里的母体循环；让他们参观了代血剂池及驱使液体在胎盘制剂上流动，并驱动其流过合成肺和废物过滤器的离心泵；讲解了很麻烦的胚胎贫血问题；阐述了大量剂的猪胃提取素和胚胎马的肝——人的胚胎需要用马胚胎肝营养。

他也向他们介绍了一种简单机械，每个胚胎每运行 8 米的最后 2 米时，那机械便对它进行摇晃，以便让它习惯于运动。同时，他提示了所谓的“换瓶伤害”的严重性，并提出了种种防护措施，以便对瓶里的胚胎进行适时的训练，把那些危险的震动缩减至最低限度。

然后，福斯特先生又向学生们讲述了在 200 米左右进行的性别测试，解释了标签系统——T 表示男性，O 表示女性，而注定要做不孕女的则是白底上的一个黑色问号。

“当然，”福斯特先生说，“通常情况下，多产只不过是一种多余。1200 个卵子里只要有一个多产就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不过，我们希望仔细选择。当然，还需要有很大的保险系数。基于此，我们任其发育的女性胚胎多到总数的 30%，剩下的便在以后的过程里每隔 24 米给予一剂男性荷尔蒙。其结果是：换瓶时它们已成了不孕女——生理结构完全正常（‘只是，’他不得不承认，‘她们确实有一种很轻微的长胡子的倾向’），但不能生育。”“保证不能生育。这就使我们终于，”福斯特先生继续说，“走出对大自然的奴隶式模仿的王国，进入人类发明的世界。”

他搓了搓手。当然，他们并不因为孵化出胚胎而自鸣得意：孵化胚胎，每条母牛都能做到。

“我们也预测人的命运，设置人的条件。我们把婴儿培育成社会化的人，叫做 α 或 ϵ ，以后叫他们掏臭水沟或者……”他想说“主宰世界”，看了一眼旁边的主任，却改口道：“做孵化中心主任。”

孵化中心主任愉快地笑了笑。

当他们一行正经过 320 米处的 11 号架时，一位年轻的 β -技术员正忙于用扳手和螺丝刀处理血泵（用以泵出瓶里代血剂的器具）。他紧了紧螺丝，接着，马达的嗡嗡声便极轻



微地加大了。一下,两下……直到拧了最后一下,他看了一下旋转柜台,确定完成任务后,接着来到下一个血泵前操作了同样的程序。

“当每分钟旋转次数减少时,”福斯特先生讲道,“代血剂的循环就相对减缓,在肺部逗留的时间也随之延长,基于此,胚胎得到的氧气量就会减少。因此,减少氧气量可能是降低胚胎规格最好的办法。”他不自觉地又搓了搓手。

“为什么要降低胚胎规格呢?”一个机敏的学生马上问道。

“傻孩子!……”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就没有想到 ϵ 胚胎必须有 ϵ 环境和 ϵ 遗传吗?”

那个学生显然没有想到过,一脸的迷惑。

“种姓越低,”福斯特先生说,“供氧越少。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大脑,次之是骨骼。当供氧量达到正常量70%时就会造成侏儒。低于70%时就会生成没有眼睛的怪胎。”

“那就完全是废品了。”福斯特先生总结道,“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种缩短成熟期的技术,那将是对社会的极大贡献!”

“咱们以马为例吧。”

马是6年成熟;大象10年成熟;而人呢,到13岁时还没有性成熟,到20岁才算充分成熟。相应地,发育缓慢的结果导致智力发育也相对缓慢。

“然而,我们在 ϵ 们身上,”福斯特先生似乎非常公允地

说,“并不需要人类的智慧。”

“根本就不需要,而且也不可能得到。然而 ϵ 们在 10 岁时智力就日臻成熟,而身体到 18 岁才能够成熟。让发育期占去太多的时间的确是一种浪费。假如身体的发展能够加快,例如生长速度能够赶上母牛,那对社会该是多大的贡献啊!”

“是啊!贡献太大了。”学生们不由自主地说。福斯特先生的热情极大地带动了他们的情绪。

在谈到造成个体生长迟缓的内分泌失调问题上,他表现得极其专业,并提出萌芽期突变作为解释的根据。那么,这种突变的影响能否根除?能否采用一种可行的技术,使个别的 ϵ 胚胎回归到狗和牛一样的常规去?问题就在这里,而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蒙巴萨的皮金顿已培育出 4 岁就能性成熟,6 岁半身体就发育成熟的个体。那只是科学的胜利,在社会上几乎毫无用处。6 岁的男人和女人太迟钝,几乎什么工作都不会。而这却是个“一揽子”程序,要么是不变,要么是全变。因此,他们希望在 20 岁的成人和 6 岁的成人之间寻求一个折中的办法,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福斯特先生叹了口气,一脸的无奈。

他们在猩红的光线里晃悠着,来到了 9 号架 170 米前。从这里向下 9 号架就呈封闭状态了。瓶子在一个孔道似的物体里结束了旅程。孔道每隔一段距离就出现一个两三米



宽的小口。

“这些是用来调试温度的。”福斯特先生说。

热孔道与冷孔道交替出现。以强 X 射线的形式出现的冷冻和不舒服轮番轰炸，胚胎换瓶时经历了可怕的冷冻。此举旨在锻炼他们的承受力，毕竟这批胚胎是预定被分配到赤道地区去做矿工、人造缫丝工和钢铁工人的。之后，还要为他们的身体配置判断力。“我们创造合适的氛围让他们能在炎热气候里茁壮成长，”福斯特先生最后说，“我们楼上的同事会让他们习惯并喜欢炎热的气候。”

“而幸福与品德的秘密，”主任略带诗意地说，“就是喜欢你正在做的事。所有条件设置的最终目的都是：让人们喜欢已经注定的社会命运。”

在两条孔道结合点的一个空当，一个护士正用细长的针管小心翼翼地穿过瓶中的胶状物。学生们和向导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

“丽英娜。”护士拔出针管，站直身子后，福斯特先生叫道。

那姑娘吃惊地转过身来。人们看得出，虽然这里的光线让她红得犹如生了红斑狼疮，眼睛也出奇地红，却异常美丽。

“亨利”她向他抛过来一丝红色的微笑——一排红珊瑚似的牙齿。

“美极了，太美了。”主任喃喃自语道，然后轻轻地拍了她两下，从她那儿得到一个崇敬的微笑。

“你在给他们加什么？”福斯特先生故意带着公事公办的语调问道。

“啊，一般的伤寒和嗜睡症疫苗。”

“赤道工人到 150 米处就注射预防疫苗。”福斯特先生告诉学生们，“这时胚胎还长着鳃。我们这时为‘鱼’注射疫苗，以后将对人类的疾病具有免疫功能。”他转向丽英娜，“下午 4 点 50 分在屋顶上，”“照旧。”

“美极了。”主任重复道，又下意识地拍了她一下，然后与别人一起走了。

第十道架上一排排新生代的化学工人正在经受着铅毒、苛性苏打、沥青和氯气伤害的洗礼。第三排架上正是处于胚胎期的火箭飞机工程师，每批有 250 个，它们中的第一个正从 3 号架的 1100 米点通过。一种奇特的机械让它们的容器不停地旋转。“这样可以锻炼它们的平衡能力，”福斯特先生解释说，“当火箭升空以后，要到火箭外进行修理是极其艰难的。他们直立时，我们便放慢转速，让他们感到很饥饿；他们倒立时，我们就大量提供代血剂。这样，他们就会从倒立中获得真正的快活。”“现在，”福斯特先生停顿了一下说，“我要让你们感受一下更有趣的对 α^+ 型知识分子的性格设定。在第一道长廊五号架上，我们有一大批 α^+ 。”他对已经开始往一楼去的两个年轻人喊道。



“他们大概在 900 米附近，”他解释道，“只有在胚胎的尾巴消失以后，我们才有可能为其设置智力条件。随我来。”

然而，主任已经在看他的表了。“还有 10 分钟就 3 点，”他说，“恐怕大家没有时间看知识分子胚胎了。我们务必在孩子们午睡醒来之前赶到育婴室。”

福斯特先生有点失望。“但是……至少看看换瓶车间嘛。”他请求道。

“也好，”主任大度地笑了笑，“就带大伙看看吧。”

福斯特先生被留在了换瓶车间。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与学生们就近上了电梯,径直上了五楼。

到了育婴室。“新巴甫洛夫条件设定室”,门牌上这样写着。

主任开了一扇门,与学生们走进一个巨大的空房里。由于整个南墙是一扇窗户,在阳光的照射下,屋里显得异常明亮。6个护士一律白色制服:黏胶纤维短上衣和长裤。为了防止污染,她们把头发都裹在帽子里。她们正忙着把几排玫瑰花在花盆里摆列开来。花盆非常大,千万片花瓣盛开,花朵光亮可爱,犹如无数张小天使的脸,但沐浴在明亮光照之下的并不全是雅利安型的粉红色的脸,其间还有开朗的中国人的脸、墨西哥人的脸。

主任的身影一出现,护士们就立正站好。

“把书取出来,摆上。”他吩咐道。护士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把书摆在花盆的行列之间——一大排幼儿园用的四开本大书摆在人们面前,一些色彩鲜艳的鸟儿、野兽和鱼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美丽动人,呼之欲出。



“把孩子们带进来吧。”护士们马上分头行动,不出两分钟,每人推来了一辆车子,车上的四个钢丝网架上各睡着一个 8 个月的婴儿,他们长得一模一样(很明显是同一批波坎诺夫斯基产品),鉴于同属 8 种姓,所以一色咔叽制服。“让他们下来吧。”婴儿们被放在地板上。“让孩子们转过身来看看花朵和书籍吧。”孩子们一转过身,也许是为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个个朝着一丛丛花花绿绿的颜色和白色书页上的美丽形象爬去。这时,太阳光透过云霾照射了出来;玫瑰花好像有不知哪里来的激情,突然灿烂起来了。鲜艳的书页上似乎散发出一种深沉的新意。爬着的婴儿队伍开始躁动起来,发出欢乐的笑声和尖叫声。

主任搓搓手。“太棒了!”他说,“真让我感动。”

行动最快的已经快到目标了。孩子们摇摇摆摆地伸出了小手,摸着,抓着,把玫瑰花弄得变了形,好多花瓣被扯掉了,插图鲜亮的书页被弄皱了。主任静待着,趁他们都愉快地忙碌的时候说:“好看的还在后面呢。”同时又向护士长发出了信号。

等候在屋子另一端仪表盘边的护士长优雅地按下了一根小小的杠杆。

一时爆炸声、汽笛声、警铃声疯狂地响起,声音嘈杂而刺耳。

孩子们的哭声、尖叫声跟着响起,小脸儿因恐怖而变了形。

“现在，”主任也可能觉得噪声太大而喊道，“现在我们用柔和的电台声音烘托一下刚才的氛围。”

他又一次发出了信号，护士长按下第二根杠杆。婴儿们的哭叫声突然变了调子，发出的抽搐叫喊中有一种绝望的、几乎是疯狂的调子。一个个小身子抽搐着、僵直着，手脚颤抖着，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扯动他们。

“本来可以让那片地板整个通电，”主任大声说，“但是，这就已经足够了。”他示意护士长停下。

爆炸中止，铃声中止，警报声渐渐消失，一切变得异常平静。僵直的、抽搐的小身子放松了，然而，孩子们的已经微弱的疯狂哭泣和惊叫却又一次变大，响彻整个空间。

“再把花和书给孩子们。”

护士们依言照办。然而绚丽的玫瑰花，色彩鲜艳的小猫、小鸡和咩咩叫的黑羊刚一靠近，婴儿们就如惊弓之鸟，吓得胡乱躲闪，哭喊声也跟着大了起来。

“各位，”主任带着胜利的喜悦说，“各位！”

也许，在孩子们心里，花朵跟巨大的噪声、电击的匹配已熔融、交织在了一起。像类似这样的课程连续进行 200 次之后，两者之间就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

这种人为的联系不是自然所能轻易拆散的。

“他们会带着被心理学家称之为‘条件反射’的对书本和鲜花的厌恶长大成人。他们一辈子再也不会会有爱书籍和爱植物的举止了。”然后，主任转身对护士们说，“把孩子们



带走吧。”

穿咔叽制服的哭哭啼啼的婴儿们被放回车上推走了，在身后留下一股发酸的奶腥味，屋内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一个学生突然举起了手：“我们不要让这些低种姓的人在书本上消耗社会的时间，况且读书一定有读到什么东西的可能，自然也就有可能破坏他们的某个条件设置的风险，那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然而……有一点却想不通，到底为何要花费那么多精力让 δ 们从心理上厌恶花呢？”

主任耐心地解释道：“培养孩子们厌恶玫瑰花是高度节约的一种方法。不算很久以前（大约才过去一个世纪）， γ 们、 δ 们甚至 ϵ 们都有喜欢花朵的条件设置（一般来说是喜欢野外的自然，特定意义上就是喜欢花朵）。其目的是让他们一有机会就产生到野外去的欲望，逼他们多花交通费。”

“他们花交通费了吗？”一个学生问。

“花了很多，”主任答道，“这样，他们就不必花别的费用了。”

主任指出，樱草花和风景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是免费的。大自然会消磨工人的工作意志。决定取消对大自然的爱，尤其取消了低种姓的人对大自然的爱，却并不取消花交通费的倾向。由于他们依然要到农村去，即使不愿意也得去，那是任务。

问题是能在经济上为交通消费找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而不是喜欢樱草花和风景什么的。恰当的理由后来找到了。

“我们设置了条件,让人们讨厌乡村,”主任总结道,“却又设置了条件让他们喜欢野外的任何一项活动。同时,我们又留心让野外活动消耗精美的器材,让他们既消费工业品也花交通费。所以我们才给婴儿电击。”

“懂了。”学生说完,投以敬佩的目光。

沉默了一会儿。“很久以前,”主任清了清嗓子说,“在我主福特还在世时,有一个小孩,名叫鲁宾拉宾诺维奇,他的父母说波兰语。”接着问了一句:“你们知道什么叫波兰语吧?”

“我看,是一种死亡的语言。”一个学生答道。

“和法语和德语一样。”另一个学生插嘴道,炫耀着学识。

“还有‘父母’,你们知道吧?”主任问。

瞬间的沉默之后,几个孩子脸红了。他们还没能学会区别大众科学与纯粹科学之间重大却也微妙的差别。然而还是有一个学生鼓起勇气举起了手。“人类最初就是……”他踌躇了,面颊涨得通红,“胎生的。”

“正确。”主任微笑地点了点头。

“那时在婴儿换瓶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他被纠正道。

“呀……他们是父母生的——我说的不是现在的婴儿,而是那时的。”可怜的孩子结结巴巴地说。

“总之,”主任总结道,“那时就是爸爸、妈妈生孩子的。”



这话好像一记耳光,打得孩子们无地自容。“妈妈,”他往椅子里靠了一下,大声强调着,把科学硬揉进他们的脑子,“我明白,这些都是不愉快的事实。然而,绝大多数的历史事实都是不愉快的。”

主任接着又说起了小鲁宾。有一天晚上,小鲁宾的爸爸和妈妈不小心忘了关掉小鲁宾房里的收音机。

在小鲁宾熟睡的时候,伦敦的广播节目忽然开始了。第二天早上,令他的爸妈大为吃惊的是,小鲁宾醒来时竟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一个奇怪老作家的长篇说教。那是少数几个被允许把作品留给我们的老作家之一,名叫乔治·萧伯纳。他正按照一种经过考证,确实存在过的传统讲述着自己的天才。那些话当然是完全听不懂的,小鲁宾背诵时挤眉弄眼,格格地笑。他们认为孩子疯了,赶忙请了医生。幸亏医生懂英语,听出了孩子讲的就是萧伯纳头天晚上广播的那段话。医生明白此事的意义,便写信给医学刊物报告了。

“因此,就有了睡眠教育法,或称之为‘眠教’的原则。”主任故意顿了一下,似乎很神秘。

原则倒是发现了,然而要真正付诸实践却是许久许久以后的事。

“小鲁宾的病例,早在我主福特的T型车上市还不到23年就发生了(说至此主任在肚子上画了个T字。学生们也虔诚地作了同样的动作),可是……”

学生们疯狂地记着。“睡眠教育,福特214年正式使用。

为何在这以前不使用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

“这些早期的先行者，”主任说道，“走错了路，把睡眠教育当作了培养智力的一种方法……”

这时，他身边一个小孩睡着了，右手在床边无力地垂下。有声音从一个匣子上的圆格栅里轻轻发出：“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是地球上第二长河。虽然在长度上不如密西西比（密苏里河），它的流域却居世界第一位，流经的纬度达 35 度之多……”

次日早餐时，“汤姆，”有人问，“你知道非洲第一长河是哪一条吗？”对方摇了摇头。“那么你还记得从‘尼罗河是……’开头的那句话吗？”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是地球上第二长河……”话语脱口而出，“虽然长度不如……”“那么现在你知道非洲最长的河是什么河吗？”他目光呆滞：“我不清楚。”

“是尼罗河吗，汤姆？”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是地球上第二条……”

“可是哪一条河是最长的呢，汤姆？”

汤姆泪眼汪汪地说：“我不知道。”

主任特别指出，是他的哭喊使最早的调查人员放弃了实验。之后便再也不曾做过运用睡眠时间对儿童进行尼罗河长度的教育了。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不理解科学的意义，是不可能掌握科学的。

“但是，假如他们有过良好的道德教育，结果可能就完



全不同了。”主任边说边带大家走出门外。

学生们一边走向电梯一边拼命地记着：“在一切形势下，道德教育都是不可能诉诸理智的。”

“肃静，肃静，”他们步出 14 楼电梯时，一个扩音器低声说着，“肃静，肃静。”他们每走下一道长廊，就会听见喇叭口不知疲倦地播着同样的声音。学生们，包括主任，都不由自主地踮起了脚尖。他们当然都是 α ，但就是 α 也都是受到充分的条件设置的。“肃静，肃静”，这果断的命令让 14 楼的空气充满宁静。

他们踮着脚走了约 50 米，来到一道门前，主任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门。他们跨过门槛，前面一片昏暗，那是个宿舍，百叶窗全关闭了。墙边放了一排小床，共 80 张。一片轻柔而有节奏的呼吸声，以及接连不断的喃喃声传来，好像是远处轻轻的细语。

他们一出现，一个护士就站了起来，向主任行立正礼。

“下午上什么课？”他问。

“前 40 分钟上《性学大纲》，”护士回答，“现在正在讲《阶级意识大纲》。”

主任顺着那一长排小床缓缓走去。80 个婴儿舒服地躺着，轻柔地呼吸着，面颊红红的，平静安详。他们枕头下都有轻柔的声音传来。主任停下来，在一张小床前弯下身子侧耳

细听。

“你说的是《阶级意识大纲》吗？我们试着把声音放大点如何？”

屋子的另一端墙上有一个扩音器。主任走过去轻轻摁了摁按钮。

“……都穿绿色，”一个柔和而又清晰的声音从句子中途开始，“但 δ 儿童则穿咔叽， ϵ 次之。 ϵ 们太愚蠢，学不会读书写字；他们得穿黑色，那是非常粗俗的颜色。我很高兴我是个 β 。”

片刻之后，那声音又开始了。

“ α 儿童穿灰色。他们的劳动比起我们要更艰辛，那是由于他们太聪明了。我因为自己是 β 而高兴，因为我用不着做那么辛苦的工作。况且我们也比 γ 们和 δ 们要好得多。 γ 们都很愚蠢，他们全都穿绿衣服， δ 们穿咔叽衣服。啊，不，我不愿意跟 δ 孩子们玩。 ϵ 就更差了，太愚蠢，他们学不会……”

主任摁回了按钮，声音没有了。仅仅只剩它细弱的幽灵还在 80 个枕头底下继续唠叨。

“醒来之前，这些话还要为他们重复 40 到 50 遍；周四、周六还要重复。两年半，每周 3 次，每次 120 遍。进而接受更高一级的课程。”

玫瑰花和电击， δ 们穿咔叽，再加上阿魏树脂（一种药剂）的香味，这些因素在孩子们能说话之前，便不可分割地



融为了一体。可是不运用语言的条件设置是极其粗陋的,因为没有办法把细微的差别和复杂的行为融会贯通。因此一定要有语言,并且一定是没有借口的语言。一句话就是:睡眠教育。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教育和社会化教育的力量。”

学生们把这些都一字不漏地写进了小本子,那毕竟是大人物口授的。

主任又一次按响了喇叭。

“绝对聪明。我为自己是β而骄傲,因为,因为……”

这不太像水滴,虽然水的确能够滴穿最坚硬的花岗岩;要说嘛,倒是像滴滴的封蜡,一滴一滴落下,黏住,结壳,跟滴落的地方结合在一起,最后把岩石变成了个红疙瘩。

“其结果是:孩子们心里仅有这些暗示,而这些暗示构成了孩子们的心灵。还不仅是孩子们的心灵,而且是成年后的心灵——一生的心灵,那些产生判断和欲望并做出决定的心灵全是由这些暗示构成的。然而,这一切暗示都是我们的暗示,”主任因过于兴奋而喊了起来。“是由国家执行的。”他捶了捶最靠近他的桌子。“所以紧接着就是……”

一阵嘈杂声打断了主任的话。

“啊,福特!”他换了个调子说,“我只顾自个儿说话了,把孩子们都吵醒了。”

花园里,孩子们正在玩游戏。六月的暑热使六七百个男孩和女孩毫无顾忌地脱光了衣服,他们在草地上疯狂地奔跑、尖叫着,或者三五成群,一声不响地蹲在开花的灌木丛里。玫瑰开得正浓,两只夜莺各自在树林里歌唱,一只杜鹃在菩提树梢开始唱得走了调。蜜蜂和直升飞机的嗡嗡声使空气里布满了睡意。

主任和学生们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游戏。20个孩子围着一座科罗米钢塔,先是一个球扔到塔顶的平台上,然后滚进塔里,接着落在一个急速旋转的圆盘里,再从圆筒状的盒子边的洞里甩出来,孩子们抢着去接。

“奇怪,”当孩子们转身走掉时,主任思考着,“在我主福特时代,多数的游戏设备还只有一两个球、几根棍子,也许再加上一张网子,太奇怪了。试想,竟然会笨到让大家玩各种设计精巧的游戏,却并不促进他们的消费。这简直是傻到了极点。”他自己打断了自己。“那两个小家伙太可爱了。”他指了指说道。

在远处一小片草地上,两个孩子(男孩约7岁,女孩可



能大他 1 岁)正全神贯注地玩着初期的性游戏,像科学家要发现什么奥秘似的。

“可爱,可爱极了!”主任激动地喊起来。

“可爱。”孩子们礼貌地表示同意,然而那笑却有点桀骜不驯。看起来这两个小家伙还略带几分轻蔑。有什么好玩的?两个小孩闹闹而已,小孩子罢了。

“我一直认为……”主任正要以类似伤感的语调说下去,一阵哇哇大哭打断了他。

这时,一个护士拉着一个小男孩从附近的灌木丛里走出来,那孩子一边走一边哭。一个满面焦虑的小姑娘跌跌撞撞地跟在护士身后。

“怎么了?”主任问。“没什么,”那护士耸耸肩,双手一摊回答道,“只是这个小男孩不太喜欢参加一般的性游戏。之前我已发现过两三次,今天他不知怎么又犯了。他刚才就喊叫……”

“说实在的,”那小姑娘神情紧张地插嘴道,“我没有伤害他的意思,更没有别的意思,真的。”

“我知道你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宝贝。”护士劝慰道。“所以,”她回头对主任说,“我将带他到心理医生那里,检查一下他哪儿有问题。”

“做得对,”主任说,“就带他进去吧。小姑娘,你留在这儿。”护士领着那个哭哭啼啼的男孩走了。主任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包丽托洛斯基。”

“挺好的名字嘛，”主任说，“快去玩吧，看能否来得及找另外一个男孩和你玩。”

小姑娘匆匆跑开了，很快消失在灌木丛里。

“可爱的小家伙！”主任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说，接着转向学生们。“我现在想说的是，”他说，“听起来或许有些难以置信，但是，在你们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时候，过去的事大多数听起来真让人难以相信。”

他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在我主福特时代之前，甚而至于那以后好长时间，孩子们之间的性游戏都是被看作是有问题的(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不但有问题，甚至不道德(不会吧！)，所以一度受到严厉的压制。”

听到这些话，所有的人都面露惊异：不会吧，连让可怜的小孩子快活快活都不行吗？他们简直无法相信。

“就连少年也是不允许的，”主任说，“就连像你们这样的少年也……不允许！”

“除了一点偷偷摸摸的自恋和同性恋之外绝对什么都不会发生。”

“什么都不会发生？”

“大多数人没有，直到年满 20 岁。”

“20 岁？”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道，一脸的疑惑。

“20 岁，”主任重复道，“我跟你们说过，的确令人无法相信。”



“结果呢？”学生们问道。

“结果非常可怕。”一个深沉洪亮的声音插了进来，让大家很是一惊。

回头一看。一个陌生人站在人群旁，他中等个头，乌黑头发，鹰钩鼻子，丰满的红嘴唇，黑眼睛，犀利的目光。

“非常可怕。”那人又说了一遍。

这时，主任在一条钢架橡胶凳上坐下来（为了方便，这种长凳在花园里到处都有），然而一看到那个陌生人，却马上跳了起来，伸出双手跑了上去，露出了他的一嘴大牙，满脸堆笑。

“总统先生！真幸运！孩子们！你们愣着干什么呀？这是总统先生，就是穆思塔法·梦得弗阁下。”

中心的4000间房子里4000座电子钟同时敲了四下。喇叭口流出了并非出自嘴里的声音：“前白班下班。后白班接班。前白班下班……”

在去更衣室的电梯上，亨利·福斯特和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助理见了心理局来的伯纳·麦克斯便非常不客气地背过脸去，避开了那个声名狼藉的人。

细微的嗡嗡声和机器的轻轻滴答声依旧激荡着胚胎室里猩红的空气。班组交替着，一张张红斑狼疮似的面孔被一张张红斑狼疮似的面孔代替着；传送带永远带着未来的男人和女人庄重地向前运行。

丽英娜·克朗轻快地向门边走去。

穆思塔法·梦得弗阁下！敬礼的学生们眼睛都直了。穆思塔法·梦得弗！世界十大总统之一，十个总统之间的那些……而他却坐下了，就在主任旁边的长凳上坐下了，他还要呆一会，要呆，是的，实际上还要跟他们谈话……

直接从权威那里听到，直接从阁下的嘴里听到。

两个穿褐色衣服的孩子从一旁的灌木丛中出来，吃惊地看了看大家，然后又回到树丛中快活去了。

“你们全都记得，”总统用浑厚低沉的声音说，“你们应该全都记得，我想，我们的福特那句发自灵感的美丽格言：历史都是废话。历史，”他沉着有力地重复道，“都是废话。”

他大手一挥，好像是用一把无形的羽毛掸子掸掉了一些微尘。那微尘就是哈喇帕，就是迪尔底亚的乌尔（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城），一点蜘蛛网；就是底比斯和巴比伦；诺索斯和迈锡尼。刷，刷，爱底修斯去哪里了？亚伯去哪里了？丘比特、释迦牟尼和耶稣去哪里了？刷，雅典、罗马、耶路撒冷和中国的古代微尘全都不见了。刷，以前叫做意大利的地方空了。刷，大教堂；刷，刷，李尔王、巴斯噶的思想；刷，激情；刷，安魂曲；刷，交响曲；刷……

“亨利，晚上去看感官电影吗？”命运预定局局长助理问道，“据说阿汗布拉的那部新电影非常好看，里面有一场熊皮毯上的爱情戏，听说精彩极了。熊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晰可见，有着精妙绝伦的触觉效应。”



“所以就不给你们上历史课。”总统说。

“但是现在时间差不多了……”主任神色紧张地望着他。因为一些传闻说总统书房的保险柜中藏着一些禁书。《圣经》，或许是诗歌——到底是什么，只有福特知道！

穆思塔法·梦得弗红红的嘴唇迎着主任显得紧张的目光轻轻一撇。

“你放心，主任，”总统用略带嘲讽的腔调说，“我保证不会把他们带坏的。”

主任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熊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晰可见，的确。”

“我要去看一看，把它当回事来做。”亨利·福斯特说。

穆思塔法·梦得弗向前探了探身子，对学生们晃着一根指头。“你们如果能设法亲身体验一下就好了，”他说，那声音把一种奇怪的震颤送进了旁听者的耳膜，“设法体验一下有一个胎生母亲是什么感觉吧。”

又是那不干净的字眼，这一次听众却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笑。

“大家努力想像一下‘一家团聚’的意义吧。”

他们努力想像了，但似乎成效不大。

“你们该知道‘家’这个词的意思吧？”

大家都摇摇头。

丽英娜从她那阴暗的红色小屋乘电梯来到 17 楼，出来

后又向右拐,接着沿长廊走过去,来到“女更衣室”,走进了一片声音嘈杂、全是混乱的胳膊、胸脯和内衣裤的世界里。热水如洪水般向一百个浴盆里哗哗地倾注,或是汨汨地流走。80个真空振荡按摩器正在揉搓着、吮吸着80个美丽女性的晒黑的结实的肉体,同时发出咝咝的、隆隆的声响。每个人都在扯开嗓子讲话,和着组合音箱里的超级短号独奏,悠扬动听。

“嗨,樊妮。”丽英娜与旁边的一个年轻女士打了个招呼。

樊妮在换瓶车间工作,她们是同姓,然而由于地球上20亿居民仅有1万个姓氏,这种巧合并不怎么令人惊讶。

丽英娜·克朗拉下了拉链——短外衣的拉链,双手拉下连着裤子的两根拉链,再拉下紧身衣裤,就走进浴室,鞋袜也没有脱。

“所谓家,就是几个小房子,一个男人、一个准备受孕的女人和一群不同年龄的孩子生活在一块,拥挤不堪。没有空气、没有空间,是一个消毒不彻底的牢房,昏暗、疾病、恶臭。”总统的描述生动极了,其中有一个男孩似乎比别人敏感,听见总统的描述,脸色变得煞白,快要呕吐了。

丽英娜出了浴室,用毛巾擦干身子,顺手拿起一根插在墙上的软管,接着把管口对准胸口,扣动了板机,似乎要自杀——一股热气喷出,立刻,她全身洒满了一种极细的爽身



粉。紧接着,她打开了澡盆上方存有 8 种不同香水(包括古龙香水)的小龙头中的左起第三个(里面是塞浦路斯香水)给自己喷上,然后提起鞋袜走了出去,打算找一个空着的真空振动按摩器。

而家却是个不仅物质上肮脏,而且心理上也肮脏的地方。物质上是个兔子洞,是粪堆,好多好多人挤在一起,摩擦生热,动着感情,发着臭气。那亲密的关系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是多么危险,多么疯狂,多么猥亵!母亲把她的孩子(哼!她的孩子)疯狂地搂在身边……就像母猫护着小猫,不过那猫会说话,会一遍又一遍地叫,“好乖乖,好乖乖”地叫个不停。“我的亲亲,哇,哇,小手在我的胸口抓呢,饿了,饿得不好受了吧!最后,亲亲睡着了,嘴边挂着冒泡的奶水睡着了。我的亲亲睡着了……”

“没错,”穆思塔法·梦得弗点头道,“能让你全身起鸡皮疙瘩!”

“晚上和谁一块出去?”丽英娜·克朗用完真空按摩器后,回来问樊妮,此时的她犹如一颗内部发光的珍珠,发着粉红色的光。

“不出去。”

丽英娜·克朗柳眉高挑,面露惊异之色。

“我最近身体不舒服,”樊妮解释道,“威尔士医生让我吃一点代妊娠药。”

“然而你刚到 19 岁。21 岁之前是不会强迫第一次服用的。”

“亲爱的,我明白,可是有的人开始得早些更好。威尔士医生对我说过,像我这样骨盆比较大的棕色头发的女人,17 岁就可以服用代妊娠药了。所以我不仅不是早了两年,反过来是晚了两年呢。”她打开柜橱,指着上层架上的一排盒子和贴有标签的瓶子。

“妊娠素精糖浆。”丽英娜·克朗大声读出了药品的名字。“卵素,保证新鲜,福特纪元 632 年 8 月后不宜服用。乳腺精,每日 3 次,饭前用水冲服。胎盘素,每 3 日静脉注射 5 毫升……啧啧!”丽英娜·克朗打了个冷战。“我不喜欢静脉注射!你呢?”

“我也不喜欢,不过只要对身体有好处……”樊妮是个非常懂事的姑娘。

我主福特,或是我主弗洛伊德,因为当他谈心理学问题时,喜欢以某种神秘的理由,总愿把自己叫做弗洛伊德——我主弗洛伊德是第一位揭示出家庭生活复杂性的人。

世界因为有了父亲,也就有了痛苦;因为有了母亲,也就有了形式多样的扭曲和矫饰,从淫虐狂到贞操病;世界上因为有了兄弟姐妹、叔伯姑婶,也就有了疯狂与自杀。

“然而,在靠近新几内亚海岸的一些小岛上,在桑摩亚岛的野蛮人之间……”



热带煦暖的阳光照耀在牡丹花丛里，照在淫乐嬉戏的裸体孩子们的身上，使他们犹如躺在温床上一般。那儿有 20 间棕榈叶搭成的小房子，其中任何一间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家。在特拉布里安人的世界里，怀孕被看作是祖先的魂魄所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谁也不知道父亲的含义。

“两个极端，”总统道，“最终交织在一起。没错，因为两个极端注定会走到一起的。”

“威尔士医生说，如果我现在服用 3 个月代妊娠精，这将对我未来三四年里有很大的好处。”

“是的，但愿如此，”丽英娜·克朗说，“不过，樊妮，难道你今后 3 个月真的都不想……”

“哦，不会的，宝贝，只不过一两个星期，仅此而已。我以后晚上就打算在俱乐部靠玩音乐桥牌打发时间了。我猜你是想出去，对吗？”

丽英娜点点头。

“一个人吗？”

“不，和亨利·福斯特先生。”

“又是亨利·福斯特？”樊妮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不以为然的痛苦和惊讶的表情。“你是说你至今还在和亨利·福斯特来往吗？”

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姐妹。然而还有丈夫、妻子以及情

人,还有一夫一妻制,还有风流韵事,还有……

“不过你们或许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总统道。

学生们一脸的茫然。

家庭、一夫一妻制、风流韵事……这一切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冲动和精力全被禁锢在一条狭窄的通道里。

“不过人人彼此相属。”他引用睡眠教育的格言得出结论。

学生们点头称是,对于在昏暗之中重复了 62000 多遍,让他们接受了的这句话着重表示同意。不仅同意,而且认为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的。

“可是,”丽英娜在抗议,“我和亨利·福斯特一起不过 4 个月左右。”

“不过 4 个月! 这话我爱听,还有,”樊妮用手指指着丽英娜·克朗说,“难道这么久你就只跟亨利·福斯特一起,没有跟任何别的人,对吗?”

面对樊妮的步步进逼,丽英娜·克朗涨得满脸通红;可是她的目光和语气里依旧带着挑战。“对,从没有跟别的人,”回答几近野蛮,“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跟别人来往不可。”

“哦,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跟别人来往不可。”樊妮重复着她的话,好像是对丽英娜·克朗左肩后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可是她忽然改变了语气,“咱们说正经的,”她说,



“我真的认为你要多加小心才对。老是和一个男人这样呆下去实在有点危险。如果你已经 40 岁,或者说只有 35 岁,那也没有什么;可是,以你现在的年龄,丽英娜·克朗小姐!那是绝对行不通的!况且你明明知道主任是不赞成感情过热和拖泥带水的。跟亨利·福斯特一呆就是四个月,而且没有别的人……哼,主任知道了会非常生气的……”

“想像一下在水管里承受着压力的水吧,”学生们马上联想到。“如果我用锥子扎它一下,”总统说,“会喷得很厉害!不是吗?”

他扎了水管 20 下,20 道小水柱犹如小喷泉一般。

“我的亲亲。我的宝贝……”

“妈妈!”

“我的爱,我仅有的、惟一的宝贝,宝贵的……”

母亲,一夫一妻制,谈恋爱。喷泉喷得很高;喷泉撒着野,弄得水花四溅。解决冲动的道路只有一条。亲爱的宝贝,我的孩子!怪不得前现代期的这些可怜人会那么痴狂、那么险恶、那么悲观。他们生活的世界就不允许他们舒心、理智、道德和愉快地看待问题。因为有母亲,有情人,因为他们没有被设定在一些条条框框里,因为各种疾病,以及无尽的孤独所造成的痛苦,因为对前途的无奈和贫穷……这一切都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感情。既然感情如此强烈(更何况是孤身一人,处在一种绝望的孤寂里的情感),他们又怎么会平

静呢！

“不过，不一定非要甩掉他。偶尔和其他的人来往一下也不为过。难道他没有别的姑娘？”

丽英娜没有否认。

“有的。不过，你要明白亨利·福斯特是个谦谦君子——他自有道理，而且还要顾及主任。你知道他这个人多么坚持……”

丽英娜·克朗点点头说：“今天下午他还摸了摸我的屁股呢。”

“对了，你看，”樊妮不无得意，“那就说明了他所坚持的东西——最严格的传统。”

“稳定，”总统用低沉的语调说，“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会有人类灿烂的文明，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会有我们的安居乐业。”他的语调越来越高，犹如一个扬声器。他那高亢的声音使他们觉得自己变得更高大了，更有激情了。

机器一刻不停地永远运转着，机器一旦停止运转就意味着死亡开始。地球上有 10 亿人不停地跑动着。轮子开始转动，在 150 年里有过 20 亿人口。如果叫全部轮子都停止运转，那么，150 个星期后就会只剩下 10 亿人（其他 10 亿人全都蒸发了）。

要想轮子永远不停地匀速运转，就得有人管理。这个人



必须是一个平稳的、理智的、驯服的、安于现状并且刚毅的人。

哭喊：我的宝贝，我的妈妈，我惟一的爱子；呻吟：我的罪孽，我恐怖的上帝；由于痛苦而哀号，由于发烧而呓语，由于衰老和贫穷而呻吟——能够让这样的人管理机器吗？当然不能……然而把 10 亿死人处理掉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总之，”樊妮带着劝慰的语调说，“除了福斯特外，再有那么一两个男人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事情。既然你已经明白了，就应该放纵一下……”

“稳定，”总统坚定地说，“稳定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一基本原则，才换来了眼前的这一切。”他用手指了指花园、条件设置中心大楼、躲在灌木丛里以及在草地上奔跑的赤裸的孩子。

丽英娜·克朗摇了摇头。“不知怎么了？”她作沉思状，“这一段时间我对于放纵没有多大兴趣。人有时是不大愿意放纵的，难道你就没有过这种感觉吗，樊妮？”

樊妮点点头，善解人意地说：“不过你也得努力一些，人生充满游戏，大家毕竟都属于彼此。”话里似乎还充满哲理。

“是啊，大家都属于彼此。”丽英娜长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着，接着一阵沉默。然后抓住樊妮的手，轻轻一握：“你说得没错，樊妮。我会一如既往，永不言弃。”

冲动遇到阻力就会横流恣肆,那横流恣肆的是感觉,是激情,甚至是疯狂。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这得取决于水流的力量和障碍的高度与强度。没遇到任何阻碍的水流就顺着已有的渠道和平地流入静谧的幸福。胚胎饿了,代血剂泵就日夜不停地转,每分钟 800 转。

换了瓶的胎儿哭了,护士马上取来外分泌瓶。情感就在欲望与满足的瞬间里隐藏。这个时间段要缩短,打倒不必要的旧障碍。

“孩子们,你们都是幸运儿!”总统说,“我们不辞辛劳地阻止你们产生感情冲动,就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你们被生活中的一切感情折磨。”

“福特在,”主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天下和。”

“我怎么会没有见过她呢?”命运预定局局长助理说,“有机会我一定要会一会。”

“丽英娜·克朗吗?”亨利·福斯特下意识地拉上裤子拉链,答道,“哦,她是个善良聪明的好姑娘,极有灵气。然而你却没有见到过她,我非常意外。”

换瓶室走廊那边的伯纳·麦克斯偷听到两人的谈话,脸色苍白了。

“说实在的,”丽英娜说,“天天都和亨利在一起,我现在也觉得厌倦了。”她拉上了左脚的袜子。“你认识伯纳·麦克斯吗?”她说话时语气显得很随便,明显是装出来的。

樊妮一脸的吃惊:“难道你是说……”



“难道不行吗？伯纳是 α^+ ，而且曾经约我和他一起去野蛮人保留地。我一直就想到那里走走呢。”

“难道你不知道他的名声？”

“我干吗非要看他是什么名声？”

“听说他不怎么喜欢玩障碍高尔夫。”

“听说，听说，都是听说。”丽英娜·克朗不无揶揄地说。

“而且他多数时间里都一个人过——孤独。”樊妮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恐惧。

“嗯，不过他和我在一起就不会孤独了。我真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对他那么不友好？我觉得他还挺可爱的。”她不自觉地流露出淡淡的笑意。伯纳那害羞的姿态多么荒谬！简直就是害怕——就好比她就是世界总统，而伯纳仅仅是一个管看机器的 γ -似的。

“想一想你们自己的生活吧，”穆思塔法·梦得弗说，“你们有谁遇到过无法克服的困难没有？”

空气里一片沉默，无言的否定。

“你们还有谁产生了欲望而无法满足，只好忍了很久吗？”

“实际上，睡眠教育在英格兰一度被禁止。有一种叫做自由主义的东西。你们知道‘议会’吧，就是那东西通过了一条法律，睡眠教育随后被禁止了。当时的记录还在。上面记载了很多次有关公民自由的言论：不称职的自由，受苦的

自由,不合时宜的自由。”

“不过,亲爱的孩子,我向你保证,你是受欢迎的。你是受欢迎的,真的。”亨利·福斯特拍了拍命运预定局局长助理的肩膀,“毕竟,大家都是属于彼此的。”

这话被连续说了4年,每周3个晚上,每晚上100遍。睡眠教育专家伯纳·麦克斯道。62400次的重复便造就了一个真理。好一对白痴!

“比如说种姓制度吧。就一度被不断提出,不断被否决。有一种被称为民主的东西。似乎人与人之间除了物理和化学性能平等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也会平等一样。”

“好了,我想说的是:我准备接受伯纳的邀请。”

麦克斯恨透了这两个人。可是他们是两个人、两个人,并且十分高大强壮。

“九年战争于福特141年开始。”

“即便代血剂掺酒精那件事是真的,我也打算接受他的邀请。”

“三氯硝基甲烷,碘乙酸乙酯,二苯代肿氰,三氯甲基,氯甲酸酯,硫代氯乙烷……都用上了,更不用说氢氰酸了。”

“唔,”一个孩子欲言又止。

“说把,孩子,”主任道,“别让总统老等了。”

“有一次一个姑娘让我等了4个星期才让我得到她。”

“那你一定感到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吧?”



“当然,简直是火山爆发!”

“确切地说是冲动得可怕。”总统说,“我们的祖先是很愚昧、也是缺乏眼光的。一些先知指出让他们摆脱那种可怕的情绪时,他们竟断然拒绝,不与理睬。”

“就知道把她当个肉体来议论。”伯纳·麦克斯愤愤地说,“在这儿干她,在那儿干她,似乎她就是一块肉,把她贬低成了一大块羊肉。她说过她要想一想,本周会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啊,福特,福特,崇高的福特!”他恨得咬牙切齿,真想跑上去给他们几个耳光。

“没错,我真心劝你去和她来往。”亨利·福斯特仍然在说。

“就拿人工生殖来说吧。菲斯纳和川口早已解决了整个技术问题,然而那些政府却一眼都没看过。”

“他长相不好看!”樊妮说。

“是吗,我倒是很喜欢他的摸样。”

“个头也说不过去呀。”樊妮诡秘地一笑,“矮小是低种姓典型的表现。”

“我反而感到矮小很可爱,”丽英娜说,“让人有爱抚他的冲动,就像爱抚猫一样。”

樊妮很是一惊。“大家都说他在瓶子里时,有人犯了个错误——认为他是个 γ ,在代血剂里掺入了酒精,结果抑制了他的发育。”

“瞎说!”丽英娜很气愤地说,“关于他那话我压根儿就

没信过。”

“14000 架飞机列队飞行的轰鸣。不过炭疽菌弹在库福思腾丹和法国第 8 郡爆炸的声音并不比拍破一个纸口袋大。”

“我真的想去参观参观野蛮人保留地。”

啊,什么? 等于地上的一个大大的洞,一大堆破瓦碎砖,几片肉和黏膜,一条腿飞到天上叭的一声掉下来,落到天竺葵丛里,还穿着靴子——猩红的天竺葵。那年夏天的表演就那么精彩。

“丽英娜,你太顽固了,就算我什么也没说过。”

“俄罗斯使水源感染的技术非常巧妙。”

樊妮和丽英娜背对着背,在寂静中继续顶嘴。

“九年战争,经济大萧条。只能够做选择:要么控制世界,要么把它毁掉;要么稳定,要么……”

“樊妮·克朗也是个十分可爱的姑娘。”命运预定局局长助理说。

幼稚园里,阶级意识基础课已经结束,那声音是想让将来的工业供应与需求相适应。“我真的喜欢坐飞机,”声音低低的,“我真的喜欢坐飞机。我真的喜欢穿新衣服,我真的喜欢穿……”

“当然,自由主义被炭疽杆菌消灭了。不过,仅仅靠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可她没有丽英娜的灵气,哦,差远了。”



“可是旧衣服很讨厌，”不知疲倦地低声继续说着，“我们总是把旧衣服扔掉。扔掉比修补好，扔掉比修补好，扔掉比……”

“管理要坐着干，不能打人。你要用头脑、用屁股，而不是用拳头。例如，促进消费。”

“好了，我已打算接受他的邀请。”丽英娜说，樊妮依旧沉默，身子扭到一边。“都怪我不好，亲爱的樊妮。”

“无论你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每年都要有那么高的消费。为了工业的利益的惟一结果就是……”

“扔掉比修补好。修补越多，财富越少。修补越多……”

“过不了多久，”樊妮沉重地说，“你可能会会有麻烦的。”

“规模浩大的发自内心的反对。什么都不消费，回归自然。”

“我真的喜欢坐飞机，真的很喜欢。”

“有回归文化的需求，对，实际上回到文化来。但如果老是坐着读书不动，你的消费可就很一般了。”

“我这样子好看吗？”丽英娜问。她的衣服是玻璃瓶绿色的人造丝做的，袖口和领子则是绿色的新胶纤维毛皮的料子。

“在高尔德草场，800个朴素派成员倒在机枪之下。”

“扔掉比修补好，扔掉比修补好……”

绿色的灯芯绒短裤和白色黏胶毛袜子脱到了膝盖以下。

“后来又出现了大英博物馆大屠杀。对 2000 个文化迷施放了硫化二氯甲基。”

丽英娜·克朗的眼睛为一顶白绿相间的骑手帽遮住；皮鞋是亮绿色，擦得锃亮。

“但是，”穆思塔法·梦得弗说，“总统们意识到使用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采取了相对缓慢却非常可靠的人工生殖、新巴甫洛夫条件设置法和睡眠教育法……”

丽英娜·克朗腰上系了一条镶银的绿色人造摩洛哥皮药囊带，微微隆起。“药囊带”上有定时渗入的避孕药，她，毕竟不是不孕女。

“菲斯纳和川口的发现最终被采纳。一股反对怀孕生育的宣传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天衣无缝！”樊妮激动得叫了起来。她对丽英娜的魅力从来无法持久抵抗。“这条马尔萨斯带可爱之极！”

“同时掀起了一场反对过去一切事物的运动：博物馆被关闭了，历史性纪念建筑（其实那些建筑在九年战争时大多数已被毁掉）炸毁了；福特纪元 150 年之前的一切书籍全被查禁了。”

“我一定要弄一条像这样的带子。”樊妮说。

“另外，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金字塔。”

“我那条黑色的专利皮带……”

“还有个人叫做莎士比亚，你们也许没听说过。”

“我那条带子绝对是一种耻辱。”



“这就是真正的科学教育的益处。”

“越缝越穷,越缝越……”

“我主福特第一辆 T 型车出现那年……”

“我已用这条腰带快 6 个月了。”

“就被定为新纪元的开始。”

“扔掉比修补好;扔掉比修补好。”

“我以前曾说过,有一种信仰叫做基督教。”

“扔掉比修补好。”

“是低消费的伦理学和哲学……”

“我爱穿新衣服,我爱穿新衣服,我爱……”

“在低消费时代,基督教被看作是很重要的信仰,不过在机器和氮合成时代,它就与社会的潮流不合拍了。”

“是亨利送给我的。”

“因此,绝大多数十字架都被砍掉了头,成了 T 字架。还有个东西叫做上帝。”

“这是正宗的摩洛哥皮。”

“我们现在是在世界国里。我们庆祝福特生日,有社会本分歌,还有团结祈祷。”

“福特我主,他们多么令人讨厌啊!”伯纳·麦克斯思虑着。

“那时有一个东西,叫做天;但人们依旧喝很多的酒。”

“只不过把她看作肉体,那种肉体。”

“那时有个东西叫做灵魂,另外还有个东西叫做恒

久。”

“你千万要问问亨利,他到底是从哪儿买到的。”

“可是他们过去常用吗啡和可卡因。”

“而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她竟然也把自己看做是肉体。”

“福特纪元 178 年,有 2000 个药剂师和生物学家受到了资助。”

“他确实是显得不愉快。”命运预定局局长助理指着伯纳麦克斯说。

“6 年以后,一批绝好的药品就投入了商业性生产。”

“我们不妨给他开个玩笑……”

“那药品能使人产生飘飘欲仙、醉意朦胧的奇妙感觉。”

“你好像有心事啊?麦克斯。”肩膀上被拍一下,使他吃了一惊,回头看去。原来就是那个粗汉亨利·福斯特,“你现在需要的是一克唆麻(一种兴奋剂)。”

“它具备了基督教和酒精的所有优点,却把两者的缺点都克服掉了。”

“我主福特!我真想宰了他!”但他说了一句,“非常谢谢,我不需要”就顺手推开了福斯特递过来的那一管药片。

“要是你喜欢就可以给自己放个假,摆脱现实,回来的时候头疼和神话就会都消失了。”

“吃吧,”福斯特坚持说,“吃吧。”



“那么稳定就有了保证。”

“一片入肚,烦恼俱失。”局长助理引用了一句睡眠教育的朴素格言。

“接着就只剩下了一件事:延年益寿。”

“谢谢了,谢谢了!”伯纳·麦克斯似乎有点愠怒。

“哎呀,哎呀。”

“把荷尔蒙输入年轻的血液去,镁盐……”

“记住,唆麻吃一片,幸福马上来。”他们俩笑着走了出去。

“老年生理的衰老征兆全都消除。不过,随之消除的还有……”

“千万记住问他那条马尔萨斯带的事。”樊妮说。

“还有老年的一切、心理特征,性格特征是相伴终生的。”

“……然后打两局障碍高尔夫消磨掉黄昏前的时光。我一定要坐飞机。”

“工作,游戏——我们的精力和口味到了60岁还和那时的人17岁时一样。在苦难的年代里老人总有点消极、退却,沉迷于宗教,靠读书和胡思乱想混日子,胡思乱想!”

“傻瓜,笨蛋!”伯纳·麦克斯沿着走廊走去,愤愤地自言自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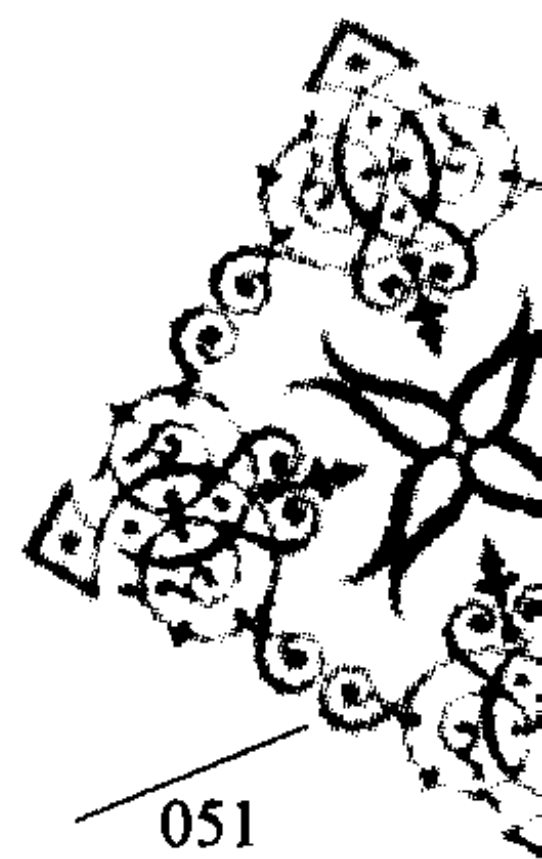
“然而时代不同了,也就是说社会进步了,老年人依旧工作,依旧性交,拈花惹草,东奔西突,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

坐下来思考。或者,即便因为某种偶然的不幸,打乱了他们的娱乐消遣,出现暂时的空当,然而也永远会有唆麻,可口的唆麻,半克就是半个假日,一克就是一个周末,两克就是一次盛大的东方之旅,三克唆麻就是一次月球上飘飘欲仙的永恒。从那儿回来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空当,一如平常,平平稳稳地工作和娱乐,看完一部感官片又赶下一部感官片,从一个有灵气的姑娘到另一个有灵气的姑娘,从电磁高尔夫球场到……”

“走开,丫头。”主任不无愤怒地嚷道,“走开,小娃娃!你们没有看见总统忙着吗?去,去,一边玩你们的性游戏去。”

“让孩子们玩吧。”总统说道。

机器轻微地嗡嗡响着,传送带缓慢庄严地前进,每小时33厘米;暗红里无数红宝石闪着微光。



四〇

电梯间里，清一色是 α 换瓶间里的小伙子。丽英娜刚进门就有几个人向她报以微笑，打着招呼。她在车间里人缘很好，几乎和他们每个人都偶尔睡过觉。

这些可爱的小伙子，她一边回应他们的招呼一边想。然而，她还是觉得乔治·爱泽尔的耳朵有点大（可能他是在328米时接受了更多的甲状腺素），而看见本尼托·胡佛时，她又想起他脱光衣服后，身上有太多的毛。

她转过由于想起胡佛卷曲的黑毛而略显不愉快的眼神，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麦克斯的瘦弱的身体和忧郁的脸。

“伯纳！”她走近他说，“我一直在找你呢。”她清脆而悦耳的声音响彻了不大的电梯空间。大家好奇地把目光投向他们。“我想和你谈谈我们去新墨西哥的计划。”她在眼角里瞥见了本尼托·胡佛张得大大的嘴，那嘴实在让她不舒服。“他是在惊讶我为什么没有再约他去！”她心想。接着她提高了嗓门，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地说：“我很希望我们在六月份去那里过一个星期。”她继续说下去。（总之，她公开表

示出对亨利的不忠实,樊妮该高兴才对,哪怕表示的对象是伯纳。)“真的,”丽英娜以最含情脉脉的迷人的微笑望着他,“要是你还想要我的话。”

伯纳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丝红晕。“害羞了?”她有些摸不着头脑,也略带惊讶,然而也为自己的魅力带来的这种礼遇而感动。

“咱们……找个地方谈谈……怎么样?”他言语结巴,表情极不自然。

“难道我说了什么吓人的话,”丽英娜想道,“即便我开了一个肮脏的玩笑——比如问起他的母亲是谁什么的,他也不会更生气的呀。”

“我是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显得手足无措,几乎说不出话来。

丽英娜的笑非常坦然,没有丝毫恶意。“你太好笑了,兄弟!”她说。她也实在觉得他有点好笑。

“请你提前一个星期通知我,好吗?”她以另一种口气说道,“我估计我们是乘蓝色太平洋号火箭?从车林T字口大厦起飞,是吗?要么就是从汉浦思太德起飞?”

伯纳还没来得及答复,电梯已经停了。

“到屋顶了!”一个尖厉的声音大叫道。

电梯工属于半白痴 ϵ^- ,长得像猴,个头矮小,穿黑短褂制服,那是他们的标志性服装。



“到房顶了！”

他砰的一声打开大门，午后煦暖的阳光和光亮让他精神为之一震。“哦，到房顶了！”他带着异常兴奋的口气再次说，好像刚从不省人事的沉睡中快活地醒过来，“到房顶了。”

他抬头瞅着客人们的脸笑了，带着有所期待的崇拜，好像一条狗。客人们说说笑笑走进阳光里。电梯工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们。

“是上房顶吧？”他满心狐疑地又问了一句。

一声铃响，电梯天花板上传出扬声器的声音，发出了指令，非常轻柔而不减威严。

“下行！”那声音道，“下行。18楼。下行，下行。18楼。下行……”

电梯工砰的一声关上门，摁了一下按钮，电梯马上向梯井里嗡嗡响着的昏暗处滑了下去，那是他所习惯的黑暗。

屋顶阳光充足，温暖而明亮。直升飞机嗡嗡地飞，飞得夏日的午后睡意朦胧。火箭飞机从五六英里外的晴朗的天空飞速掠过，即使看不见，但它那深沉的轰鸣却好像是在抚摩着柔和的空气。伯纳·麦克斯做了一个深呼吸，抬头看了看天空，再看了看四周蓝色的地平线，最后目光回到了丽英娜的脸上。

“你真漂亮！”他的声音隐隐在颤抖。

她面带极为深沉的同情，理解地对他报以微笑。“玩障

碍高尔夫也许再好不过了，”她高兴地答道，“我要飞了，伯纳。老让亨利等着，是会惹他不高兴的。定好了日期，一定要及时通知我哟。”她挥着手迈过平坦广阔的屋顶向飞机库走去。伯纳站着，呆呆地望着渐渐离去的白袜的闪光，望着她那晒黑的膝盖矫健地伸直、弯曲、再伸直、再弯曲，望着玻璃瓶绿的短外衣下那灯心绒内裤。他脸上显得非常痛苦。

“她漂亮极了。”他猛然听到身后一个声音快活地叫道。

伯纳心里一惊，回头望去，本尼托·胡佛正低着他那胖乎乎红扑扑的脸望着他笑——显然是发自内心的笑。本尼托一向是以温和著名的，大家都说他可能一生不必使用唆麻。歪心眼呀，坏脾气呀，能让别人非常生气的东西对他从来不起任何作用。在本尼托眼里，这世界永远光辉灿烂。

“而且有灵气。很有灵气啊！”接着他换了一种腔调，“可是，你却总是一脸忧郁，你需要的是一克唆麻，”他右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小瓶子，“只要吃下一小片，10种烦恼都不见……可是我说！”

他发现伯纳已经转身匆匆走开了。

本尼托拿着小瓶子愣愣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这家伙到底怎么了？”他摇了摇头，茫然道。这时他认定关于那可怜家伙的代血剂里放进了过多酒精的故事是真的。“我看是影响了脑袋。”



他把唆麻瓶丢在一边，掏出了一包性荷尔蒙口香糖，塞了一片到嘴里，一边纳闷一边慢慢走向飞机库。

亨利·福斯特已经把他的飞机从机库推出，丽英娜来到时，他已在驾驶舱等候多时。

“晚了4分钟。”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丽英娜上了飞机，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亨利发动引擎，直升机螺旋桨挂上了挡。飞机垂直升入天空。亨利一加速，螺旋桨尖叫起来，轰鸣声从大黄蜂变成了黄蜂，再从黄蜂变成了蚊子。速度计表明他们正以大约每分钟两千米的速度攀升。伦敦在他们身下越来越小。几秒钟之内，巨大的平顶建筑便仅如一片片几何图形的蘑菇，挺立于公园和花园的绿色之上。其中有一个小一点的细茎蘑菇，更高更长，向空中擎起一个亮闪闪的水泥圆盘，那就是车林T字架。

他们头上是巨大蓬松的云朵，犹如几个神话力士朦胧的胴体挂在蔚蓝的天空，有的就高耸在他们头顶。忽然，一个鲜红的小虫嗡嗡鸣叫着，从一个力士身子里往下滑落。

“那是红色火箭，”亨利道，“刚刚从纽约飞来。”他看看表，“整整迟到了7分钟，”他摇了摇头说，“这些大西洋航班——确实误了点，太丢人现眼了。”

他放松脚下的加速器，头顶上螺旋桨的尖叫声降低了8度半，从大黄蜂变成了黄蜂、蜜蜂、金龟子、鹿角虫。飞机上升的速度减缓下来，不久，他们便静止地停在了空中。亨利拉动一根杠杆，咔的一声，他们前面的螺旋桨开始了旋转。

起初非常缓慢，渐渐变快，最后眼前便成了一片圆形的光雾，悬浮平飞的高速风叫得越发尖利了。亨利的眼睛紧盯着转速盘，发现指针指向 1200，便松开了上升螺旋桨。飞机已有足够的前冲量靠机器支持飞行。

丽英娜通过两腿之间的地板窗户望下去。他们正从 6 英里的公园地带上空掠过，那一地带把伦敦市中心与第一卫星城隔离开来。绿地上的人群小得如蛆虫一般。

树林里闪亮着许许多多汪汪狗离心游戏塔，好像森林。在灌木丛旁，两千对 β^- 正在进行瑞曼面网球混合双打。从诺汀山到韦尔斯登的大道两边是 5 号自动扶梯球场。依林运动场上一场 δ 体操表演和社会歌演唱正在进行。

“咔叽是非常难看的颜色。”丽英娜说，显示了她从睡眠教育中获得的种姓偏见。

杭思洛感官片摄制厂占地 100 多亩，附近有一支穿黑色咔叽制服的工人正忙碌着为西大路重新铺设玻璃。他俩飞过时，刚好一个流动坩埚开启，发出耀眼强光的玻璃液体滚滚流向路面。石棉压路机碾来碾去，绝缘洒水车后升起一片白雾。

斯冷德福的电视机厂好似一个小城镇。

“他们一定是在换班。”丽英娜说。

淡绿色的 γ 姑娘以及黑衣的半白痴们如蛆虫和蚂蚁一般在门口挤来挤去，有的正在排队，准备上单轨电车。人群中来回的是桑椹色的 β^- 。主楼顶上直升机升升降降，一



片忙碌。

“说实在的，”丽英娜说，“幸亏我不是个 γ 。”

10 分钟后，他们已来到斯托克波杰，玩起了第一局障碍高尔夫。

伯纳急急忙忙走过屋顶，眼睛搜寻似地向地下观望，偶尔发现了人就马上悄悄躲开。他行色匆匆，就像一个被追捕的罪犯，但是不愿意看到追捕者，担心他们的模样较想像的更为可怕。这就把他自己弄得更加尴尬，更加难以名状地寂寞。

那个令他害怕的本尼托·胡佛的用心原本是好的，这却使他的处境更糟糕。用心良好的人跟居心不良的人的做法竟然一模一样，就连丽英娜也使他觉得痛苦不堪。他想起畏缩犹豫的那段日子，那时他希望并且一次又一次试图鼓起勇气问问她，却又失望了。他无法想像自己如何面对被拒绝的尴尬？要是她同意了，那又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啊！不过，现在好了，她已经对他表明态度了，然而他依旧难受——因为她竟然认为那天下午最好是用来打障碍高尔夫，而且跟亨利·福斯特一溜烟跑了。他不愿在公共场合聊他们间最秘密的私事，她却觉得好笑。总之，他难受，因为她的行为让他觉得她只像个健康的、教育良好的英格兰姑娘，没有太多的与众不同之处。

他打开自己的机库，叫来两个闲逛着的 δ -随从把他的飞机推到屋顶上去。机库的管理员是同一组波坎诺夫斯基

化的多生子,一模一样地矮小、黝黑、狰狞。伯纳像一个对自己的优越性不太有把握的人一样发出命令,口气尖厉,带几分傲慢,甚至有些气势汹汹。伯纳对跟种姓低的人打交道有非常痛苦的经验。因为不管原因何在,伯纳的身体并不比一般的 γ 好。关于他代血剂里的酒精的流言很有可能是实有其事,因为意外总是会发生的。他的个子比标准阿尔法矮了 8 公分,身体也相应单薄了许多。跟下级成员的接触总痛苦地让他想起自己这种身体缺陷。“我是我,却希望没有我。”他的自我意识很强烈,很痛苦。每一次他发现自己平视着,而不是俯视着一个 δ 的脸时,便不禁感到受了侮辱。那家伙会不会以对待我的种姓应有的尊重对待我? 那问题令他日夜不安,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 γ 们、 δ 们和 ε 们经过一定程度的条件设置,总是把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和个子的大小挂钩。实际上由于睡眠教育,有利于大个子的偏见普遍存在。因此他追求的女人嘲笑他,跟他同级的男人也拿他恶作剧。种种嘲笑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既以局外人自居,他的行为举止也就像个局外人了。这就更加深了别人对他的偏见,加剧了他身体缺陷所引起的轻蔑和敌意,从而又反过来加深了他的局外感和孤独感。一种怕被轻视的长期畏惧使他回避他的同级人,使他在处理下级问题时产生很强烈的自尊意识。他多么妒忌亨利·福斯特和本尼托·胡佛呀! 那些人要让一个 ε 服从并不必大喊大叫,把自己的地位看作是理所当然,他们在种姓制度里如鱼得水,悠然自得,没



有自我意识,对自己环境的优越和舒适也视而不见。

他似乎感到那两个随从把他的飞机推上屋顶时有点不大情愿,动作慢悠悠的。

“迅速点!”伯纳气愤地说。有个随从瞟了他一眼。他从那双茫然灰白的眼神里觉察到的是一种畜生般的蔑视吗? “迅速点!”他几乎是气急败坏了,声音里掺和着一种难听的干涩。

他上了飞机,一分钟后已向南边的河上飞去。

几个宣传局和情绪工程学院都坐落在海军大街一栋 60 层的大楼里。那座楼的地下室和下面几层为伦敦的三大报纸(即《正点广播》——一种专门供高种姓阅读的报刊、淡绿色的《 γ 会刊》和咖啡色的绝对使用单音节字的《 δ 镜报》)的印刷厂和办公室使用。往上依次是电视传播局、感官电影局和合成声乐局,一共占了 22 层。再向上分别是研究室和铺有软地毯的房间,那是供录音带写作作家和合成音乐作曲家精心推敲的地方。最上面的 18 层楼全是情绪工程学院的办公室。

伯纳在宣传大厦楼顶降落,下了飞机。

“跟下面何姆霍尔茨·华生先生去个电话,”他命令守门的 γq^+ ,“通知他伯纳·麦克斯在此等候。”

他坐下来,点了一支香烟。

电话打来时,何姆霍尔茨·华生先生正在创作。

“告诉他我马上就来,”说完,他挂了话筒,随后转身对秘

书说,“给我收拾一下东西。”他对她那妩媚的微笑熟视无睹,依旧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话,同时站起身子,很快到了门边。

何姆霍尔茨·华生先生身体强壮,宽厚的胸膛,宽阔的肩头,魁梧的个子,行动却极为灵敏,步履矫健而富有弹性。脖子犹如一根结实的圆柱,撑起一个轮廓美丽的头颅。深色的卷发,五官端正。确实是卓尔不凡,引人注目。难怪他的秘书不知疲倦地重复说:每一毛孔都是 α^+ 。他是情绪工程学院文学系的专职教师,业余也从事些教育工作,是一位在职的情绪工程师。他定期为《正点广播》写稿,写感官片脚本,而且精通写口号和睡眠教育顺口溜的奥妙。

他的上司给他的评语是:“也许,(说到这里他们便摇摇头,意味深长地压低了嗓门)太优秀了一点。”

的确,太优秀了一点,他们说得对。过于聪慧对于何姆霍尔茨·华生先生所产生的后果跟生理缺陷对于伯纳·麦克斯所产生的后果极为相似。骨架太小、肌肉太少让伯纳和他的伙伴们疏远了。从一切流行标准看来,那种疏远都是心灵所难以承受的,于是他和他们之间疏远得更厉害了。而使何姆霍尔茨·华生极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孤独的则是过分能干。两人共同的感觉都是孤独。可是有生理缺陷的伯纳感到孤独的痛苦已经有一辈子;而何姆霍尔茨·华生由于意识到自己过分聪明、跟周围人的不同却是最近的事。

这位自动扶梯手球冠军,这位不知疲倦的情人(听说他在不到4年时间里就有过640个姑娘),这位令人尊敬的委



员、社交高手，新近才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游戏、女人、交际对他只能算是第二流的好事。事实上（也是基本上）他对另外一个问题更感兴趣。究竟是什么问题？那就是伯纳准备跟他进行讨论的问题——或者说，要来听他再谈谈的问题，因为谈话的永远是何姆霍尔茨·华生。

何姆霍尔茨·华生刚跨出电梯就遭到3个美丽姑娘的突然袭击——她们刚从合成声宣传局走出来。

“哇，何姆霍尔茨·华生，亲爱的，晚饭时一定到老荒原来吧，咱们一起野餐嘛。”她们围住他央求道。

他摇摇头，从姑娘们中挤了出来。“没时间，没时间。”

“我们就请你一个男人。”

然而就连这样撩人的许诺也没有使何姆霍尔茨·华生动心。“没时间，”他依旧说，“我很忙。”

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姑娘们紧随其后，眼睁睁地看着何姆霍尔茨·华生上了伯纳的飞机，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才恋恋不舍地走开。她们对他的行为没有任何怨言。

“这些女人！”飞机升上天空，何姆霍尔茨·华生说。不停地摇着脑袋，皱着眉头，“真让人消受不起！”伯纳故意点头表示同意，说话时倒恨不得也像何姆霍尔茨·华生能够有那么多姑娘，那么少烦恼。一种自我炫耀的急切心理突然涌上心头，“我要带丽英娜到新墨西哥去。”他故作镇静地说。

“是吗？”何姆霍尔茨·华生若无其事地回答，片刻之后，他继续说道，“前一两星期我谢绝了所有的委员会会议

和所有的姑娘。就因为这个，姑娘们在学院里着实折腾了一番，那场面你都无法想像。但是，倒还是值得的。其结果是……”他踌躇了一会，“总之，她们很奇怪，很奇怪。”

生理上的缺陷有时可能会成为一种心理上的过分负担，那过程似乎也能够逆反。心理上的过重负担为了它自身的目的也可能蓄意孤立自己，从而造成自觉的盲目，人为地产生禁欲主义的性无能。

短暂的飞行多半时间是在沉默中度过的。他们俩来到伯纳的房间，在气垫沙发上舒坦地伸展开来之后，何姆霍尔茨·华生又打破了沉寂。

语速相当缓慢。“你有过这种感觉吗，”他问道，“你身体里似乎有某种东西，总是等着你给它宣泄的机会。那可能是某种过剩的精力，你不会使用的精力——你要明白，就像所有的水都流成了瀑布，并没有冲动涡轮，你有过这种感觉吗？”他带着征询的眼光看着伯纳。

“难道你是说，假如情况不同，人们产生的感觉可能也会有差别？”何姆霍尔茨·华生摇摇头。“不尽然。我是说我自身有时产生的一种奇怪感觉，一种我有重要的话要说，也有力量说的感觉，然而我却不明白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那力量也使不出来。假使能用不同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的话……或者用别的什么办法写出来的话……”说至此他停顿了一下。“你看，”他终于又说，“我还是擅长说话的——我说的话能够刺激得你猛然蹦了起来，几乎像坐到



了针尖上。我的话似乎那么新,那么尖,即使全是些睡眠教育中的一般道理,但那好像还不够。仅仅语句好还不行,还要有意思才可以。”

“你说的没错,何姆霍尔茨·华生。”

“是吗,行得通的时候倒还不错,”何姆霍尔茨·华生耸耸肩说,“然而我的话大都行不通。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话并不重要。我觉得我可以做的事要重要得多。是的,是些我更为迫切地、想要做的事。可那是什么事呢?我是说:什么东西更重要?别人要求你写的东西怎么可能让你紧迫起来?话语能像X光,使用得当能穿透一切。你一读就被穿透了。那就是我努力教授给学生的东西之一——如何写作才能力透纸背,但是让一篇论《本分歌》或是写香味乐器最新改进的文章穿透又有什么意思!况且,写那些玩意,你的话语真能达到力透纸背吗?真的能像最强烈的X光吗?毫无意义的东西,你怎样才能表达出最好的意思来?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我一度一再努力……”

“嘘!……”伯纳突然伸出一个指头警告。两人侧耳细听,“门口肯定有人。”他低声说。

何姆霍尔茨·华生站了起来,蹑手蹑脚地向门口走去,接着,猛然拉开大门。没有人。

“不好意思,”伯纳尴尬地说,“我可能是太紧张了。当你被别人怀疑时,你对别人也就失去了信任。”

他擦了擦眼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声音听起来异常伤

感，微微有些颤抖。“你如果知道我目前受到的压力就好了。”他喃喃地说。忽然有种自怜之情犹如泉水一样奔涌而出，使他的眼圈有点湿润：“你如果知道就好了！”

何姆霍尔茨·华生显得有些不安。“可怜的人哪！”他想，但同时又为自己的朋友感到惭愧。他希望能从伯纳身上看到更多的自尊。



五〇

八点钟,天色渐晚,士托科波基俱乐部大楼高塔上的扩音器里传来激昂的男高音,所有的游戏都在这热情洋溢的声音中结束。丽英娜和亨利不得不中断此时浓浓的游兴,愉快地回俱乐部。内外分泌托拉斯的牧场上传来几千头牛的叫声。这些牲畜不收分毫地把荷尔蒙和牛奶提供给贝恩汉皇家森林那座庞大的工厂,让他们拿去作原料。

直升机断断续续的嗡嗡声塞满了傍晚的空气。每隔两分半钟,就有铃声和汽笛宣布一列轻便单轨火车开出,下层种姓的球客们搭乘着它们意犹未尽地从各个高尔夫球场回到都市去。

丽英娜和亨利上飞机出发了。亨利在800米高处让直升机螺旋桨减速,于是两人在逐渐暗淡的景物上空悬挂了一两分钟。从高空中望下去,贝恩汉的山坡森林犹如一片浓黑的巨大沼泽,伸展在西天明亮的岸边。落日的余晖在地平线上造出了一片鲜红,然后向上逐渐转为橘红、黄,直到浅谈的湖绿。北方森林外的天空里,20层楼的内外分泌工厂的窗户灯光全部亮了,炽热的电光制造着夜晚的灿烂。往下是

低种姓的巨大营房——高尔夫球俱乐部大楼。隔离墙那边是为 α 和 β 们留存的较小的房舍。通向单轨火车的路上，黑压压像蚁群一样活动着的是赶着回城的低种姓人。一列火车从玻璃质的拱门下通过。丽英娜和亨利的眼睛跟着火车昂首过了黑暗的平原，牢牢地黏在了羽蛻火葬场巍峨的大楼上。为了夜间飞行的安全，火葬场四个高烟囱都笼罩在辉煌的泛光中，顶上还装有红色的警灯，暗示着里程符号。

“烟囱上为什么要绕个像阳台一样的东西？”丽英娜问。

“磷回收，”亨利简短地说，“气体在升上烟囱时要经过 4 道不同的工序。过去五氧化二磷在人体烧化时都流失了，可现在能回收其中的 98%。一个成年人的尸体能回收到 150 克以上。仅是英格兰每年回收的磷就多达 400 吨。”亨利的语调听起来很是得意，仿佛这种成绩是自己取得的。“一想到我们死后还能帮助植物生长，继续对社会做贡献，心里就很愉快。”

但此时丽英娜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她正垂直俯瞰着单轨火车站。“是的，”她赞同，“但奇怪的是： α 和 β 们死后，和低种姓的 γ 、 δ 和 ϵ 相比，为什么不能滋养更多的树木？”

“从物理学上讲，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亨利像在说格言，“而且，即使是 ϵ ，贡献也必不可少。”

“即使是 ϵ ……”这让丽英娜想起了一件事。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还在学校里读书。半夜她忽然醒了，第一次真



切地听到了每次入睡后萦绕在耳边的那种细语。她眼前又一次出现了那夜的月光,那排小白床;耳边又一次响起了那轻悄柔和的细语(经过了那么多长夜的一再重复,那声音她没有忘记,也无法忘记)。那细语在说:“每个人都要为每个其他的人工作。没有别的人,什么事单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即便是 ϵ 也有用处,离了 ϵ 我们也是不行的。每个人都为每个其他的人工作,单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丽英娜想起了她第一次听清时所感到的震惊和意外:她反复猜测了半个小时,睡意全无。然后,由于那句永远重复的话,她的心里竟逐渐舒坦并平静了下来,于是朦朦的睡意重新占了上风。

“我估计 ϵ 们并不真的在乎他们是 ϵ 。”她大声地说。

“他们当然不在乎。为什么要在乎呢?他们并没有机会体验做其他种姓人的滋味。但是,我们当然是会在乎的。而且我们接受了不一样的条件设计,遗传也根本不同。”

“我很高兴自己不是个 ϵ 。”丽英娜肯定地说。

“如果你是个 ϵ ,”亨利说,“你就会为你的条件设置而感谢福特,这心情并不亚于你是个 β 或 α 的。”他给前飞推进器挂上挡,飞机往伦敦城飞去。留在背后的是已经淡去的西方的深红与橘红,漠漠的乌云排满了天顶。飞机越过火葬场时,被高烟囱升起的热气抬升了起来,直到飞到下降的冷空气流里,才又突然沉降。

“真有意思!”丽英娜孩子般地笑了。

与之相反的是亨利那忧伤的调子。“你知道那升降意味着什么吗？”他解释说，“那意味着一个人最终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变成了一股热气，升了上来。要是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定会很有趣——是男人、妇女， α ，还是 ε ？……”

他叹了口气，然后用一种坚定快活的声音结束：“总之，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不管你原来是什么，活着的时候都是幸福的。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

“是的，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丽英娜跟着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他俩每天晚上要听 150 次，已经听了 12 年。

亨利的公寓在西敏寺，有 40 层楼高，把飞机降落在楼顶后，他们径直走向餐厅。在那儿他俩跟一群热闹快乐的伙伴吃了一顿合意的晚餐。唆麻和咖啡同时送上。丽英娜吃了两克半，亨利吃了三克。9 点 20 分两人穿过大街，来到了新开的西敏寺歌舞餐厅。

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云，也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幸运的是这多少让人扫兴的现实，并没有被丽英娜和亨利注意到。因为巨型灯光招牌成功地掩饰了天外的黑暗：“加尔文·司徒普率十六位色唆风手演出。”巨大的字体在西敏寺装修的新门面上闪着诱惑的光。“伦敦最佳色香乐队演奏最新合成音乐”。

两人进了场。场内空气又热又闷，龙涎香和檀香的气味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大厅的圆拱形天花板上是调色器画



出的一幅赤道落日的景象。16位色唆风手正演奏着一支人们喜爱的旧曲：“全世界呀，就没有这样的瓶子能够比上你呀，我亲爱的小瓶子。”400对舞伴在光滑的地板上跳着五步舞。丽英娜和亨利立即加入成为第401对。色唆风呜咽着，像一群猫在月光下彼此心照不宣地对叫；女中音和男高音应和着，仿佛经历着一个短暂的死亡。两方带着颤音的共鸣伴着丰富的和声，慢慢地升向高潮，越升越高，越升越高——终于，在指挥果断的挥手下，最后的粉碎一切的音乐融化了，轻得直叫那16个尘世中的号手骨酥体软。A降调如雷霆般怒吼，随即逐渐回落，以四分之一音的梯级逐渐下滑，下滑，在没有了声音和亮光的背景中，下滑为极轻柔的如耳语般的主和弦。那和弦回返往复（四五拍子的旋律仍不知疲倦地在背后支持），把炽热的企盼慷慨地给予了昏沉中的每一秒钟。终于，企盼得到了满足，如旭日东升般突然爆发，16个声音同时炸出了歌声：

我的瓶子呀，我永远不能离开的瓶子！

我的瓶子呀，我为何要脱离你来到外边？

在你的怀里呀，天空一片蔚蓝，在你的怀里呀，永远是风和日丽；因为全世界呀，就没有能够比上你的瓶子呀，我亲爱的小瓶子。

在与其他舞伴一起跳着五步舞时，丽英娜和亨利同时

也漫舞于另外一个世界——那温馨艳丽又充满友爱缠绵的唆麻的世界。这里的每一个人是那么友爱,那么漂亮,那么风趣可爱啊!“我的瓶子呀,我永远离不开的瓶子……”然而丽英娜和亨利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此时此地已经在瓶子里,在稳如泰山的瓶子里,那里永远春光明媚,四季天空蔚蓝。终于,等 16 个人筋疲力尽地放下唆麻风,最新的马尔萨斯忧伤曲适时地从合成乐音箱中飘了出来,此时的丽英娜和亨利就像一对孪生的胚胎,陶醉在瓶里代血剂的海浪中。

“晚安,亲爱的朋友们。晚安,亲爱的朋友们。”大喇叭用亲切悦耳的礼貌掩盖着实质的命令。“晚安,亲爱的朋友们……”

丽英娜和亨利跟众人一起有秩序地离开了大楼。让人沮丧的星星已经在天顶运行了很远一段路。尽管空中隔断视野的招牌大多已经消失,沉浸在欢乐海洋中的两个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黑夜的浓重。

在舞会结束前半小时就吞下的第二剂唆麻已在这两个年轻人和现实世界之间竖起了一堵穿不透的墙。两人在瓶子里穿过了街道,然后搭电梯来到了 28 楼亨利的房间。虽然这是在瓶子里,而且已经咽下了第二剂唆麻,可丽英娜并没有忘记按照规定做好避孕的一切准备。多年来深入的睡眠教育和从 12 岁到 17 岁每周 3 次的马尔萨斯操训练,已



经使这类预防措施像眨眼睛一样，几乎自动化地与生活融为一体了。

“哦，我想起来了，”丽英娜从浴室回来时说，“樊妮·克朗想知道，你送我的那条可爱的绿色摩洛哥皮药剂带是从哪儿来的。”

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是伯纳的团结礼拜日。伯纳在爱神会堂(按照第二条款，这一阵子何姆霍尔茨·华生被选进了会堂管委会)提前吃过午饭，和朋友告别后，在房顶上叫了一部出租直升机，命令驾驶员飞往福特森社区歌厅。上升约200米，飞机便转向了东方，转弯时歌厅那巍峨壮丽的大楼已出现在伯纳眼前。320米高的人造卡拉拉大理石建筑在炽热的白色泛光映照下，高耸在路德山之上。大楼的直升机平台四角，各有一个硕大无比的T字架，骄傲地在沉沉的夜色下闪着红光，24支金喇叭起劲地演奏着庄严的合成乐。

“倒霉，迟到了。”伯纳一看见歌厅大钟“大亨利”就忍不住嘟囔。的确，在他迈出机舱付费时，大亨利已经敲响了。“福，”金钟宽厚的低音齐声唱起来，“福，福，福……”连敲了9下。伯纳直奔电梯而去。

福特日庆祝暨社区群众歌咏会的礼堂在大楼底层。上面有7000间房，每层100间，团结小组就在这里进行双周祈祷。伯纳下到第33层，匆匆跑过走廊，在3210室门口犹

豫了一下,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感谢福特!他并不是最后一个。围着桌子共有 12 张椅子,还空着 3 张。他尽可能不惊动别人地溜到了最近的椅子旁边,打算对最后来的两个人皱眉头——不管是谁。

“你今天下午玩的是什么?”他左边的一个姑娘转身问道,“障碍球还是电磁球?”

伯纳抬眼望了她一下(天哪!是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便红着脸说他什么也没有玩。摩尔根娜惊讶地看着他。一阵短暂而尴尬的沉默。

然后,她怒冲冲转过身,跟她左边较为有趣的人聊天去了。

“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团结祈祷的开端。伯纳痛苦地想,心中预感自己企盼救赎的意图又要落空。

他要是先打量打量周围环境,而没有匆忙抢个最近的座位就好了!这样他就有可能坐在菲菲·布拉劳芙和乔安娜·狄塞尔之间。可他却把自己糊里糊涂地送到了摩尔根娜旁边。摩尔根娜!我主福特呀!她那两道眉毛!——倒不如说是一道眉毛,因为它们在鼻梁上方亲热成了一体。而他的右边,偏偏是克拉拉·笛特什。没错,笛特什的眉毛倒没有亲热到这种程度,可她又秀气得过了头。菲菲和乔安娜倒是绝对恰到好处:丰满、金发、不太高。

而现在,坐在她俩之间的却是那个大笨蛋川口。



最后到场的是萨柔季妮·安格斯。

“你迟到了，”小组长严厉地说，“以后可不能这样。”

萨柔季妮道了歉，灰溜溜地坐到吉姆·波坎诺夫斯基和赫伯特·巴枯宁之间的座位上去了。

全组的人到齐了，团结小组没有人缺席，完整圆满。无穷交替着的圆圈围着桌子形成了一男，一女，一男，一女……。12个人做好了准备，期待着化为一体的融合，在更大的存在里消融12个各不相同的个性。

主席起立，画了个T字，然后打开了合成音乐，不知疲倦的、轻柔的鼓点和器乐合奏——管乐轻柔，弦乐缥缈，团结圣歌的简短旋律不断地重复，来回萦绕，不容回避。一次，两次，直到听见这搏动着的节奏的不再是耳朵，而是下腹。那重复出现在旋律里的喊叫和打击纠缠的不再是心灵，而是渴望全心全意的脏腑。

主席又画了一个T字，坐了下来。祈祷已经开始。桌子正中是奉献的唆麻片。人们轮流传递着草莓冰淇淋唆麻的爱之杯，依“我为我的消灭干杯”的公式干杯12次。然后伴着合成乐队的节奏唱起了团结圣歌第一章。

“啊，福特，让我们12人融为一体，就像注入社会海洋中的涓涓细流；啊，让我们现在就汇流到一起，就像您闪亮的爱车一样迅疾。”

12个心情急切的诗篇。爱之杯第二次传递。这次的口号是“我为更大的存在干杯”。每个人又干了杯。音乐不停地演

奏,鼓点不断,乐曲里的喊叫与击打音让人沉醉在销魂的柔情中。

“来吧,朋友,为更大的存在,毁坏 12 个,再融合成一个。死亡为我们所期待,因为我们的毁坏意味着更伟大的新生命的出现。”

又是 12 个小节。唆麻的效用这时已开始。每个人的眼睛发亮,面颊泛红,发自内心的博爱洋溢在每一张脸上,变化为幸福和友好的欢笑。即使是伯纳,也觉得自己多少感染了一些。因此,当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回头对他笑时,他也尽可能报以微笑。可那眉毛,那连成一道的眉毛——唉!还是如此难看,使他无法掩饰自己。没办法,无论他怎样勉强自己也不行。也许融合的真谛他还没悟到吧!可如果坐在了菲菲和乔安娜之间,说不定就……爱情之杯第三次传递。“我为他的即将来临干杯。”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说。传杯仪式正好由她来启动。她的声音高亢而激越。她喝了唆麻,递给了伯纳。“我为他的即将到临干杯。”伯纳重复着她的话,从心眼里竭力想捕捉他即将到来的痕迹,但那道眉毛却萦绕不去,对伯纳来说,他的到临还远得可怕。他喝了唆麻,把杯子传给了笛特什。

“这一次看来又要失败了,”他沮丧地想,“一定会失败的,我知道。”然而他仍然竭尽全力欢笑着。

这一轮爱之杯传递完毕后,主席举手示意,顿时合唱爆



发为团结圣歌第三章：

领悟吧，更伟大的存在如何来临！

欢乐吧，我们在欢乐中消融！

消融了！在怦怦的鼓点里隐没！

因为你们便是我，我便是你们！

一支歌连着一支歌，歌声越来越高亢，充满激情。他即将降临的感觉，就像空中积蓄的雷电。组长关掉了音乐，随着最后一个音符消失。绝对的寂静出现了——长期渴望所形成的寂静在雷电般的生命里颤抖着、蠕动着。主席慢慢伸出了一只手；突然，一个声音，一个低沉雄浑的声音，比人世间任何的声音都更悦耳，更多彩，更温暖，更加充满着爱怜和同情，一个清晰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声音从头顶上一字字地缓慢传来，“哦，福特，福特，福特。”那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低。一阵浓浓的温馨从人们的太阳神经丛中惊心动魄地散发出来，触动了他们身上的每一个极点；大家禁不住热泪盈眶，五脏六腑都似乎在随着一个独立的生命悸动。“福特！”他们崩溃了。“福特！”他们融化了，汇合了。然后，那声音忽然以另一种调子令人震惊地叫了起来。“听呀！”像喇叭一样的声音。“听呀！”大家的耳朵耸立着。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又变成了一种低语。可这低语却比那最高亢的声音还要震慑魂魄。“那伟大的存在的脚步。”低语继续说，再重

复一遍时，几乎听不见了。“那伟大的存在的脚步已经来到楼梯上。”又是寂静。短暂松懈的企盼又凝聚了，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几乎要爆炸了。伟大的存在的脚步——哦，他们听到了，听到了，正从楼梯上极有风情地走下来，而且越来越近了。伟大的存在的脚步突然来到了裂变点，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瞪圆了眼睛，张开嘴，几乎跳了起来。

“我听见他了，”她叫道，“我听见他了。”

“他来了。”萨柔季妮·安格斯喊了起来。

“没错，他来了，我听见了他的声音。”菲菲·布拉劳芙和汤姆·川口两人同时跳了起来。

“哦，哦，哦！”乔安娜含糊不清地在一旁证实。

“他来了！”吉姆·波坎诺夫斯基高叫。

组长身子前倾，手指动了一下，一片铙钹的呖语、铜管的高腔和鼓点的急响爆发了出来。

“啊，他来了！”克拉拉·笛特什尖叫着。“啊——！”好像有人切断了她的喉咙。

伯纳觉得该是自己有所表示的时候了，便跳起来叫道：“我听见了，他来了。”

这话是假的，他什么也没听见，也没有感觉到谁来了。什么也没有——尽管有这样的音乐，尽管大家这么激动。他一个劲地挥舞着双手，跟着人群中最疯狂的人大喊大叫，随着别人手舞足蹈起来。



他们围成一圈，跳起舞来。踏着音乐的节拍高声呼喊
着，用手拍打着前面人的屁股；24 只手统一起落，直拍得 12
个屁股震天响。12 个人合一了。“我听见他了，我听见他来
了。”音乐快了，步伐快了，拍手的节奏也快了。突然，一种合
成低音嗡嗡地唱了起来，宣告了赎罪的完成、团结的完美、
12 合 1 的实现。12 合 1 就是伟大存在的肉身体现。那低音
唱道：“快活啊痛快。”鼓点继续嘭嘭地敲打出狂热的节奏：
“快活啊痛快，快活啊福特，亲亲大姑娘，亲得她合为一，姑
娘和小伙子静静地偎依，发泄呀狂喜，痛快又淋漓。”

“快活啊痛快，”人们跟着祷告词的叠句齐声唱了起来，
“快活啊痛快，亲亲大姑娘……”合唱中，灯光慢慢转暗
了——转暗了却温馨起来，红色更深了，最后人们已是在胚
胎库的红色朦胧中旋转。“快活啊痛快。”舞蹈者在胚胎血红
的暧昧中继续转着圈子，敲打着无休止的节奏。“快活啊痛
快……”终于，那圆圈松动了，分裂了，捉对儿躺到了周围的
睡榻上——这些睡榻绕着桌子和椅子围成了一层层圈子。
“快活啊痛快……”深沉的声音温柔地低吟着，暧昧的红色
中仿佛有一只硕大无比的黑鸽充满爱意地鸟瞰着此刻俯
仰颠倒的舞蹈者的上空。

他们俩站在屋顶上。“大亨利”刚报告过 11 点。夜，平静
而温暖。

“真美妙，不是吗？”菲菲·布拉劳芙说，“真是美妙极了，

不是吗？”她一脸兴奋痛快地望着伯纳，那欢乐里却没有了丝毫激动或兴奋——因为兴奋意味着没有满足，而她所得到的却是完成之后的狂欢，心满意足的平静。这平静不是空洞的满足与无聊，而是相对的生命和获得休息与平衡的能量，是一种丰富而生动的平静。因为团结祈祷既是索取也是给予，索取原是为了给予。菲菲得到了充实，得到了完美，可她仍然热情洋溢，不能自制。“你不觉得美妙吗？”她用闪耀着不同寻常光芒的眼睛盯着伯纳的脸，问道。

“美妙，太美妙了，”眼睛却看着一边，他撒了谎。那张不自然的脸对他分裂的性格来说，既是指斥，也是讽刺性的暴露。现在他仍痛苦地孤独着，跟开始祈祷时一样——由于没有得到救赎的空虚和死板的满足，他觉得更加孤独了。在别人都合成更伟大的存在时，他却分离了出来，没有得到救赎；即使在摩尔根娜的怀抱里，他也孤独——实际上更加孤独，比平生任何时候都孤独得更加绝望。他是带着强烈的痛苦意识从猩红的昏暗中进入普通的电灯光里的。透体悲凉，也许那得怪他自己（她那闪亮的眼睛指责着他）。“很美妙。”他机械地重复一遍，留在他脑海中的却是摩尔根娜那一道眉毛。



六〇

古怪,古怪,太古怪了,这是丽英娜对伯纳·麦克斯所下的评语。真是个怪人,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曾不止一次地考虑要不要改变跟他到墨西哥去旅游的计划,而跟本尼托·胡佛到北极去。问题是她去年夏天才跟乔治·埃泽尔去过北极,对那儿她可没一点好感。空虚无聊,旅馆老式得可以进博物馆了。卧室里没有电视,没有飘香的乐器,只有最讨厌的合成音乐,25个自动扶梯手球场疲于奔命似地应付2000多客人。不,她坚决不再到北极去玩了。美国她只去了一次,留下的记忆却十分糟糕!只在纽约过了一个廉价的周末,不记得是跟让雅克·哈比布拉还是跟波坎诺夫斯基·琼斯去的,可这一点也不重要。再去西方呆整整一个星期,对她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况且其中至少可以有3天在野蛮人保留地度过——那地方在整个胎孕中心只有六七个人去过。这其中包括心理学家伯纳,他是个 α^+ ,是少数几个被批准有资格的人之一。对她说来,这可是个罕见的机会。可是伯纳的古怪也是很少见的,要接受伯纳,她有些迟疑,实际上她还考虑过冒一冒险,跟有趣的老本尼托再去一趟北极。本尼托

至少是正常的,而伯纳却……

每一种怪脾气在樊妮的眼里都是“代血剂里的酒精”。但是有天晚上丽英娜跟亨利一起在床上很不安地谈起了她的新情人时,亨利却把可怜的伯纳比做一头犀牛。

“你不能指望一头犀牛能学会什么花样。”亨利以他简洁明快的风格解释道。“有些人简直和犀牛没什么两样,对于条件设置不能正常反应。可怜的怪物!伯纳不幸就是这么一个。幸好他业务还挺好,否则主任早开除他了。不过,”他安慰说,“我觉得他倒无伤大雅。”

无伤大雅,也许,可也叫人很不放心。首先,他那不按规矩活动的怪癖,说白了就是游手好闲。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当然,除了上床,可总不能老上床呀!)就算在床上能干什么呢?也没有多少可干的。他们俩第一次约会那天,天气特别好。丽英娜提议去牛津联合会吃饭,然后到托凯乡村俱乐部游泳,可是伯纳嫌那里人多。那么去圣安德鲁司打电磁高尔夫,他还是不乐意。玩电磁高尔夫总不能认为是浪费时间吧!“那么时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丽英娜多少有些不解地问。

那显然是到湖区散步了,因为这就是他最终的建议。从斯基托的上游尽头,到石南丛里去转一两个小时。“就跟你一个人在一起,丽英娜。”



“可是，伯纳，你一个晚上都要单独和我在一起的。”

伯纳红了脸，眼光移到了别处。“我的意思是，咱俩单独聊聊。”他嘟囔道。

“聊聊？可是聊什么呀？”用散步聊天来消磨下午时光，多么奇怪的生活方式。

最终她说服了他，坐飞机到阿姆斯特丹去看女子重量级摔跤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尽管他很不情愿。

“挤在一大堆人里，”他嘟囔道，“跟平常又有什么区别。”整个下午他都固执地闷闷不乐，不愿和丽英娜的朋友们交谈（趁比赛间隙在唆麻冰激凌店里，他们遇见了好几十个她的朋友）。而且尽管他如此不快乐，却一点也不接受她劝他吃半克覆盆子冰激凌唆麻的建议。“我宁可做我自己，”他说，“做一个讨人嫌的自己，也不当别人，不管他们多么快活。”

“及时 1 克会抵 9 克。”丽英娜说，在睡眠中接受的智慧似乎派上了用场。

可伯纳不耐烦地推开了递来的杯子。

“现在可别发你的脾气，”她劝道，“记住，‘只须吞下一小片，多少烦恼都不见。’”

“啊，别闹了，看在福特的份上。”他喊了起来。

丽英娜耸了耸肩。“与其受烦恼，不如唆麻好。”她庄重地下了结论，自己把杯里的水果冰激凌一饮而尽。回来路过

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伯纳坚持要关掉飞机推进器,飞机靠螺旋桨悬浮在海浪上空 100 英尺的地方。天气在变坏,西南风吹起来了,一片阴暗。

“看呀。”他命令道。

“太恐怖了。”丽英娜从窗口缩回身来。快速袭来的无际的夜色,汹涌澎湃中浪花飞溅的黑浪,在飞掠的云层中露出苍白憔悴脸的月亮,这些都令她毛骨悚然。“咱们打开收音机吧,快!”她伸手去找仪表盘上的旋钮。

“……在你的心田,天空一片蔚蓝,”16 个颤声用假嗓唱着,“永远晴空万……”

假嗓突然打了一个嗝,停了——伯纳关掉了电源。

“我想安静地看看海,”他说,“听这种讨厌的声音根本看不好海。”

“可我觉得它很好听,而且我不想看海。”

“可是我想看。”他坚持。“这让我觉得好像……”他犹豫了一下,斟酌着表达自己意思的话语,“我更像是我自己了,你要是能明白我意思的话。更像是由自己来安排生活,而不仅仅是属于别人,属于一个社会集体的细胞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丽英娜?”

可是丽英娜已经叫了起来。“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反复大叫,“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不愿意成为社会集体的一部分?毕竟我们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没有别人,我们是不行的。就连 e……”



“是的，我明白。”伯纳轻蔑地冷笑，“‘就连ε也有用处’，当然我也有用处。可我他妈的真恨不得没有用处！”

他这番褻渎的话着实吓了丽英娜一跳。“伯纳！”她接受不了，声音恐怖而痛苦，“你怎么这么说？”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说？”他换了一种语调若有所思地说，“不，惟一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就不能讲？或者不如说——因为我非常明白我不能这样讲的原因——如果给我这样讲的权利又会怎样，如果我是自由的，不是程序设置的条件的奴隶的话。”

“可是，伯纳，你这些话太吓人了。”

“难道你不希望自己能自由自在吗，丽英娜？”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本来就是自由的，有尽情玩的自由。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

他响亮地笑了起来。“不错，‘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我们的孩子从5岁就这样接受教育。可是，你从没考虑过以另外一种方式自由地选择幸福吗，丽英娜？比如，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而不以其他任何人的方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转过身子强调说，“啊，我们走吧，伯纳。”她恳求道：“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地方。”

“你不是喜欢跟我在一起吗？”

“当然喜欢，伯纳。我不喜欢的是这个让我心惊的地方。”

“我还以为我们在这儿会更接近呢——除了大海和月

亮,别的什么都不存在,比在一大群人中更为接近,甚至比在我屋里还接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什么都不明白。”她下决心不让自己这时有点不太清醒的头脑受到感染。“没明白什么,一点也没有,”她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柔和,“你发现自己有这些可怕的念头时,为什么不吃点唆麻?这样你就能把它们全忘掉,只感到快活,而不会痛苦了。非常快活。”她重复了一下,笑了笑。尽管她的眼睛里还是迷惑和焦急,却满心希望自己微笑的魅力能发挥作用。

他默不作声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表情非常严肃,没有反应。几秒钟过去,丽英娜胆怯了,发出了一阵神经质的短笑,想说些什么来缓和一下气氛,却未能找到。

终于,伯纳说话了,声音低而厌倦。“好吧,我们回去吧。”他猛踩加速器,飞机像火箭一样冲上了天空。一两分钟后,伯纳突然哈哈大笑。真是古怪,丽英娜暗想。可他毕竟还是笑了。

“现在觉得好些了吗?”她鼓起勇气问他。他从操纵系统上腾出一只手来搂住了她。作为回答,他开始玩弄她的乳房。

“感谢福特,”她惊喜地想,“他又正常了。”

半小时后,他俩回到了伯纳的屋子。四片唆麻一次性下肚后,伯纳打开了收音机和电视,开始脱衣服。

“好了,”第二天下午,两人在屋顶见面时,丽英娜故作



调皮地问他，“你觉得昨天好玩吗？”

伯纳点点头。两人上了飞机。伴着一阵轻微的震动，他们出发了。

“他们都说我极富灵气。”丽英娜拍着两腿，若有所思地说。

“极富灵气。”痛苦在伯纳的眼里闪现。“像个肉体。”他想。

她急急地抬头问他：“但是你不会认为我不够苗条吧？”

他摇摇头，那么大一个肉体。

“你觉得我可爱。”他点点头。

“哪儿都可爱吗？”

“完美无缺。”他大声说。心里却想，“她并不在乎当一个肉体。”

丽英娜胜利地笑了。但是她得意得有点过早。

“和昨天一样，”伯纳稍停了一下，说了下去，“我依然希望昨天能换个方式结束。”

“换个方式？还有其他方式吗？”

“我希望我俩不是在床上结束。”他耐心地解释。

丽英娜大吃一惊。

“不是马上上床，第一天就上床。”

“可那样……”

他开始说起许多她听不懂的废话，丽英娜用尽全力堵

住自己心灵的耳朵,可总有些话挤进来。“……看看控制我的冲动以后会怎么样,”他清楚地说,这些话似乎触动了她内心的一根琴弦。

“今朝有酒今朝醉,何必要到明天呢!”她郑重地说。

“一周两次,从 14 点到 16 点半,每回重复两百次。”这是他的评价。他疯狂的错误言论一点都不受限制地发表出来。“我想体验激情,”她听见他说,“我想拥有强烈的感受。”

“个人一动感情,社会就有分裂的可能。”丽英娜打断他。

“啊,社会为什么就不可以摇晃一下?”

“伯纳!”

但是伯纳却丝毫不为此感到羞耻。

“智力和工作属于成年人,”他继续说,“感受和欲望却是孩子。”

“我们的福特喜欢孩子。”

他的思路丝毫不为所动。“那天我突然想到,”他继续说,“要永远保持成人状态还是可能的。”

“我不懂。”丽英娜以坚定的口气说。

“我知道你不懂,所以我们昨天才上了床——跟小孩子一样,不像大人能够等待。”

“可我们这样很有趣,”丽英娜意志坚定,“难道不是吗?”



“太有趣了。”他回答,声音里充满了忧伤,表情里有深沉的痛苦。丽英娜觉得自己的胜利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到底,他也许嫌她太胖了。

“我早说过了。”丽英娜找樊妮谈起这件事时,樊妮回答,“全都是因为他的代血剂里酒精太多了。”

“可没什么大不了的,”丽英娜坚持道,“我喜欢他。他的手太叫人爱怜了,还有他晃动肩头的样子——非常有魅力,”她叹了一口气,“我只希望他不要这么与众不同。”

伯纳在主任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吸了一口气,挺了挺胸脯,鼓足勇气做好面对抵触和反对的准备——他知道进了屋这些是不可避免的。他敲了敲门,推开进去。

“请您批准签字,主任。”他力所能及地挤出笑容,把证件放到大办公桌上。

主任不高兴地瞄了他一眼。但是证件顶上是世界总统官邸的大印,底下是穆思塔法·梦得弗的签名,字体粗黑,横贯全页,手续完备,一清二楚。他毫无选择。他用铅笔签上了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签在穆思塔法·梦得弗下面,两个可怜的怯生生的小字母。他正打算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证件还给他,却看见了证件正文里的几句话。

“到新墨西哥的保留地去?”他问,口气里和抬起的面孔里都表现出带着激动的惊讶。

他的惊讶使伯纳吃了一惊。伯纳点了点头,沉默了片

刻。

主任皱起眉头,往后靠了靠。“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与其说他在对伯纳说,不如说是在对自己说。“20 年了吧,我看。差不多 25 年了。我那时肯定不比你大……”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伯纳感觉十分别扭。像主任这样遵循传统、一步不差的人竟然会如此失态!他禁不住想捂住自己的脸,跑到外边去。倒不是现场听到别人谈起遥远的过去有什么本质上令人厌恶的东西——这是睡眠教育的理论,而是他自以为已经彻底不受它的约束。

真正让他感到不好意思的是,他知道主任不喜欢这一套——既然不喜欢,为什么又失于检点,去做自己下令禁止的事呢?是什么内在压力起了作用?伯纳尽管感到别扭,却迫切地想知道原因。

“那时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主任回忆说,“想去看看野蛮人的生活。我弄到了去新墨西哥的批准书,打算到那儿去过暑假,和我当时的女朋友一起。那是一个 β^- ,我记得,”他闭上了眼睛。“我记得她黄色的头发,她很有灵气,特别有灵气,这我没忘记。喏,我们到那儿后,见到了野蛮人,还骑了马到处跑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然而,几乎就是我假期的最后一天,你瞧,她不见了。我俩在那些让人恶心的山上骑马玩,天热得可怕,又闷。午饭后我们去睡了,至少我是睡了。她肯定是一个人散步去了。反正我醒来时,她不在那里。”



当时我所见到过的最可怕的风暴来临了。隆隆的雷声,闪亮的电光,倾盆的大雨。我们的马挣脱缰绳逃掉了。我想抓住马,却摔了一跤,膝盖伤了,几乎不能走路。我坚持边喊边找,边找边喊,可是有关她的一点痕迹都没有找到。说不定她已经一个人回去了,于是我又沿着来时的路爬下山谷。我的膝盖痛得要命,唆麻也丢了。我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半夜,才回到住的地方,可是还没看到她。”主任加重了语气,沉默了一会儿。“喏,”他终于说了下去,“第二天又找,还是找不到她。她一定是在哪个地方摔下了山沟,或是叫山上的狮子吃了。福特知道!总之,这太可怕了,我心里难过极了,一定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因为这种意外毕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尽管构成社会的细胞可能变化,社会群体却永远不会变化。”但是这种睡眠教育的安慰似乎没起作用。他摇摇头:“实际上我有时候会梦见这事,”主任语调低沉地说下去,“梦见自己被隆隆的雷声惊醒,发现她不见了;梦见自己在树下找呀,找呀。”他沉默了,回忆淹没了他。

“你一定是吓坏了。”羡慕几乎主宰了伯纳的心。

主任听见这话,猛然一惊,意识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安起来。他瞥了伯纳一眼,满脸通红地回避着他的眼睛;突然又怀疑地瞥了他一眼;出于尊严,又再瞥了他一眼。“别胡思乱想,”他说,“别以为我跟那姑娘有什么不一般的关系。我们之间不存在感情,更没有拖泥带水,完全是健康的、正常

的。”他把批准书还给伯纳，“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拿这件琐事来让你心烦。”因为透露了一个不光彩的秘密，他有些恼羞成怒，伯纳不自觉地成了他的出气筒。现在明显的恶意已闪现在他的眼神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你，伯纳先生，”他说，“我收到了不少关于你业余行为的报告，我可一点也不满意。你可以认为这不关我的事，但是，这是我的份内事。我要考虑本中心的名誉。我的工作人员决不能受到怀疑，特别是最高种姓的人。 α 的条件设置是：他们的情感行为不必一定要像婴儿，但是，正因如此，他们就该特别努力恪守习俗。他们的责任是在这方面要像婴儿，即使不愿意也得像。因此，伯纳先生，我给你一个公正的警告。”主任的声音带着颤音，此时凛凛正气和无私的愤怒溢于言表——这是代表着社会本身的警告。

“如果我再听到有关你违背正常的、婴儿行为规范的报告，我就请求把你调到下级中心去——冰岛也许会是个好地方。再见。”他在旋椅上一转，抓起笔写了起来。

“这样足以给他个教训。”他对自己很满意。但是他错了，因为伯纳是大摇大摆离开屋子的，而且很得意地把门关得呼呼响。他为自己单枪匹马向现存秩序挑战的勇气感到自豪。

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和重要性，伯纳很激动，甚至兴高采烈。即使有可能要受迫害也丝毫没放在心上。他更加精



神振作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面对痛苦,战胜痛苦,甚至有足够的力量面对冰岛。他从不相信别人真的会要求他面对什么,所以更有了信心。没人会因为这样的理由而调职。遥远的冰岛只不过是一种威胁,一种最刺激人、使人振奋的威胁。他沿着走廊边走边想,居然愉快地吹起了口哨。

在谈起那天晚上跟主任的会见时,他是自认为英勇的。“最后,”他下了个结论,“我叫他滚回到往昔的无底深渊去,然后大步踏出了房间。事实就是这样。”他期待地望着何姆霍尔茨·华生,等着他鼓励、钦佩或是同情的表示。可是对方却只是低头望着地板,一声不吭。

何姆霍尔茨·华生喜欢伯纳。他感谢他,因为在所有他认识的人里,他是惟一可以就他心里那个重要话题交换意见的人。不过有时他也挺讨厌伯纳,比如他好吹牛,有时又夹杂着一种卑贱与自我怜悯;还有他那让人轻视的“事后诸葛亮”的毛病。何姆霍尔茨·华生讨厌这些东西——也正是因为喜欢伯纳,所以讨厌它们。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何姆霍尔茨·华生继续呆望着地板。伯纳的脸突然红了,转过脸去。

旅途风平浪静。蓝太平洋火箭在新奥尔良早了两分半钟,但得克萨斯州的龙卷风让它晚了四分半钟,幸好过西经95度时来了一股有利的气流,这就使他们到达圣塔菲时只

迟了 40 秒钟。

“6 小时半的飞行只迟到 40 秒。还不错。”丽英娜显然心情不坏。

那天晚上他们在圣塔菲过夜。旅馆很出色——比如，跟吓坏人的极光宫相比就有天壤之别，去年夏天丽英娜在那儿受了不少罪。这儿可不同，有吹拂的风，有电视、真空振动按摩、收音机、浓浓的咖啡和温暖的避孕品；每间卧室都放着 8 种不同的香水；大厅里正放着合成音乐的音箱。总之要什么有什么。电梯里的通知宣布旅馆里有 60 个自动扶梯手球场，园林里可以玩障碍高尔夫和电磁高尔夫。

“听起来多美妙啊，”丽英娜叫了起来，“我几乎希望能够在哪儿一直呆下去。60 个自动扶梯手球场……”

“到了保留地可什么都没有了，”伯纳警告道，“没有香水，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热水。你要是怕受不了，就留在这儿等我吧。”

丽英娜感到自尊受了伤害：“我当然受得了。我说这儿很好，是因为……因为进步是美妙的，是不是？”

“从 13 岁到 17 岁，每周重复 500 次。”伯纳厌倦地小声说。

“你说什么？”

“我是说过去的进步是可爱的。这正是现在你不能去保留地的理由，除非你真想去。”



“可我的确想去。”

“那好。”伯纳几乎以威胁的口吻说。

他们的批准书需要总监签字，所以第二天一早，两人就来到了总监的办公室。一个 ϵ^+ 黑人门房把他们的名片送了进去，几乎没等什么，他们俩就受到了接待。

总监是个金头发白皮肤的 α^- 。矮个儿、脸短而圆，像粉红色的月亮，肩膀宽阔，声音高亢而富有磁性，善于表达睡眠教育的智慧。他是座装满了七零八碎的消息和不请自来的友谊忠告的矿山。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共鸣腔嗡嗡地响。

“……56 万平方公里明确划分为 4 个标示明显的保留区，每个区都由高压电网隔离。”

伯纳这时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浴室里大开着的古龙香水龙头，他让香水不断地流。

“……高压电是由大峡谷水电站供应的。”

“我回去时恐怕得费一笔不小的钱财。”他仿佛看见那香水指针一圈一圈精神抖擞地走着，像蚂蚁一样。“得赶快给何姆霍尔茨·华生打个电话。”

“……5000 多公里的电网，电压 6000 伏特。”

“真的吗？”丽英娜礼貌地接问。对于总监说的话，她并不真正明白，只是按照他那戏剧性的停顿做出的暗示，表示一下反应。总监的大嗓门开始嗡嗡响时，她就已经悄悄吞服了半克唆麻，因此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坐着，然后把她那蓝

色的大眼睛装作很入神地盯着总监的脸。

“一接触电网就意味着死亡，”总监严肃地说，“要想从保留地逃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逃”字给了他暗示。“也许，”伯纳欠起身子，“我们应该告辞了。”那小黑针还在不慌不忙地走着。那是一只啮食着时间，吞噬着钱的虫子。

“逃是逃不掉的。”总监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挥手示意让他们重新坐回椅子。伯纳只好服从，毕竟，批准书他还没签字。“那些出生在保留地的人，记住，亲爱的小姐，”他淫亵地望了丽英娜一眼，压低了声音，“记住，在保留地，孩子是生下来的。是的，虽然这让人感到恶心，但实际上还是生下来的……”他希望提起这个话题，丽英娜会脸红；但是她只保持着微笑问了句：“真的吗？”总监失望了，又接了下去：“所有在保留地出生的人注定要在保留地死去。”

注定要死……一分钟一公升古龙香水，一小时六十公升。“也许，”伯纳有些忍不住了，“我们应该……”

总监躬起身来用食指敲着桌子，“你若问我，我的人在那里是如何生活的，我的回答是”——得意洋洋地——“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

“真的吗？”

“真的，我亲爱的小姐。”

6乘以24——不，差不多已是6乘以36了。伯纳着急得



苍白了脸，瑟瑟发抖。

可这个无情的声音还在嗡嗡地继续着。

“……大约有 60000 印第安人和混血儿……绝对的野蛮人……我们的检察官有时会去访问……除此之外文明世界就跟他们没有任何联系……还保留着他们那些令人厌恶的习惯和风俗……婚姻，如果你能明白那是什么的话，亲爱的小姐；家庭……没有条件设计……骇人听闻的迷信……基督教、图腾崇拜还有祖先崇拜……枯萎的语言，比如祖尼语和西班牙语、阿塔帕斯坎语……美洲豹、箭猪和其他的凶猛动物……传染病……祭司……毒蜥蜴……”

“真的吗？”

终于他们放行了。伯纳冲到电话面前。快，快，可是光接通何姆霍尔茨·华生的电话就费了他几乎 3 分钟时间。“我们已经好像在野蛮人中了，”他抱怨道，“毫无效率可言，他妈的！”

“来一克吧。”丽英娜建议。

他拒绝了，宁可生气。最后，谢谢福特，接通了，是何姆霍尔茨·华生。他向何姆霍尔茨·华生解释了这件事，何姆霍尔茨·华生答应马上去关掉龙头，马上去，不错，是马上去。但是何姆霍尔茨·华生却抓住机会告诉了他主任在昨天夜里会上的话……。

“什么？他在物色人选取代我的工作？”痛苦充满了伯纳

的声音。“那么就这样决定了？他提到冰岛没有？你是说提到了？福特呀！冰岛……”他挂上听筒转身对着丽英娜，面孔苍白，一脸沮丧。

“怎么回事？”她问。

“怎么回事？”他重重地跌倒在椅子上，“我要去冰岛了。”

他以前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想过，不用吞唆麻而全靠内在的力量来迎接某种严重的考验，体验受到某种痛苦、某种迫害是怎么回事；他甚至还渴望过苦难的降临。就在一周前，在主任的办公室里，他还满意自己做了英勇的反抗，像苦行僧一样默默承受过苦难。主任的威胁那时让他很得意，让他觉得自己比平时高大了许多。可现在他才明白，他并不曾严肃地考虑过威胁。他不相信主任会真的采取任何行动。可现在看来，威胁好像真要变成现实了。他吓坏了。想像中的苦行主义和理论上的勇气已经跑到九霄云外了。

他对自己大发雷霆——多么愚蠢的想法和行为！竟然对主任发脾气，不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无疑是他一向就想拥有的。太不公平了。可是冰岛，冰岛……

丽英娜摇摇头。“过去和未来让我心烦，”她引用道，“吞下唆麻只剩下眼前。”

最后她成功让他吞下了4克唆麻。5分钟以后，根源和果实全部消失，只剩下粉红色的花朵在眼前绽放。门房送来



了消息，一个保留地卫士已开来一架飞机，按照总监的命令，在旅馆房顶待命。他们立即上了房顶。一个穿γ绿制服的八分之一混血儿敬了个礼，开始告知早上的日程。

十来个主要的印第安村庄等着他们鸟瞰，然后在马尔佩斯谷着陆，吃午饭。那里的宾馆比较舒服，而在上面的印第安村庄里，野蛮人可能要庆祝夏令节，在那儿过夜最好。

出发后几分钟，飞机已经跨过了文明与野蛮的边界。他们起起伏伏地飞着，越过了盐漠、沙漠、森林、大峡谷的紫罗兰色的深处、峰峦、山岩和崖顶蜥。眼中电网连绵不断，是一条不可抗拒的直线，一个象征了人类征服意志的几何图形。电网之下是星星点点的白骨，还没有完全腐烂的黑色尸体在黄褐色的背景衬托下，宣示了受到腐尸气味引诱的鹿、小公牛、美洲豹、箭猪、郊狼，或是贪婪的兀鹰由于太靠近了毁灭性的电线，最终落了个如此下场。

“他们从不吸取教训，”穿绿色制服的驾驶员指着机下地面的累累白骨说。“也从不打算吸取教训。”他加上一句后笑了，仿佛这些动物是他自己击败了似的。

伯纳不由自主地也跟着笑了，两克唆麻使这玩笑似乎风趣了很多。但他刚笑完，却几乎马上就进入了梦乡。睡梦中，他飞过了陶斯、特丝克，飞过了南姆和比玖里司和泊饶格，飞过了西雅和克奇逖，飞过了拉固纳和阿括马和为魔法控制的崖顶蜥，飞过了祖尼和奇拨拉和奥左嘉连特。等他醒

来时，飞机已降落在地面，丽英娜正把行李箱提到一间方形的小屋里，他们的驾驶员正跟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用他们听不懂的话交谈。

“马尔佩斯，”下飞机时驾驶员向伯纳解释道，“宾馆就在这儿。今天下午印第安村里会有一场舞蹈，他带你们去。”他指着那个阴沉着脸的年轻印第安人说。“我希望你们能过得愉快。”驾驶员咧开嘴笑着，“他们做的事都很不一样。”说完便启动了飞机。“我明天回来接你们，记住，”他向丽英娜保证说，“野蛮人都非常听话，对你们是不会有伤害的。他们挨毒气弹的经验太多，明白不能玩任何滑头的道理。”他笑着给直升机螺旋桨挂了挡，一踏加速器飞走了。



七〇

崖顶源就像一艘石船，静静屹立在狮子黄的海湾边。陡峭的崖岸护着一条巨大的峡谷，峡谷沿着一道道崖壁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一片绿色的河流和原野中。马尔佩斯印第安人村就坐落在那石船头上光溜溜的平整山崖上，它是属于石船的一部分。高高的尖楼矗立在蓝天白云下，楼从下往上看就像一个被逐级砍掉了角的金字塔。塔脚下散布着一些七零八落纵横交错的矮屋。三面的悬崖峭壁就像三面笔直的墙把平原包了起来。因为没有风，几缕炊烟升上空后就笔直地消失了。

“这儿真奇怪，”丽英娜说，“太怪了。”这是当她表示反感时惯用的词语。“我不喜欢这儿，也不喜欢那个人。”她指了指前面领路的向导。但显然前面的人感应到了她的话，从他的背影里透出了一股敌意和阴沉的轻蔑。

“而且，”她压低了声音，“他身上有股臭味。”

伯纳沉默地表示赞同。他们继续往前走。

突然，上面的马尔佩斯传来一阵鼓声，一下子整个空气

都活跃了起来,就像一种永不疲倦的脉冲在搏动。他们在那神秘的节拍声中加快了步伐,向悬崖底下走去。那巨大的石源船就高高地悬在他们头顶,船舷离地面估计足有 300 米之高。

“我真希望这儿有飞机,”丽英娜望着那高峻逼人的绝壁有些泄气,“我讨厌在这峭壁下走,它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他们绕过石源的阴影来到一块突岩前,在被崖水浸渍的峡谷中,有一条小径直通向“舰艇军官扶梯”。他们开始沿着陡峭的山道往上攀,在拐来拐去的山谷中,那律动的鼓点若隐若现。当他们刚到半山腰时,一只苍鹰带着寒风与他们贴面而过。路旁的岩石缝隙中,也尽是一些狰狞可怕的白骨,让人顿觉毛骨悚然。当他们终于从峡谷中走进阳光中时,就感觉到越来越浓的印第安人气味了。他们终于看到了像平坦“甲板”的石源顶部。

“就像切林 T 字架大楼”。丽英娜把它作了个比较。但她还没来得及仔细欣赏这些美景,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轻软的脚步声。转过身一看,原来是两个几乎全裸的印第安人,黑褐色的身上还画满了白道道(像铺沥青的网球场,丽英娜后来形容道),脸上也涂满朱红、漆黑和黄褐的颜料。狐狸毛和红色的法兰绒被编进了粗粗的黑色大辫子里,肩膀上还插着一大把火鸡毛,扑扇扑扇的,头上顶着个巨大的鲜艳的



翎冠，身上叮叮当当地挂满了银手镯、骨项链和绿松石珠子等饰品。因为脚上都穿着鹿皮靴，所以跑起来没有声响。一个手里举着一把羽毛掸子，另一个手里则抓着三四条像粗绳样的还在扭动的东西。到了近处丽英娜才发现那竟然是蛇。

两人越走越近，只是瞟了他们一眼，就熟视无睹地径直走了。就连那刚才还在扭动的蛇也懒懒地垂了下来，一动不动了。

“我真讨厌这儿，”丽英娜说，“讨厌。”

这时向导已扔下他们，自己接受指示去了。石塘门口更是堆了大堆叫她厌恶的东西——垃圾、灰尘和苍蝇。她只好用手绢捂着嘴，脸上显露了极端厌恶的神情。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吗？”她感到不可思议地叫道（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伯纳深沉地耸了耸肩：“你要知道他们已经在这儿生存五六千年了，估计是早习惯了。”

“可‘清洁卫生应与福特为邻’。”她说。

“是的，‘文明卫生就要消毒杀菌’。”伯纳用一种讽刺的口吻接着说，那是睡眠教育里的卫生基础知识的第二课内容。“这些人并不知道我们的福特，也不懂什么文明卫生。因此这话是毫无……”

“啊！”她突然抓住他的胳膊叫了起来，“看。”

伯纳被她吓了一跳，一看原来这是个几乎全裸的印第安老人，正从二楼楼梯上一级一级地往下挪，他爬得非常慢也非常谨慎，因为他实在太老了。黑黑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就像一个雕刻出来的黑曜石面具，嘴里因没牙而瘪了下去，嘴角与下巴两侧的胡子在黑皮肤的映衬下闪着白光，灰白的头发零乱松散地垂拉在脸上，瘦得跟皮包骨似的还佝偻着，活像一具在移动的白骨。他的动作异常缓慢，几乎是每下一梯都要停一下。

“他这是怎么了？”丽英娜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他不过是老了而已。”伯纳装着若无其事地回答，虽然他的内心也十分震惊。

“老了？”她不相信似的，“可是为什么他跟主任，还有其他老了的人不一样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会维持人的青春，给他们保健，让他们避免生病，人工帮他们的内分泌永远维持得跟年轻人一样平衡。我们将他们的镁钙比值维持在30岁以前的水平，还给他们输入年轻的血液以保证他们的新陈代谢永远活跃。所以他们是不会老的。而且，”他解释道，“这儿还有很多人是根本活不到这个老人这样的年龄的。很年轻的时候就会突然身亡。”

丽英娜已经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了。她正全身心地注视



那老头。一会儿,那老头终于艰难地着地了,他转身用那深陷眼窝里的眼睛望了眼他们,然后就漠不关心地趑趄趑趄地从他们身边走掉了。

“这太可怕了,”丽英娜声音在发颤,“太可怕了。我们不该来这儿的。”她想从口袋里取唆麻,却发现粗心地把它给落在宾馆里了。伯纳的口袋里更是什么都没有。

没有了唆麻,丽英娜只好真实地面对马尔佩斯的种种恐怖,而接踵而至的事实也确实让她恐怖不已。两个年轻的妇女竟然当着她的面奶孩子,这可是她一辈子也没见过的事。更糟的是,伯纳对这令人作呕的胎生场面却是见怪不怪,反而大发议论。因为唆麻效力已经没了,他正在为早上在宾馆里表现的软弱感到羞耻,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来表现一下自己的坚强与非正统。

“这是多美妙的亲密呀,”他简直是在故意叫人难堪,“它能激发出你心底深厚的感情!我有时在想,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母亲而失去很多东西,你也会因为没有做过母亲而失去一些东西,丽英娜。想像一下,要是你坐在那儿喂着自己的孩子……”

“伯纳!你怎么会这样?”她还没来得及表示她的义愤,就被一个患结膜炎和皮肤病的老年妇女吸引了注意力。

“快走吧,”她开始求他,“我讨厌这儿。”

但这时向导已经回来。他带着他们从房屋间的那条狭

窄街道走过。在一个街角处,他们还看到了一堆垃圾上躺着一条死狗,以及一个头长瘤子的妇女正给一个小姑娘捉虱子。最后向导把他们领到一架梯子旁边,然后示意他们往上爬。他们照做了,爬上梯子,穿过了一个门,来到一间狭长的房间。阴暗的房间里混杂着烟味、煮饭的油腻味,以及脏衣服的味道。房间的另一端也有一道门,阳光与鼓声便来自那儿。那鼓声很响,好像就在门外。

跨过门槛,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广阔的平台。台下就是印第安人的广场,广场上挤满了人,四面被高高的房子包围着。满眼都是鲜亮的毛毡、插在黑头发里的鸟翎、闪光的绿松石,以及那些热得黝亮的黑皮肤。丽英娜下意识地又用手绢捂住了鼻子。广场正中的空地上,有两个用石头和夯实的土筑成的圆台,显然是地下室的房顶。因为每个台子正中的口子旁边都搭了架楼梯,黑暗的地下隐隐传来笛声,却被外面持续不断的鼓声给掩盖了。

丽英娜闭上眼睛,完全沉醉于鼓声中。她喜欢那鼓声,仿佛除了那深沉的脉动声外,她再也感觉不到其他东西了。因为只有那声音让她想起了团结祈祷和福特日庆祝活动的合成音乐,它们有着相同的节奏。“真是畅快淋漓呀”。她在心里想。

这时,突然一阵惊人的歌声爆发出来——那是汇合了



几百个男性喉咙激烈的尖叫声,就像刺耳的金属声;几个长音符后,一切安静了——雷鸣般的鼓点之后的安静。接下来是女人的回应,同样尖厉得像马嘶。接着又是一阵鼓点。男人们再一次用深沉的声音来表明他们的男子汉气概。

怪异,是的。地方怪,音乐怪,衣服、瘤子、皮肤病和老年人都显得很奇怪。但这表演倒并不是那么的怪。

“这就像我们那低种姓的社区合唱”。她跟伯纳说。

可是不久以后,让她想到的就不仅仅是这些无害的东西了。因为从那圆形的地下室,突然冒出一群带着狰狞魔鬼面具的人,脸上都画得跟鬼似的,还绕着广场跳着奇怪的瘸腿舞。他们载歌载舞,一圈接一圈,跳着,唱着,越来越快,鼓点的节奏也在逐渐加快,就像发烧时狂跳的脉搏。四周有越来越多的人加了进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尖叫,像有人要杀她们似的。只见领舞的人跑到了广场尽头一个大水柜子旁边,从里面抓出两条黑蛇。人群叫得更欢了,其他的舞者都伸着手向他跑去。那人把蛇抛向了跑向他的人群,又继续到柜子里抓蛇往外扔。越来越多的黑蛇、黄蛇和花蛇在人们手上扔来扔去。舞蹈这时换了种节奏,人们在和蛇一起扭动。然后,当领舞人发出一个信号时,人们又把手中的蛇全扔向广场中心。这时从地下室出来一个老头,他撒了一把玉米片在蛇身上。另一个地下室又钻出一个妇女,她往蛇身上浇了一黑罐水。这时老头举手示意,全场一下鸦雀无声,让人觉得生命似乎也停止了。老头的手指向两

个地下室的洞口，这时一个洞口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举着一幅鹰的画像；另一个洞口出现的则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赤裸的人的画像。两幅画都像悬在空中。老人拍了拍手，一个大约 18 岁的小伙子从人群中走出来。他几乎一丝不挂，只在腰上缠了一块白棉布。小伙子的双手交叉在胸前，低头走到老人面前。等老人在他头上画了一个十字后，他就转过身来，绕着中心的那堆蛇慢慢地开始转圈。转了一圈，第二圈才转了一半时，一个戴郊狼面具的高个子走出人群，拿着一根皮鞭走向小伙子。小伙子置若罔闻地继续转着圈。郊狼人举起鞭子，等了许久，然后狠狠地抽在小伙子身上。鞭子一声呼啸，小伙子身子抖了一下，却没有吭声，继续缓慢稳健地转着圈。郊狼便一鞭接着一鞭，这时，人群中有人开始倒抽气，然后再发出低沉的呻吟。小伙子没有反应，仍在继续绕圈。一圈，两圈，三圈，到第四圈时开始流血了。五圈，六圈……丽英娜实在看不下去了，用手捂住了脸，开始啜泣了。“啊，叫他们别打了，别打了！”她哀求伯纳。但鞭子还是一鞭接一鞭无情地抽在小伙子身上。七圈，小伙子突然一个趔趄扑倒在地。老头子俯身，拿一根白羽毛在他背上蘸了蘸，举起来让人们看，那上面沾了鲜红的血。然后，在蛇堆上晃了三晃，滴下几滴血来。这时鼓声又大作，显得更急促了。人们随之大叫，舞者上前抓起蛇，跑出了广场。男人、女人、孩子一窝蜂地跟在后面全跑掉了。一眨眼，广场空了，只剩下那趴在地上的小伙子还一动不动。三个老女人从一



间屋里出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扶进了屋。空荡荡的印第安村庄里只剩下那两幅画还悬在那儿。可过了一会儿，它们似乎也像是看够了，慢慢地沉了下去，再也看不见了。

丽英娜止不住抽泣，“太可怕了。”她反复地唠叨。伯纳的一切安慰都失效了。“太可怕了，那血！”她感到毛骨悚然。“啊，我真希望我带了唆麻。”

内室里传来脚步声。

丽英娜捂着脸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伯纳回过头去看，是一个穿印第安服装的小伙子。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睛，那已晒成青铜色的皮肤还能看出原来的白色。

“哈罗，日安，”陌生人说的是不太地道的英语，“你们是从那边来的文明人吗？从保留地外面来的，是吗？”

“你是……”伯纳很吃惊。

小伙子叹了口气，摇摇头说：“我是一个最不幸的绅士。”他指了指广场正中的血迹，“看见了吗？”他的声音激动得发抖。

“与其受烦恼，不如唆麻好，”丽英娜还在捂着脸，喃喃自语，“我真希望我带了唆麻。”

“在那儿的应该是我，”年轻人继续说，“他们为什么不要我去？我能走10圈、12圈，甚至15圈。帕罗提瓦却只走了7圈。而且他们也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两倍的血，足以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红。”他挥动双臂做了个夸张的手势，随即又

失望地放下来。

“但他们就是不让我去。因为我和他们的肤色不同，所以他们歧视我，他们一直都这样，一直都是。”青年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说完他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地把身子转了过去。

青年人的话更让丽英娜震惊了，暂时忘了自己没有唆麻的不幸。她拿下捂着脸的手，奇怪地看着那青年：“你是在说你想去挨鞭子吗？”

年轻人仍然背对着，点了点头。“为了村子，为了求雨，为了庄稼，为了讨好善公和耶稣，同时也为了表现我能忍受痛苦，我真的想去挨鞭子。”他突然换了种语气，胸脯一挺，骄傲地扬起下巴，“我可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啊！”他突然倒吸了一口气，愣在那儿不说话了，这是他平生从未见过的姑娘：面庞不是那种巧克力色，也不是狗皮色，而是白里透红；红褐色的鬈发；脸上挂着一种温厚的关怀（好奇怪）。丽英娜正对着他笑。好帅的小伙，她也在心里想，真正健美的身材。小伙子的脸被她看得一下红了，赶忙低下头，过好大一会儿，才重新抬起头，见她还在对他笑。他心里一阵激动，又赶紧把头转开，装作在看广场对面的什么东西。

伯纳开始问他：你是哪儿人？从哪儿来的？来干吗？什么时候来的？小伙子回答时，眼睛一直停留在伯纳脸上（他想看那姑娘可又不敢看，所以只能盯着伯纳了），他告诉他



在保留地只有琳姐(他妈妈,丽英娜听到“妈妈”两字就觉得不好意思)和他都是外来人。琳姐在他还没出生前,跟一个男人从“那边”来的,那男人就是他父亲。(伯纳竖起耳朵在听)琳姐在那边的山里掉下了悬崖,摔坏了脑袋。(“继续,继续。”伯纳鼓励他说。)她被几个马尔佩斯的猎人救回了村子。从此,他和琳姐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那人叫汤玛金(没错,这正是主任的名字)。他一定是抛下她就自己飞走了——那个狠心的、没良心的坏蛋。

“所以我出生在马尔佩斯,”他摇了摇头说,“就是这儿,马尔佩斯。”

他带他们去村庄附近他们住的那间小屋,那可真是脏啊!一块堆满灰沙和垃圾把这小屋跟村子分开来。两条饥饿的狗在小屋门前的垃圾堆里不停地拱着嗅着。他们进到屋里,里面是又暗又臭,还有嗡嗡的苍蝇到处乱飞。

“琳姐。”年轻人朝里面叫了一声。

“来了。”一个嘶哑的女声在里屋应答。

他们站在那儿等着。地上放了几个碗,里面有些说不定有几天了的剩饭。

一会儿,一个肥壮的金发白肤的印第安女人开门走了进来,一见到他们,她有些不可置信地呆在那儿。丽英娜有些厌恶地看着她,她的两颗门牙已经没了,剩下的那些牙的颜色也……这让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她的形象简直比刚

才看到的那爬楼梯的老头子还要糟。她很胖,脸上松垮垮地还起了一层一层的褶子,那已变形的脸皮上还长满浅紫色的疙瘩。眼睛和鼻子上都布满了血丝。那脖子——那也叫脖子;头上裹的毛毡——又脏又破。还有那罩在棕色口袋样短衫下的巨乳和大肚脯,唉,真是糟透了,比那老头糟糕多了!那可怜的女人竟突然激动地朝他们奔来,口里还在叽里呱啦说着什么——福特呀!福特呀!她竟然跑来紧紧搂住了她,把她紧紧贴在她那巨乳和大肚子上,还要亲她。这让丽英娜觉得恶心极了,她想吐。可那人还在唾沫滴答地亲吻着她,她浑身奇臭无比,就像是从来没有洗过澡似的。还有那跟放进 δ 和 ϵ 瓶里的东西一样的怪味(不,伯纳所说的不会是真的),不,可能是酒精的味道。她极力挣脱她,躲到一边。

那老女人在她面前哭得脸都扭曲了。“哦,亲爱的,亲爱的。”带着哽咽,她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起来,“你不知道见到你们我有多高兴,因为我有多年没见到过一张文明人的面孔,或看到一件文明的衣服了。我还以为我再也没机会见到这些真正的人造丝衣服了呢。”她用手指捻了捻丽英娜的衬衫袖子,还摸了下黑色的扣子。“哦,还有这可爱的新胶天鹅绒短裤!我告诉你,亲爱的,我把我穿来的那些老衣服还保存在一个箱子里,虽然破了但我全留着,到时拿给你们看看。还有一条很可爱的白皮带——当然你这摩洛哥皮绿皮带更好。”她的眼泪又流了出来。“我想约翰肯定跟你们讲过



我的事了,我受了这么多苦,而且一点唆麻都没有了。只能偶然喝点波培带来的美似可。波培是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可美似可在喝完后让人觉得恶心和难受,而且会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第二天醒来我就会感到羞耻。我是真的觉得非常丢脸。你想想看,我,一个 β ,竟然有了孩子,你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想。(这句话可把丽英娜给吓坏了。)虽然我发誓绝对不是我的错,就是现在,我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的马尔萨斯操我都照做了,而且按顺序,一、二、三、四全做,我发誓。可还是出了意外,可是,这儿又没有人流中心。顺便问一句,人流中心还在切尔席吗?”

她看着丽英娜,丽英娜点点头。“星期二和星期五还有泛光照明吗?”丽英娜仍点了点头。“那可爱的玻璃大楼呀!”说到这,琳姐扬起脸闭上眼开始狂喜地回忆那曾经的灿烂景象。“还有那河上的夜景。”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紧闭的眼睑间滚落出来。“晚上从斯托克波吉回去后,洗上一个热水澡,再来一次真空振动按摩……哎,真爽啊!”她似乎已经陶醉其中了,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睁开眼摇了下头,鼻子吸了一下,她把捏鼻涕的手指往自己短衫衣襟上擦。“啊,不好意思。”她意识到了丽英娜的厌恶之情,赶紧说,“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做,但是我没有手绢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还记得刚来这儿时,看到这些肮脏的东西我多生气啊,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没防腐。你不知道他们给我疗伤时,往我的伤口上涂了些什么。污秽,都是些污秽不堪的东西。‘文明就要消毒’,我

老告诫他们，甚至还给他们背那首顺口溜，‘链球菌马儿右转弯，转到斑波里 T 字边，T 字边去把什么干？看看漂亮的洗手间。’就像教娃娃一样。可是他们完全不懂。他们怎么可能懂呢？到后来我也就习惯了。何况这儿也没有热水管，你怎么可能保持干净啊？你瞧瞧这些衣服，这种又粗又丑的毛呢一点也不像人造丝，它根本穿不破，就算破了你也得补好再穿。要知道我是个 β ，是在授精室工作的，补这个可不是我的分内活，况且谁也没有教过我。在我们那里，修补本身是一种错误。破了就应该扔掉，买新的。‘越缝越穷’，这话难道不对吗？那时修补是种反社会的行为。但到了这里，就完全不同了。我简直是像和一群疯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行为都像在发疯。”

她朝四周看了一眼，才发现约翰和伯纳早就离开了，他们走到了屋子外面那堆满灰沙和垃圾的地方上去了，她仍然压低了嗓门，像做贼似地把身子猫着靠过来，丽英娜条件反射似地往后退开了。老太婆身上那股毒害胚胎的臭味吹在了丽英娜面颊的汗毛上。“比如说，”她低声沙哑地说，“他们这儿男女相处的方式简直让人发疯。真的，那绝对是在发疯。人人都是属于彼此的——在我们那儿会这样吗？会吗？”她还在揪着丽英娜的袖子追问。

丽英娜赶快把头扭到一边，无奈地点了点头，趁机换了口气（她刚才不得不屏住呼吸）。“哼，在这儿一个人只能属于一个人。你要是按那儿的常规来接待男人，人家就会说你反



社会,鄙视你甚至仇恨你。有一次一群女人找我大闹了一场,因为她们的男人来找过我。哼,为什么不能来找我?可是,她们竟然集体向我冲了过来……不,太可怕了!你是不知道那情景,我都没法给你描述。”琳姐心有余悸地用手遮住脸。

“这儿的女人太可怕了,也可恨;她们都很疯狂和残忍。当然,她们根本就不懂什么马尔萨斯操、培养瓶、换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简直叫人难以忍受。你想想,我居然……啊,福特,福特,福特!对我来说,只有约翰是我最大的安慰。要是没有他,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虽然他也会常常因为有男人……而伤心,他还在娃娃时就……记得有一次,他甚至因为看到我常跟可怜的朗西瓦——也许是波培?——睡觉,就想杀了他(那时他已经长大了一些)。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他真正懂得那是文明人应做的事。有时我觉得疯狂是会传染的。约翰就好像从印第安人那儿传染了疯病,毕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多,虽然他们对他不好,也排斥他,甚至不让他做别的小伙子可以做的事。不过对我来说,这反而是件好事。因为那样我为他设置条件时就要容易些。你不知道我做这事时有多么困难。因为这些本不是我该做的,有太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我是说,当孩子问你,直升飞机是怎么飞时,世界的来源是什么时——你想,如果你只是个在受精室工作的 β ,你怎么会知道答案?你又能够怎么回答?”

八〇

外面，伯纳和约翰还在那沙尘和垃圾中慢慢地走来走去。（那儿现在又多了两条狗。）

“我不明白，”伯纳说，“也很难把这一切印象重新组合。看来我们似乎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时代里。有母亲，有那么多肮脏的东西，上帝，衰老，还有疾病……”他摇了摇头。“这让我很难想像。也不明白，你能把这一切解释得更清楚点吗？”

“解释什么？”

“这个，”他指着印第安村庄和村子外那间小屋，“那个，还有你们的生活啊。”

“可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啊？”

“那就从头说起吧，从你能够回忆起的一切。”

“回忆起的一切？”约翰皱了皱眉头，陷入了沉思中。

那是酷热的一天，他们母子俩吃了很多玉米饼还有甜玉米。“躺下休息会儿吧，孩子，”琳姐把他抱到大床上躺了下来，“让我们唱唱歌吧。”琳姐开始唱起了“链霉菌马右转弯，转到斑波里 T 字边”和“再见吧，宝贝，你马上就要换



瓶”…… 歌声越来越低沉了。

一阵响动把约翰惊醒了,有个男人在和琳姐说笑。她那原本拉到下巴下的毛毯,被那人给全掀掉了。那男人有两根像黑色绳子的头发,手臂上戴着一条可爱的银臂镯,上面还镶嵌着蓝色的宝石。约翰虽然很喜欢那臂镯,但仍觉得很害怕。于是他把脸藏进了琳姐的怀里,琳姐搂紧了他,这让他感到一些安全。然后他听见琳姐说了句他听不大懂的话:“不行,约翰在这儿。”

那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琳姐,然后在琳姐耳边温柔地说了句悄悄话。琳姐还是说:“不行。”但那人却弯下腰来面对着他。那张脸很大而且显得有些恐怖,长长的头发垂到了毛毯上。“不。”琳姐又说,约翰能感到她的手把他搂得更紧了。“不,不。”只是那人却全然不顾地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他被抓得生疼,尖叫了起来。

那人的另一只手伸过来抱住了他。琳姐仍然抱住他,在挣扎说:“不行,不行。但那人很生气地对琳姐吼了几句。琳姐听了后,手突然松了。“琳姐,琳姐。”他只好又踢又蹬。但仍被那人抱起走到门边,打开门后,将他放在一间屋子正中,然后把里屋的门关上了。他从地上爬了起来,跑到门边。踮起脚却只能勉强地够着那巨大的门闩,他使劲地抬起门闩一推,没用打不开。“琳姐。”他大叫起来。琳姐却没有回答。

他还想起一间异常阴暗的房间,里面摆许多奇怪的木

制品，上面缠着线，旁边还围了一堆妇女。琳姐说那是在编毛毡。琳姐让他和别的孩子们到屋角去呆着，自己则去帮女人们工作。他跟小孩子们一起玩了很久。突然听到大人们在 大声地争吵，还有人在把琳姐往门外推。琳姐哭着往门边走，他跟了上去，问她那些女人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弄坏了东西。”琳姐也很生气。“但她们那种乱七八糟的编织法我哪会知道啊？”她说，“真是一群可恶的野蛮人。”他问她什么叫野蛮人。等他们回到自己屋时，波培已在门口等着，他随他们进了屋。波培身上带了个大葫芦，里面装着像水样的东西，但不是水，而是一种有怪味、能烧嘴巴，还能呛得人咳嗽的东西。琳姐喝了一口，波培也喝了一口。喝完琳姐便哈哈大笑起来，还大声嚷嚷。然后她就跟着波培进了另一间屋子……波培走后他才敢进那间屋子。琳姐躺在床上熟睡，叫都叫不醒。

那时波培来得频繁。他把葫芦里的东西叫美似可。但琳姐说那应该叫做唆麻，但喝了之后并不觉得舒服。于是他恨波培，也恨所有的人——所有来找琳姐的男人。一天下午，他和别的孩子们玩得正欢——那天天很冷，他记得很清楚，山上还覆盖着雪，他回到家后听见睡房里有愤怒的叫喊声。是女人的声音，说的话他虽然听不懂，但也知道那不是什 么好话。然后，听到叭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摔地上了，还听见一阵混乱的脚步声。接着又是叭的一声，再后来就像是有



人用鞭子在抽打驴子，只是好像挨打的东西不像驴子那么瘦。这时听见琳姐的尖叫声，“啊，别，别，别打！”他冲了进去，只见三个披黑毡子的妇女围着床上的琳姐。一个牢牢按住她两只手；另一个压着她的腿，不让她踢；第三个则正用鞭子抽她。一鞭，两鞭，三鞭，每一鞭抽下去都伴随琳姐的尖叫。他哭着跑去拽住那女人的毡子，“求你啦，求你啦。”他哭喊着。那女人一手把他推开，扬手又是一鞭，琳姐又尖叫起来。于是他扑上去，对着那女人褐色的大手用尽力气咬下去。那女人惨叫一声，挣脱了手，狠狠地一巴掌把他扇倒在地，还往他身上抽了三鞭子，那鞭子的力道奇大，他只觉得身上像火在烧。鞭子又呼地挥了下来，可这一次叫喊的却是琳姐。

“她们为什么要打你，琳姐？”那天晚上他问。他哭得很伤心，不仅仅为背上那些红色鞭痕的痛，也为大人们的野蛮和不公平，还为自己是个孩子无力反抗而哭。琳姐也在哭。她倒是个大人，可她一个人怎么也打不过她们三个，那对她是不公平的。“她们为什么要欺负你，琳姐？”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她的话模糊不清，因为她趴着把脸埋在枕头里。

“她们说那些男人是属于她们的，”她接着说，但好像根本不是说他听的，而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她讲了很久，但他听不懂；说到最后她哭了起来，哭得让他很揪心。

“啊，别哭，琳姐，别哭。”

他慢慢地靠了过去，然后伸手紧紧搂住她的脖子。琳姐尖叫了起来，“哦，别碰我的肩膀！哦！”她用力推开他。他的脑袋砰的一下撞到了墙上。“小白痴！”她叫道，然后她扇了他几耳光。叭！叭！……

“琳姐，”他痛得叫了起来，“哦，妈妈。别打了！”

“我不是你妈妈。不要叫我妈妈，我才不要做你妈妈呢！”

“但是，琳姐……哦！”话没完他又挨了一耳光。

“你看看，我都快成野蛮人了，”她大叫，“像野兽一样生崽……要不是有你，我就能去找探长，就能走了。可带着你这小家伙怎么去。那样太丢脸了。”

他见她的手又要落下，赶快举起手臂遮住脸：“哦，琳姐，别打，求你别打。”

“小野兽！”她把他遮脸的胳膊拿了下来。

“别打了，琳姐。”他闭上眼睛，等着那巴掌落在脸上。

可是等了一会儿却没有动静。他睁开眼睛，看见她正盯着他。于是他勉强对她笑了笑。

她突然紧紧搂住了他，在他脸上亲了又亲。

琳姐常常躺在床上一伤心就是几天。或者就喝波培带来的那东西，喝完后就笑，笑累了就睡。有时她生病时，就常常忘了给他洗脸洗澡，于是他只能用冷玉米摊饼来充饥。他记得当她第一次在他的头发里发现那些小虱子时，还大惊



小怪地叫了好久。

他们在一起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当她给他讲述那个地方时。“任何时候你想飞，你就可以飞，真的吗？”他问。“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只要你想。”她还告诉他，能从一个盒子里放出最动听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墙上还装着一按就会发光的東西；还有图画，不单是看得见，而且听得见，摸得着，闻得出；还有一种能散发出愉快的香味的盒子；还有像山一样高的房子，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银灰色的。那儿的每个人都非常快活，不会有人伤心或生气。每个人都属于其他的人。通过一些盒子，你可以看见和听见世界另一边所发生的事情，还有瓶子里那可爱的小婴儿——一切都显得那么干净，没有臭味，没有肮脏，人们也从不会觉得孤独，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地生活，像这儿马尔佩斯开夏令舞会时一样。只是更快活，而且每天都如此，每天都快活……他一直默默地听着。有时他跟别的孩子们玩累了，村子里的老人也会用另一种语言给他们讲故事。讲世界伟大的创造者；讲左手和右手、干和湿之间的长期斗争；讲晚上一想就能想出大雾，然后又把世界从雾里救出来的阿沃纳微罗那；讲地之母和天之父；讲战争与机遇的孪生子阿海雨塔和玛塞列玛；讲耶稣和菩公；讲玛利和让她青春重现的艾查那雷；讲拉古纳的黑石头和阿扣马的大鹰和圣母，都是些离奇古怪的故事，因为是用的另一种语言，听不太懂，所以觉得特别好听。他常躺在床上想着天堂

和伦敦、圣母玛利亚和一排排清洁瓶子里放着的婴儿。耶稣飞上天，灵祖飞上天，还有世界孵化中心的伟大主任和阿沃纳微罗那。

来找琳姐的男人越多，孩子们就越对他指指点点。他们用方言骂琳姐是个坏女人。他们还给她取了些名字，他听不懂，但也明白都不是好名字。有一天他们甚至编了段歌来骂她，一遍又一遍。他终于忍不住朝他们扔石头。他们就用石头回扔他，一块尖石头砸在他脸上，顿时血流满面。

琳姐教他读书写字，她用木炭在墙上画了些画——一只坐着的动物、在瓶子里的婴儿，又在旁边写些字母，写：“小小子蹲瓶子，小猫咪坐垫子”。这样他学得又快又轻松。当他认识了墙上所有的字之后，琳姐打开她的大木箱，从那些她从来不穿的滑稽的小红裤下面抽出一本薄薄的小书。那书他以前常看见。“等你长大以后，”那时她说，“就能读了。”好了，现在他长大了，他觉得很骄傲。“我担心你不会欣赏这本书。”她说。“但这可是我惟一的東西了，”她深深叹了一口气，“你要是能亲眼看见那些可爱的朗读机就好了！我们在伦敦时常用的。”他拿起那书读了起来，《胚胎的化学和细菌学条件设置》、《胚胎库贝塔人员实用说明书》。光是读标题就花了他一刻钟。他急得把书扔到地上。“讨厌，讨厌的书！”他哭了起来。孩子们仍然到处在唱那支嘲讽的歌，他们还经常取笑他的破衣服。可琳姐却不知



道怎么补衣裳。她只得告诉他在她以前的那个地方,衣服破了就扔掉买新的。“破烂儿,破烂儿!”孩子们冲他喊。“可是我会读书,”他在心里安慰自己,“但他们不会,连什么是读书都不知道。”他们嘲笑他的时候,他就努力地想着读书,用这个来安慰自己,这样他就可以装作不在乎。于是他又向琳姐要回那本书。

孩子们越是嘲笑他,对他指指戳戳,他读书越是用功。于是他很快就学会了那些字,就连最长的字也会了。但他只是会读会写,却不明白这些字的意思。他只能问琳姐,可她大部分也答不上来。即使能答上来,也解释不清楚。

“什么叫化学药品?”比如,他有时问。

“哦,像镁盐,像保持 δ 和 ε 们瘦小落后的酒精,像制造骨头的碳酸钙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化学药品。”

“可化学药品是怎么造出来的呢,琳姐?它们从哪里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它们装在瓶子里,要用就去取。瓶子空了,就到药品仓库去要。我想应该是药品仓库的人制造的,或者是他们打发人到工厂去取的,这个我不知道。我可从来没有搞过化学。我一向只研究胚胎。”

他问她其他问题时,她的回答也多半如此。琳姐好像很多东西根本就不知道。而印第安村老年人的回答相对就要确切得多。

“人和一切生物的种子、太阳的种子、大地的种子、天的种子都是阿沃纳微罗那用繁衍神雾创造出来的。现在世界有四个子宫,他把种子放进了最低的子宫里。种子渐渐成长……”

有一天(约翰后来才算出那是他 12 岁生日后不久),他回家发现寝室地上多了一本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书。那是本很厚很古老的书,书脊都叫耗子给咬坏了。有些书页也散了,还皱巴巴的。他拣了起来,看了眼那书的封页,上面印着“威廉·莎士比亚全集”。

琳姐躺在床上,喝着一杯那种气味难闻的美似可。“书是波培拿来的。”她说。她的嗓子又粗又哑,仿佛那已不是她的声音了。“说是从羚羊圣窟的一个箱子里找到的,据说已经放那儿好几百年了。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瞧了瞧,这上面写的全是废话,不文明,没啥意义,但用来给你读书练字,还是可以的。”她喝完最后一口,把杯子扔在地上,翻了个身,打了一两个嗝,就睡着了。

他随便翻了翻书。

不,而是生活在油渍斑斑汗臭熏人的床上。

浸渍在腐败、调情和做爱里,下面是恶心的猪圈

……



这些奇怪的语言在他心里直翻腾，就好像滚滚雷霆在震撼他的心；好像夏令舞会上的大鼓——要是鼓声也能表情达意的话；好像那唱《玉米之歌》的男声，很美，很美，美得叫你直想哭；又好像老米季马摇晃着羽翎、雕花手杖、石头和骨头这些东西时所念的咒语——佳特拉、其录、喜洛亏、喜洛亏、凄哀、喜卢、喜卢、其托——但比那咒语要好听得多了，因为它含有更多的意思，而且是专说给他听的；说得好极了，而且让人听得似懂非懂，就像一种美丽诱人的咒语，是关于琳姐，关于琳姐躺在那儿打呼噜，关于床前地上空杯子的，是关于琳姐与波培的。

他发觉自己越来越恨波培了。他觉得他的笑脸仍掩盖不了他是个恶棍的本质。一个不懂悔改、只知道欺诈的、荒淫的、狠毒的恶棍。那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似懂非懂，只觉得那话有很大的魅力，老在他脑袋里回响。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以前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恨过波培；没有真正恨过他，是因为他表达不出那种恨到底有多深。可现在他知道了这些咒语，它们像鼓点，像歌声，像魔法。那个奇怪的故事和它里面含的这些咒语（那故事他虽也不大清楚，但照样觉得非常非常精彩），给了他仇恨波培的理由，使他的仇恨更真实，甚至使他能更真实地看清楚波培了。

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了自己最不愿看到的一幕。那天玩

要回来，里屋的门开着，他看见了床上睡着的两人——雪白的琳姐和她身边黝黑的波培。波培的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脖子，另一只黑手放在她的乳房上，他那长辫子缠着她的喉头，就像是条黑蛇要缠死她似的。波培的大葫芦和杯子放在床边的地面上。琳姐还在打着鼾。

霎时他的心就像被人掏空了，只剩下个洞。他觉得心空了而且发冷，一阵突如其来的恶心让他觉得晕眩，他紧靠着墙才能站稳。“不肯悔改的、欺诈的、荒淫的……”那句话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像嘭嘭的鼓声，像讴歌玉米的歌声，像咒语在他脑海中翻腾。他浑身的血液沸腾了起来，只觉一腔血直往脑门上冲，整个面颊也红得像在燃烧，他觉得整个屋子在他面前旋转起来，变暗了。他咬牙切齿。“我要杀死他。我一定要杀死他，”他不停地自言自语，突然脑海中浮现出更多的话，“等他在酗酒昏睡，或怒不可遏的时候，等他躺在凌乱的床上贪欢的时候……”

咒语在给他出主意，咒语解释了命令，并发出了命令。他轻声退回到外面的屋子。“在他酗酒昏睡的时候……”他看到了放在火炉边的切肉刀。他把刀子握在手里踮起脚尖又走到了门边。

“在他酗酒昏睡的时候，酗酒昏睡的时候……”他冲过房间，一刀刺下去，啊，血！——又捅了一刀，波培惊醒了。他举起手还想往下捅，手被牢牢抓住了——哦，哦！——被扭开了。他动弹不得，也逃不了。波培用那双黑黑的小眼睛



逼视着他的眼睛。他赶快把头扭到一边。波培的左肩被刺了两个小口。“啊，看！血！”琳姐在叫喊，“看那血！”

她从来受不了流血的惨相。波培举起了另一只手——约翰以为这手会落在他身上，便僵直了身子，准备挨打。但是那手只是把他的脸扭了过来，使他不得不正视波培的脸。他们俩瞪视了许久，久到他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波培却哈哈大笑。“走吧，”他用一种印第安语说，“走吧，勇敢的阿海优塔。”约翰飞快地逃到另外那间屋子藏起自己的眼泪。

“你 15 岁了，”老米季马用印第安话告诉他，“你现在可以学抻泥土了。”

两人走到江边，蹲下来就开始了工作。

“首先，”米季马从江里捞起一团湿泥说，“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月亮吧。”老头把手里的泥捏成一个圆饼，再把饼边的一角竖起，月亮就又成了一个浅杯。

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照着老人的动作做，可手还是那么笨拙。

“月亮，杯子，现在是蛇。”米季马又用另一块泥土搓成了一根细细的长条，然后再盘成一个圆圈，最后把它紧压在杯口上。“然后再来一条蛇，又一条，还来一条。”米季马一圈一圈地捏出了罐子的边。那只罐子原本是窄小的，现在被压得鼓了起来，可到了罐口又变窄小了。米季马边挤压，边拍打，边抹，边刮，最后那罐子就成形了，跟马尔佩斯常见的那

种水罐一模一样，只是颜色是奶油白，而不像平常用的那种黑色，而且感觉也是软的。约翰捏的罐子同米季马的摆在一起，就像是对米季马的罐子的歪扭的一个摹本。他看着这两个差距很大的罐子，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再做就会好一些的。”他说，开始和起了另一块泥。

转弄，成型，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手变得轻巧、有力了——这给他带来了成就感和快乐。

“A 呀 B 呀 C，维呀他命 D，”他边做边唱。“脂肪在肝中，鲎鱼在海里。”米季马也跟着唱了起来——那是首有关杀熊的歌。他们俩不知不觉地工作了一整天，但这一天都让他感到强烈的令人陶醉的欢乐。

“到了明年冬天，”老米季马说，“我再教你学做弓吧。”

他一直站在屋外。过了很久，里面的仪式终于结束了，门开了，人们陆续走了出来。科特路走在最前面。他的右手握得紧紧的，伸在前面好像拽着什么宝贝似的。季雅纪美紧随其后，她也保持同样的姿势。他们俩默默地向前走，身后跟着一大群嫡、堂、表兄弟姐妹和所有的长辈。

他们出了印第安村落，穿过石源，来到悬崖边，迎着清晨初升的太阳站住了。

科特路摊开手掌，露出一把白森森的玉米面，然后把手举到嘴前轻轻地一吹，喃喃地念了几句，那白色的粉末就向着太阳飘去。季雅纪美也如此这般照做。然后她父亲走过



来,举起一根带羽翎的祈祷杖,做了一个很长的祈祷,然后把那杖也随着玉米面扔了出去。

“礼成,”米季马大声宣布,“你们俩正式成为夫妻了。”

“礼成了。”人们转过身来。琳姐说:“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话:这种仪式好像有点小题大做了。在我们那儿的文明社会,一个男孩子想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只需要……喂,你要去哪儿,约翰?”

约翰不管她的呼唤,拼命往前跑,他想跑得越远越好,跑啊跑,跑到只有他一个人的地方去。

礼成。老米季马的话在他的心里回环。礼成,礼成……他曾经默默地爱过季雅纪美,是默默地、远远地,但是热切地、不顾一切地爱过。但现连惟一的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她已和别人“礼成”了。那年他 16 岁。

在月圆的日子,羚羊圣窟里就会有人来倾诉秘密、完成秘密和产生秘密。人们到那儿去,去羚羊圣窟,去时还是孩子,回来却成了成人。男孩对此是既害怕又渴望,那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当太阳落山月亮升起后,他跟别人去了。有几个男人的黑影在圣窟门口晃动,梯子往下一直伸到那有红灯的深处。有几个男孩带头开始往下爬。一个男人突然走了过来,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出行列。他挣扎着往行列中挤去。可那人摸到他,扯住他的头发。“你没有资格,小白毛!”“那母狗下的崽没有资格!”有人在附和,男孩子们捧腹大

笑。“滚！”因为他仍死命往人群中钻，不肯离开，人们就又叫了起来。有人索性弯腰拣块石头朝他扔。“滚，滚，滚！”石头就像流星一样飞过来，他流着血逃到了阴暗处。红灯照耀的圣窟里开始传来歌声，最后一个男孩也已经下了梯子。现在他是完全孤独了。

就在印第安人村庄外面那光秃秃的石源平顶上，他感到了真正的孤独。月光下的岩石像漂白了的骷髅。高崖下的山谷里，时时传来郊狼的嚎叫。他觉得那还在流血的伤口很疼。他开始抽泣了，并非只是来自身上的痛，而是因为孤独。他一个人被赶到了这充满了像骷髅一样的岩石和惨白月光的世界。他在悬崖边背着月光坐下。他向下看看石源漆黑的影子，那像是死亡的影子。他只要往前轻轻迈一步，然后轻轻一跳……他把自己的右手伸进月光里。手腕上的伤口还在滴血，几秒钟滴一滴。一滴，一滴，又一滴。明天，明天，还有明天……

他已经看到了时间、死亡和上帝。

“孤独，永远孤独。”小伙子说。

这话在伯纳心里引起了一种凄凉的反响。孤独，孤独……“我也孤独，”他说，不自禁地说了句真心话，“孤独得可怕。”

“你也孤独吗？”约翰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我还以为在那边……我是说琳姐总说那边的人从来不会孤独。”



伯纳感到不好意思了。“你看，”他嘟哝说，眼睛不敢正视他，“我想，我也许跟我那儿的人不一样。如果一个人换瓶时，就有了不同……”

“对，说得真好。”小伙子马上赞同地点点头。“要是一个人与其他人有了不同，就必定会孤独。人们就会凶恶地对他，就像他们都对我完全排斥一样，你知道吗？别的小伙子都被打发上山去过夜——那是你必须去的，在那儿你可以梦想出很多东西，可你知道吗——他们却不让我一起去，什么秘密都不许我知道。但我自己找到了，”他接着说，“后来我绝食了五天，然后有天晚上我一人偷偷地出去，悄悄地溜进了那山。”他指着那山说。

伯纳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地朝他笑了，“你梦想出了什么吗？”他问。

对方点点头。“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他停了一会儿又低声说，“有一次，我做了一件别人从没有做过的事。一个夏天的正午，我把自己双手分开贴在一块岩石上，就像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

“为什么？”

“因为我想了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滋味。吊在那儿，太阳光照着……”

“可你这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哦……”他想了想说，“因为我在想，既然耶

稣受得了，我也就应该受得了。而且，一个人要是犯了错……更何况我很不幸啊——那也是一个理由。”

“用这种办法来解脱你的不幸似乎有些可笑。”伯纳说。可是仔细一想他又觉得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总比喝唆麻好……

“可一会儿我就会被晒晕了，”小伙子说，“倒在地上。你看看我这还有伤痕呢。”他把额头的那缕厚密的黄发掀起来，右太阳穴上露出了一道灰色的伤疤。

伯纳瞟了一眼，心里一怔，赶快把视线移开。他的条件设置使他不容易产生怜悯之情，但他又十分敏感娇气。提起疾病和痛苦，这让他不但感到恐怖，而且产生抵触，甚至厌恶，像诸如肮脏、畸形或是衰老。他赶紧岔开话题。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回伦敦？”他问道，迈出了他心中酝酿的战役的第一步。其实早在那小房间里，他就猜到了那野蛮人的“父亲”是谁，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在秘密地酝酿着他的战略，“你想去吗？”

小伙子的脸上放出了光彩。“你真的愿意带上我吗？”

“当然，我是说要是我能够得到批准的话。”

“琳姐也去吗？”

“唔……”他犹豫了，没有把握。那个讨厌的家伙！不，休想。除非，除非……伯纳突然想起她那个叫人恶心的模样可能是一笔巨大的资本。“当然。”他叫道，用一种过分的热诚取代刚才的迟疑。



小伙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想到，我平生的梦想现在竟然就能实现了。你还记得米兰达的话吗？”

“米兰达是谁？”

但很显然小伙子并没回答他。“啊，奇迹！”他口里喃喃念着，两眼闪光，而面颊上也泛出了明亮的红晕。“这儿有那么多美好的人！人也是那么的美丽！”红晕突然加深了。他想起了丽英娜，一个穿玻璃绿黏胶衣裳的天使，青春年少和皮肤营养霜使她显得容光焕发、丰腴美艳，还有她那和善的微笑。他的声音开始迟疑了。“啊，美妙的新世界……”他背起书来，突然又打住了。血液好像突然离开了他的面颊，面颊一下子变得苍白似纸。“你和她结婚了吗？”他问。

“什么？”

“结婚。你知道——就是永不分离。用印第安语说：永不分离。婚姻是不能分离的。”

“福特呀，没有！”伯纳忍不住笑了。

约翰也笑了，却纯粹是为这否定的答案而高兴。

“啊，美妙的新世界，”他重复了一遍，“啊，美妙的新世界，有那么多出色的人物。咱们立即出发吧。”

“你说话的方式还真是特别，”伯纳既迷惑又惊讶地盯着小伙子，“不过，等你真正看见新世界时再说，好吗？”

九口

经历了离奇而恐怖的一天后，丽英娜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去享受一个完全的、真正的假期。一回到宾馆，她就吞下了六粒半的唆麻片，躺到床上不到 10 分钟就去遨游月宫了，看样子至少得 18 个小时才能醒来。

旁边的伯纳却在黑暗中发呆似的想着心事，久久不能入睡；但他的失眠并不是毫无收获，在这中间，他终于拟出了一个计划。

第二天上午 10 点，穿绿制服的八分之一混血儿准时下了直升飞机。伯纳站在龙舌兰丛中等着他。

“克朗小姐度唆麻假去了，”伯纳解释道，“我想她五点以前是不会回来的。正好我们有 7 个小时。”

他可以先飞到圣塔菲去办他必须办的事，然后赶在她醒来前回到马尔佩斯。

“她一个人呆在这儿安全吗？”

“跟直升机一样安全。”混血儿向他保证。

两人立即上飞机出发。10 点 34 分，飞机准时在圣塔菲邮局房顶降落。10 点 37 分，伯纳已接通了白厅世界总统办



公室的电话。10点39分,他已在跟总统阁下的第四私人秘书接洽了。10点44分,他在向第一秘书重复他的故事。到10点47分半钟,他耳朵旁就已经响着穆思塔法·梦得弗本人深沉洪亮的声音。

“我斗胆地想问问,”伯纳战战兢兢地说,“阁下是否会觉得这个问题能引起足够的科学兴趣……”

“是的,我想它能够引起足够的科学兴趣,”那深沉的声音说,“你就把这两个人带到伦敦来吧。”

“阁下,但我需要一张特许证……”

“特许的命令,”穆思塔法·梦得弗说,“此刻正在发向保留地总监。你立即去总监官邸取。再见,麦克斯先生。”

电话那端寂静了。伯纳挂上电话,急忙上了房顶。

“去总监官邸。”他对 γ 绿八分之一混血儿说。

10点54分,伯纳已经在跟总监握手。

“很高兴,麦克斯先生,很高兴见到你,”他那宏亮的嗓音带着尊敬,“我们刚收到了特别命令……”

“我知道,”伯纳截断了他的话,“我刚才已经跟总统阁下通过话。”他一屁股坐进了椅子。他那厌烦的口气好像他习惯于每周七天都跟总统阁下通话似的。“请你马上采取必要措施,马上!”他特别强调马上,他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

11点零3分,所有的文件就已经都装进了他的口袋。

“再见。”他居高临下地对总监说。总监一直恭敬地把他

送到电梯门口。

他走回宾馆,洗了澡,做了真空振动按摩,用电动刀刮净了胡子,听完了早间新闻,再看了半小时电视,才慢条斯理地开始吃午饭。两点半钟他跟八分之一混血儿已经站在了马尔佩斯。

小伙子在招待所门外。

“伯纳,”他叫道,“伯纳!”没有人回答。

小伙子因为穿着鹿皮靴,所以走路没有一点声音。他跑上台阶,拽了拽门把,门没开。

他们走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他所遇见的最难过的事。丽英娜请他来看他们,可他们却不辞而别了。他蹲在台阶上哭了起来。

半小时后他想起朝窗户里望望,赫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绿色手提箱,箱盖上印着 L.C.,这是名字的简写。顿时,欢乐就像火焰一样从他心里燃起。他拿起一块石头。砰的一声把窗户给砸碎了,玻璃叮叮当当地落在地上。随后他就进了屋子,打开绿色的手提箱,立即飘出了丽英娜的香水味。那香味立刻浸入他的肺叶,要知道那是丽英娜的香味呀。他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几乎要晕了过去。他把整个身子都趴在那口宝贵的箱子上,摩挲着,翻来覆去地看,还放到光线底下审视。

他起初对丽英娜那条用来换洗的新款天鹅绒短裤上的拉链搞不懂,等他明白怎么用的,就觉得真是好玩:拉过去,



拉过来,再拉过去,又拉过来,他简直为这游戏着迷了。他觉得丽英娜那双绿色拖鞋是他生平见过的最精美的东西。他又翻开了一件贴身拉链衫,不禁羞红了脸,赶快扔到一边。但忍不住拿出一条人造丝手绢亲吻了一下,还把一条丝巾绕到脖子上。他找出一个奇怪的盒子,一打开一股香粉喷了出来,喷得他手上到处都是。于是他把它擦在了胸口、肩膀和胳膊上。多妙的香味!他闭上眼睛,用自己的脸贴在擦了粉的胳膊上。当滑腻的皮肤紧贴他的脸时,那熟悉的粉香透入他的鼻子——就像活生生的她呀。“丽英娜,”他轻声呼唤,“丽英娜!”

突然有些响动吓了他一跳,他急忙心虚地转过身,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地塞回手提箱,盖上盖,又侧耳听了听,到处看了看。可是没有活动的迹象,也没有什么声音。但他确信刚才确实听见什么——像是人的叹气声,又像是木头的嘎吱声。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轻轻地拨开了道缝,发现外面正对着一个宽阔的梯口平台,平台对面是另一道虚掩着的门。他好奇地走过去推开门,偷窥起来。

竟然是丽英娜!她躺在矮床上,睡得正酣。她只穿一件粉红拉链睡衣,床单被掀在一边。蓬松的秀发衬着她的脸,愈发美丽!那涂成粉红的脚趾,那安详的睡容,就像婴儿一样让人动心;还有那软弱松垂的手,柔软的胳膊,显得那么坦然而又是那么的无助。他被眼前的一切感动得不禁热泪盈眶。

他采取了很多的预防措施——其实这都是多余的,因为丽英娜是无法从预定的唆麻假日提前惊醒的,除非开枪。他走了进去,轻轻地跪在床边,十指交叉,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她的眼睛。”他喃喃地自语,“你总在谈论着她的眼睛、头发、面容、步态、声音。啊,还有她那纤纤玉手!在那双纤手面前,即使再白的东西也只是污秽,写下的也只是自我谴责;哪怕是初生小天鹅的茸毛,跟它比起来,也显得粗糙了……”

一只苍蝇在丽英娜头上嗡嗡地飞来飞去,他赶快抬手将它轰走。他忍不住想:“即使是朱丽叶皎洁的纤手上飞来的苍蝇也可以从她唇上盗窃永恒的祝福,而她,却会因纯洁的处女娇羞而感到脸红,就像被苍蝇吻到也是种罪过……”

他缓缓地将手伸过去,就像她是一只胆怯却又充满危险的鸟,他想抚摩一下却又胆怯。他的手一直悬在空中颤抖着,离她那搭拉在床边的手指只有一寸,他能用自己卑贱的手指去亵渎吗?不,他不敢。那实在太危险。他的手在差不多就要碰到了的时候,无力地垂了下来。她是多么美丽!多么动人!

他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只要扯住她脖子边的拉链钮,往下使劲一拽……他闭上眼睛,使劲摇了摇头,像一只刚从水里冒出的落水狗一样晃着耳朵。多可耻的想法!他为自己感到羞耻,拼命地想把这念头赶出脑子。

纯洁的处女娇羞……空气里又传来嗡嗡声。是有苍蝇想盗窃永恒的祝福?还是黄蜂?



他抬头望了望四周,什么也没发现。但那嗡嗡声越来越大,好像就在那百叶窗外面。飞机!他意识到,然后狼狈不堪地跳了起来,像猴子似地从敞开的窗户跳出去逃回了另一间房。当他正在那两旁长满高高龙舌兰的小径上狂奔时,伯纳正从直升飞机上走下来。

十口

布鲁姆斯贝里中心,4000 个房间里的 4000 座电钟的指针都指在了 2 点 27 分。这座“工业的蜂巢”(主任喜欢这个名字)正嗡嗡地忙碌着。大家都在忙,凡事都有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显微镜下放大的精子正扬着脑袋,使劲甩着长长的尾巴,拼命地往卵子里钻。卵子一下膨胀起来,然后分裂开,若是经过波坎诺夫斯基化过的,则在萌蘖,分裂成无数个胚胎。自动扶梯正从社会条件设置室里呜呜地驶进地下室。昏暗的红光下,腹膜垫上的胚胎,冒着蒸熏样的热气,饱食着代血剂和荷尔蒙长大,长大。要是中了毒就会变异成发育受阻的 ϵ 。在轻微的嗡嗡声和轧轧声中,带着那些重新获得的永恒,瓶架在一周又一周,以难以觉察的速度向前移动着。直到有一天,一声害怕而吃惊的尖叫声从换瓶室里新换瓶的胎儿口中发出。

呜呜的发电机响从地下室下层传来,电梯还在匆忙地上下移动。这时 11 个楼层的孵化室已经全部到了哺育时间。1800 个婴儿正同时从 1800 个瓶子里吮吸着各自那一品



脱消过毒的外分泌液。

楼上的 10 层宿舍里,那些幼小得还需要午睡的男童和女童也一样很忙碌,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他们只是在不自觉中接受睡眠教育期间安排的卫生课、社交课、阶级觉悟课和幼儿爱情生活课。再往楼上走,有 900 个略大点的正在玩着积木和胶泥的儿童,他们有的还在玩“找拉链”和性爱的游戏。

嗡嗡嗡,蜂巢在忙碌地、欢快地吟唱着。姑娘们在照看试管的同时,嘴里哼着欢乐幸福的歌;条件设置工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吹口哨。而在换瓶室里,那些被换空的瓶子上空,还有很多有趣的谈笑在进行!但是主任和亨利·福斯特却是绷着脸一本正经地走进授精室。

“他确实是个榜样,”主任说,“因为这里培养出的高种姓人员要比中心的其他任何单位都多得多。我让他两点半准时到这儿来见我。”

“他做得还不错嘛。”亨利装作很宽容的样子虚伪地说。

“我很清楚这点,就是因为如此,才要更严格地要求他。一个人在智力上的优势意味着相应地要有更高的道德责任。越有才华的人,越容易把别人引上错路。让他个人受点苦总比让大家都失败强。考虑问题要理性不能太感性,福斯特先生,你要清楚,比起离经叛道来,一切错误都算不了什么。谋杀只会死个别的人,而个别的人,说到底,算不了什

么。”他扬了扬手，指着那一排排的显微镜、试管和孵化器。“我们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制造出一个新的个体——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但离经叛道带来的灾害却是给整个社会的，是的，整个社会。”他又重重地重复了一句，像是在肯定自己英明的判断。“哦，他来了。”

伯纳已经到了，从一排排授精员旁经过时，他故意用一种洋洋得意和自信的神态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他说：“早上好，主任。”声音高得惊人，可能觉得自己失态了，为了掩饰，他又放低声音说：“是您找我来这儿谈话吗？”可这像耗子叫似的声音又柔和得可笑。

“是的，麦克斯先生，”主任摆高姿态说，“是我叫你来这儿见我的。而且我知道你的假期昨天已经结束了，你晚上就回家了。”

“是的。”伯纳回答。

“是——是的。”主任拉长了声音，那是种像蛇爬时发出的嘶嘶的声音。随即又扯开了嗓子，“女士们，先生们，”整个一个高音喇叭，“女士们，先生们。”

本在对着试管上空唱歌的姑娘们，和心不在焉吹口哨的显微镜工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都停了下来。四周一片寂静。大家都环顾着四周。

“女士们，先生们，”主任再重复了一句，“很抱歉，我打断了你们的工作。但我只是出于一种痛苦的责任感。因为有



人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造成了危险。是的，危险。女士们，先生们。”他把手指向伯纳。“就是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这个 α^+ 原来得到的很多，所以，我们对他有理由要求很多。你们的这位同事——我现在也许应该改称他‘这位以前的同事’？——辜负了大家对他的信任。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和唆麻所持的异教徒式的观点，由于他不检点的性生活和恬不知耻，而且他也忘记了我主福特要求下班后的行为要‘恰如婴儿’的教导（说着主任在空中画了一个 T 字），他的行为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他已成为了社会的公敌，而且破坏了一切秩序和安定，女士们，先生们，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抗文明的阴谋家。因此，我建议开除他，把他从这儿踢出去，让他身败名裂。我们应该立即向上级申报，把他调到最底层去，为了让对他的惩罚有利于社会，应该使他远离重要人口中心。像在冰岛，他就不会有太多机会，用他那些出格的行为来诱惑别人走上邪路。”主任停了下来，双手交叉在胸前，得意洋洋地转向伯纳。“伯纳，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我想你没理由反对我所做出的处分吧？”

“不，我有理由。”伯纳理直气壮地回答。

主任似乎有点惊讶，但仍气定神闲地说：“那你来说说吧。”

“当然要说，但我的理由还在外面过道里，请稍等。”伯纳匆匆来到门边，打开了门。“进来。”他朝门外命令道，他的“理由”便走了进来。

大家都倒吸了一口气,感到一阵惊愕和恐怖,人群开始传来窃窃私语;一个姑娘甚至尖叫起来;还有人为看得更清楚站到了椅子上,却不小心打翻了旁边两根满是精子的试管。在这些青春矫健的身影和漂亮的面孔间,走来了一个离奇可怕的中年怪物,面目浮肿、肌肉松弛——是琳姐进来了。她很风骚地笑着,但那笑反让人觉得做作、恶心。她还边走边晃着她那巨大的臀部,以为自己这就是柳腰款摆,风流迷人。伯纳走到她身边。

“就是他。”伯纳指着主任对她说。

“你以为我认不出呀?”琳姐很气愤地反问,然后回过身对着主任,“我当然认得出你,汤玛金,不管在哪里,即使你化为灰我也认得出你。但你也许不记得我了。你还记得吗?你忘记我了吗,汤玛金?我是你的琳姐啊。”她朝他歪着头微笑着。可那微笑在主任那呆滞还带点厌恶的表情下,慢慢失去了自信,并且犹豫了起来,最后消失了。“你不记得了吗,汤玛金?”她用颤抖的声音再次追问。她的眼光里充满了焦急和痛苦。那张肮脏松弛的脸更加扭曲了,发出一声极端凄烈的怪笑。“汤玛金!”她张开双臂。有人忍不住“哧”地笑出了声。

“你这是干什么?”主任终于开口了,“这个吓人的……”

“汤玛金!”她朝他跑了过来,身后还拖着毛毡,她用双臂紧紧搂住了他的脖子,然后把脸埋在他的胸前。



大家终于无法抑制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种恶作剧太恶劣了！”主任大叫起来。

他满脸涨得通红，可怎么也挣脱不了她的拥抱。她抱得太紧了。“我是琳姐，我是琳姐啊。”她的话淹没在众人的大笑声中。“你还让我怀上了孩子，”她突然的尖叫使哄堂大笑戛然而止，转瞬就是一阵骇然的寂静，大家突然变得狼狈起来，目光闪烁游移，无所适从。主任也被她的话吓白了脸，停止了挣扎，呆住了，双手用力抓住她的手腕，死死地盯着她。“是的，你有个孩子——而我是他的母亲。”她挑衅似地在寂静中吐出这个猥亵的词。说完她放开了主任，一阵羞耻向她袭来，双手掩面抽泣了起来。“可这并不是我的错，汤玛金。你知道我一直坚持做操。是吧？是不是啊？一向做的……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做母亲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就好了，汤玛金……但儿子却是我最大的安慰。”她转身冲着门口叫道：“约翰！约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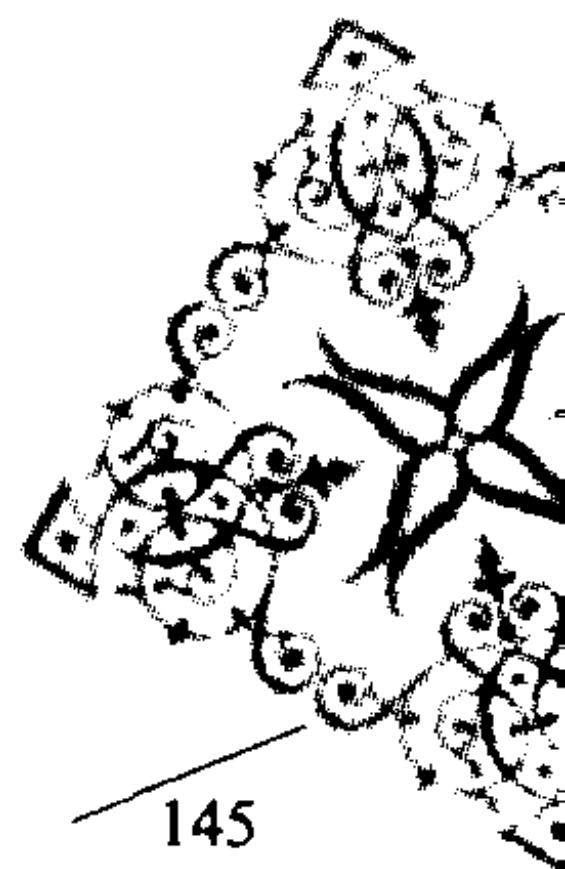
约翰应声走了进来，在门口站了会儿，朝里面望了望，然后迅速穿过了过道，他穿了双鹿皮靴，所以脚下没有一点声响。他来到主任面前，双膝一跪，还清脆地叫了一声：“爸爸！”

这个看来猥亵得可笑的字眼，打破了原本的难堪和紧张，因为毕竟“爸爸”引起的联想跟生育的可憎和道德的邪恶还是隔了一层；这虽然是个不太文明的用语，却也只是显得肮脏而没有涉及淫秽。

这个显得可笑、肮脏的字眼缓和了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紧张。大家又笑开了，这次是哄堂大笑，而且近乎歇斯底里。笑声一浪高过一浪，没完没了。我爸爸——而那爸爸竟是主任！我的爸爸！啊，福特！啊，福特！太精彩了，确实是！又是一阵哄笑和吼叫，脸皮都感觉要笑破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又有六支精子管掉到地上了。我的爸爸！

主任的脸上没有了一丝血色，用他那近乎疯狂的目光四处扫射，他被大伙的笑声羞得不知所措，心里感到异常痛苦。

我的爸爸！本来好像就要平静的场面又爆发出了更大的哄笑，而且更响。主任双手抱住脑袋冲了出去。



十一□

授精室的那一幕很快就传了出去，伦敦的上流社会都迫不及待地想见识一下这位奇人。那野蛮人竟然敢跑到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现在只能说是前主任了，因为这可怜的人随即就辞了职，而且再也没有进过中心——的面前，扑通一下跪下，还叫他“爸爸”。这是出令人不可置信的精彩的恶作剧，反而是琳姐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人想要看看她。称人做妈妈，本来就是一种过火的玩笑，是一种亵渎。何况她也是个从瓶子里孵化出来的设定过条件的人，而不是个真正的野蛮人，所以也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好奇。最重要的是她那副模样——这才是人们不想见到她的真正理由。中年发胖，臃肿的身材，满口坏牙，还有那满脸的斑。她那身材呀，让人见了就想呕，是从心眼里的一种厌恶。因此，那些自认优秀的人都决不愿见琳姐。而琳姐也没有想过要去见他们。因为对她来说，回归文明就意味着回归唆麻，不但可以天天躺在床上光明正大地享受唆麻假日，而且也不会像喝了美似可后醒来那样觉得头痛、恶心、想呕吐，甚至还觉得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可耻罪行一样，在别人

面前抬不起头。唆麻从不给人开这种刻薄的玩笑。它赐予的假期是完美的,即使要说次日早上会有些不愉快,也只是由于觉得现在不如唆麻假日那么快活而已。只要继续度假就会回归快乐了。于是她贪婪地沉浸其中,天天吵着要增加唆麻的剂量和次数。医生起初反对,后来就随她的意了,以至她一天竟吞下达 20 克的唆麻。

“这样下去只要一两个月她就会死的。”医生跟伯纳透露了实情,“因为,当有一天她的呼吸系统中心瘫痪了,再也不能呼吸,她也就彻底完了。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当然要是我们能够使她返老还童,那又当别论,可惜不能。”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都觉得琳姐在度唆麻假不出来惹麻烦是件好事),约翰站出来反对。

“我们这么做岂不是在缩短她的寿命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医生点了点头,“但从另一角度来说,我们却是在延长她的寿命。”小伙子听得糊里糊涂的,瞪大了眼。“唆麻虽然是让你短几年寿命,”医生继续说,“可是,只要想一想它给你的时间以外的悠久岁月,那就无法计量了。要知道在每一次度唆麻假时,我们祖先的眼里看到的都是永恒呢。”

约翰有些明白了。“原来所谓的永恒只存在我们嘴和眼睛里。”他喃喃地说。

“你在说什么?”

“哦,没什么。”



“当然，”医生继续说，“有工作做的人，你就不能打发他到永恒去，但她却是个没有什么正经工作要做的人……”

“可我还是，”约翰坚持说，“觉得这样做不合适。”

医生闻言耸了耸肩。“好吧，要是你想她一天到晚跟疯子似地叫喊，喊个没完的话，你可以……”

约翰想想只好让步了，琳姐仍然得到了大量唆麻。从那以后，她就永远呆在伯纳 37 楼公寓房间的床上，收音机、电视机永远是开着的；印度薄荷香水，也成天滴着；唆麻片随手可取——她就呆在那儿，但实际上又不在那儿。因为她永远在远方度假，在另一个虚无缥缈的并不存在的世界。在那儿，收音机的音乐就像一个五彩的深渊，一个有着滑音演奏的悸动的深渊，然后通向一个阳光明媚的绝对的信念中心（中间也有许多美妙的曲折）；在那儿，电视机里闪烁的形象全是些美妙绝伦的，那些出现在歌唱感官片里的演员；在那儿，滴下的印度薄荷也不只是种香水，更是阳光，还像是 100 万只色唆风，也是跟她做爱的波培，只是比那些还要美妙上百倍、上千倍，那种美妙是无法形容的而且永无止境。

“没错，我们是无法让她返老还童。但我仍然高兴。”医生最后总结说，“因为这让我有了个人类衰老后的标本。真是谢谢你找了我。”他亲热地握着伯纳的手。

于是约翰就成了人们以后关注的焦点。由于要见约翰必须通过公认的监护人伯纳，伯纳一下子发现自己似乎成

了个风云人物,因为人们开始讨好他,而不再像以前那样鄙视他。

人们不再谈论起他代血剂里的酒精和他的外表了,连亨利·福斯特也一改常态,对他亲切起来。本尼托·胡佛送了他六包性激素口香糖当作礼物,命运预定局局长助理则几乎是媚态地求伯纳同意他去参加他的晚会。至于女人嘛,那更是唾手可得,只要伯纳愿意。

“我获得伯纳的邀请了,下周三去见野蛮人。”樊妮很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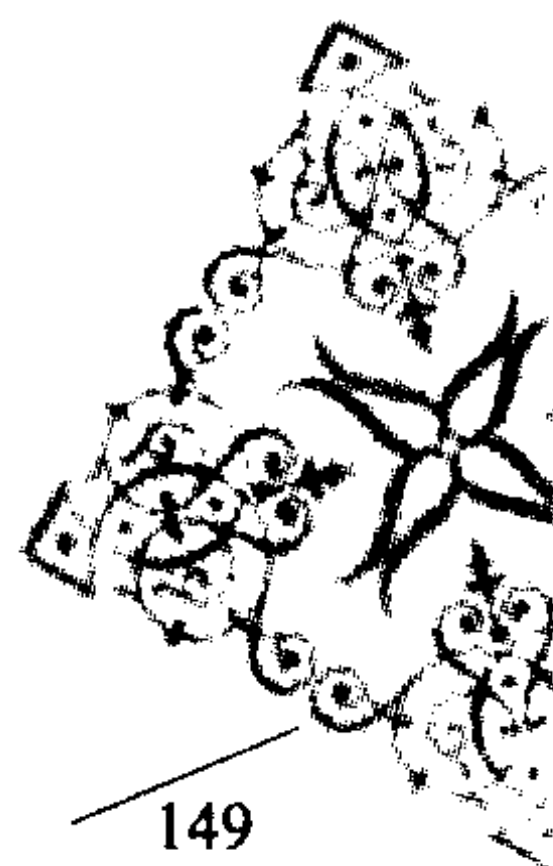
“我也替你高兴,”丽英娜说,“现在你不得不承认你当初对伯纳有成见吧。其实他挺不错的。”

樊妮点头表示同意。“而且我不得不说,”她说道,“我是有些惊讶,但还是很高兴。”

装瓶车间主任、命运预定主任和授精司长的三位助理,情感工程学院的感官片教授,西敏寺社区歌咏大厅经理班克·诺夫斯基——这些不过是伯纳重要的会见人物名单上很少的一部分。

“这一周我泡了6个姑娘,”他私下跟何姆霍尔茨·华生说。“星期一一个,星期三两个,星期五又有两个,星期六还有一个。而且只要我有时间或乐意的话,少说也有12个姑娘急不可待地送上门……”

何姆霍尔茨·华生拉着脸,不为所动地听他吹嘘。伯纳开始生气了。



“你是不是妒忌了？”他说。

何姆霍尔茨·华生摇摇头。“我只是觉得有点悲哀而已。”他说。

伯纳气得扭身就走。以后我再也不会理你，他心里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伯纳整天被成功的喜悦包围着，这使得他向这个一直让他感到不满的世界妥协了，他觉得一切就像美酒。只要社会承认他的重要性，他就觉得社会的一切秩序都是好的。

尽管这些让他和世界和解了，可他仍然保留自己对现存秩序批判的权利，因为这种特立独行的批判让他感到自己的地位提高了，而且也更显得自己伟大了。更何况他内心觉得有些东西确实是应当批判（可同时他又喜欢做成功的人，得到想要的姑娘）。他在那些因为想见野蛮人而极力讨好他的人面前，总是装作一副离经叛道的挑剔者。那些人当面毕恭毕敬地听着，背后却断言“那小子肯定没好下场”。他们就想看他的倒霉相。“到那时就再也不会再有另一个野蛮人来帮他脱险了。”他们一致认为。尽管这样，但只要是那个野蛮人还在，他们还是得对他客气。而他正是在那些人的客气中自我膨胀，觉得飘飘然，快乐似神仙。

“比空气还轻呢。”伯纳说这话时指了指天。

天上有一颗闪着玫瑰色光的珍珠，那是太阳下的气象

部门的探索气球,就飘在他们头顶。

“……对这些野蛮人,”伯纳指着它说,“我们应该向他们展示我们的整个文明生活……”

说这话时,他们正在向野蛮人展示他们文明世界的鸟瞰图——站在切林T字架的平台上往下看。两个向导是航空站站长和现任气象专家,但伯纳却是话最多的。他显得很兴奋,甚至飘飘然,就像来访的是某个国家总统。

一艘从孟买来的绿色火箭从空而降,乘客陆续下了火箭。8个乘务员的脑袋从舷窗里探出来,那是一群身穿咔叽制服而且一模一样的德拉维黛多生子。

“时速达1500公里,”站长一副炫耀的神态,“你觉得怎么样呢?野蛮人先生。”

约翰觉得还不错。“但是,”他说,“爱丽尔绕地球一圈只要40分钟啊。”

“不可思议的是,”伯纳把这些写进了给穆思塔法·梦得弗的报告里,“野蛮人对这些文明世界的种种发明创造一点都不觉得稀奇,更没有对此产生敬意。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事实:一个叫做琳姐的女人早将这一切告诉过他。琳姐是他的母亲……”

(看到这儿,穆思塔法·梦得弗不禁皱了皱眉。“那傻瓜不会认为我这么矫情,连看到‘母亲’两个完整的字都会让我受不了吧?”)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将他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他



称之为‘灵魂’的东西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认为那是种完全独立于物质环境之外的东西。我想为他指出他的错误……”

总统觉得这些文字很乏味,于是跳过去翻到下一页想找些有趣的、具体的东西,眼光突然扫到了几句显得不太寻常的话。“然而我自己也必须承认,”他读出了声,“其实我也赞同野蛮人的观点,文明世界的婴儿期太过轻松平淡,就像他说的,不够曲折充实,因此,恕我冒昧进言……”

这话让原本有些恼怒的穆思塔法·梦弗得又开心了。这家伙竟然还敢一本正经地来教训我——还想奢谈社会秩序,莫名其妙,是不是疯了。“我要让他尝点苦头。”他自言自语道,“但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然后就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那是一家属于电气设备公司的直升飞机灯座生产的小厂。技术总管和人事经理亲自来房顶迎接他们(看来那封广为传阅的推荐信奏效了)。他们一起下楼进了厂。

“每一个程序,”人事经理讲解道,“都尽可能安排一个波坎诺夫斯基组来完成。”

于是他们在这儿看到的结果就是:83个塌鼻子、短脑袋和黑皮肤的 δ 在操作冷轧;56部四轴的卡模铣床由56个长着鹰钩鼻、麦黄皮肤的 γ 负责;铸工车间里呆着107个有高温条件设置的塞内加尔 ϵ ;33个车螺丝的 δ 女性,清一色长脑袋,沙色头发,窄小的臀部,而且连高度都统一在1米69

(要有误差也在 20 毫米以内); 有两组矮个儿的 γ^+ 则在装配车间的两张相对摆着的矮工作台上装配发电机, 零部件在两者间的传送带上移动; 47 个金发白肤的工人对面是 47 个褐色皮肤的, 47 个鹰钩鼻对着 47 个狮子鼻, 47 个后缩下巴的对着 47 个前翘下巴。最后组装完的机件又由 18 个多胞胎似的着绿色 γ 服的棕发姑娘来检验, 然后交给 34 个短腿的左撇子 δ^- 打包装箱。最后的搬运工作则是由 63 个蓝眼睛、亚麻色头发、一脸雀斑半白痴状的 ε^- 来做。至此, 整个工序就算是完了。

“啊, 真是个美妙的新世界……”有些带有恶意的东西在记忆中苏醒, 那野蛮人不自觉地背起了米兰达的话。“啊, 美妙的新世界, 如此多出色的人物。”

“而且我可向你发誓,” 他们离开时, 人事经理很得意地说, “我们的这些工人从来不会出乱子。我们还发现他们……”

当他还在眉飞色舞地吹着, 那野蛮人突然冲进旁边一丛桂树后剧烈地呕吐起来, 仿佛自己正处于大气漩涡的直升机中一样。

“那个野蛮人,” 伯纳继续写他的汇报, “他不肯再用唆麻, 而且为他的母亲……琳姐一直逗留在唆麻假中感到痛心。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 虽然在我们看来他的母亲……形老色衰, 让人厌恶, 但野蛮人却对她有种很强烈的依恋, 会



常常探望她——这是件有趣的事，这似乎证明了早期形成的条件反射好像能抑制本性的冲动，甚至克服它（在这里，就是对可厌的东西本能厌恶的一种回避）。”

他们的飞机降落在了伊顿公学的一个屋顶。对面白花花的阳光下是 52 层的路普顿大厦，整座大厦就像是个发光的球。公学在大厦的左面，右面的学校社区歌咏大厅是一幢幢由钢骨水泥和维他玻璃组成的摩天大楼。有座古老而奇特的福特铬钢塑像肃穆地立在方形广场的正中。

在这里，公学的院长嘉福尼博士和校长季特女士接见了他们。

“你们这儿有多生子吗？”一开始，野蛮人就对这个问题很担心。

“哦，不多。”院长回答，“伊顿是特意为上层种姓的子女设计的。这儿一个卵子只会产生一个成人。当然，这样教育起来比成批的就要费事得多。但因为他们以后要承担各种重任，而且要有很强的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所以这样做是必须的。”他说完叹了口气。

伯纳面对漂亮的季特女士突然产生了强烈的生理冲动。“不知道你星期一、星期三，或是星期五晚上是否有空？”他附在她身边悄悄地问，然后用大拇指戳了下那野蛮人。“你知道吗？他很奇特，有点怪怪的。”

季特女士笑了（这微笑让伯纳很着迷），说要是他举行

晚会的话她很乐意接受邀请。这时院长打开了门。

在 α^+ 的教室里呆了短短五分钟后,约翰觉得自己被弄糊涂了。

“基本相对论是什么?”他私下问伯纳,伯纳正要回答,转念一想,说等参观完别的教室再说。

他们还走在通向 β^- 地理教室的走廊上,就听见门后传来洪亮的女声:“一、二、三、四。”接着是种疲倦的口气:“跟着做。”

“马尔萨斯操,”校长看他们一头雾水,赶快解释道,“虽然在这儿的大部分姑娘都是像我一样的不孕女。”她对伯纳讨好地笑了笑。“但另外还有大约 800 个没有绝育的姑娘却需要经常操练这操。”

到了 β^- 教室,约翰从地理课了解到:野蛮人保留地就是那些气候或地理条件恶劣,或天然资源匮乏,根本就不值得费劲去将它文明化的地区。咔哒一声,灯灭了。老师头顶的银幕亮了起来,那是一群阿科马的悔罪人伏倒在圣母像面前的画面。接着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面前和菩公的鹰像面前悔罪的阿科马,他们在用一种近乎哀号的声音在忏悔着(约翰觉得好像以前也听过这声音)。底下的那些年轻的伊顿学生变得兴奋起来,开始大喊大笑。悔罪人边哀号边开始脱上衣,无情的鞭子还在一鞭一鞭地抽着。这时教室里的笑声又增加了好几倍,悔罪人的呻吟声也被放大了,但仍淹没在笑声中了。



“这有什么好笑的？”野蛮人带着痛心的困惑问。

“为什么？”院长转过他那满是笑意的脸。“不为什么？就是因为觉得好笑才笑啊。”

而这时伯纳却在做他刚才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趁着昏暗，他伸手搂住了女校长的腰。这在他没有现在这个重要身份前，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做的。对方却也没有挣扎，而是如杨柳轻摇般地默认了，于是他借机想再偷吻她一两下，或是轻轻捏一把，可这时百叶窗却不识时务地咋嗒一声开了。

“我们继续走吧。”季特女士说着往门边走去。

过了一会，他们到了另一个教室，院长告诉他们，这儿是睡眠教育控制室。

屋里三面都摆放着架子，架子上放着数以百计的综合音乐音箱（每间宿舍一个）。另一面是存放录音带的鸽笼式文件柜，这些是录好的睡眠教育课文。

“先把录音带塞进这里，”伯纳打断了嘉福尼博士的话示范起来，“再按这个按钮就……”

“不是，是那个。”院长有些不高兴地纠正他。

“是那一个，这时展开的录音带就通过硒质光电管把光波转化为声波，于是……”

“于是就传到你的耳朵了。”嘉福尼博士下结论说。

“他们也读莎士比亚的东西吗？”在去生物化学实验室，路过学校图书馆时，野蛮人忍不住问道。

“当然不。”女校长涨红了脸说。

“在我们图书馆里只有参考书，”嘉福尼博士说，“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到感官影院去消遣娱乐。我们可不喜欢他们沉溺于莎士比亚的孤独中。”五辆满载儿童的公共汽车在公路上急驰而过，那些孩子有的在唱歌，还有一些则是一声不响地互相拥抱着，这让约翰觉得很奇怪。

嘉福尼博士赶紧给他解释——这个时候我们的伯纳先生已经悄悄跟女校长确定了当晚的约会：“他们是刚从羽蜕火葬场回来。当他们长到 18 个月时，就要开始做死亡条件设置。每个幼儿，每周都得在医院上两个上午的死亡课。然后其中优秀的男孩就在那儿等死亡日，到那天就给他们吃巧克力汁，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并把它当作是件理所当然的事。”

“和所有的生理过程一样。”女校长插了句自认为很专业的话。

他们做好了 8 点去萨伏伊的一切准备。

回伦敦的路上，他们又在布冷伏德的电视公司逗留了一会儿。

“你们稍等一下，我要去打一个电话。”伯纳说。

野蛮人在等伯纳的时候，正好看到主白班的工人们下班。在单轨火车站门前一群低种姓的工人们正排队准备上车——有七八百个 γ 、 δ 和 ϵ 男女却只有十几种不同的面相和身高。售票员在给他们车票时还发给他们一个小纸筒。人群像长龙似地缓缓向前移。



“小纸筒里，”野蛮人看到伯纳后马上问(这让他想起了《威尼斯商人》)“放的什么东西？”

“一天的唆麻，”伯纳因嘴里还嚼着本尼托·胡佛给的口香糖，话语很含糊，“每天下班都发。六颗半克的药片，其中有四片是留到星期六用的。”

说完他热情地拉着约翰向直升机走去。

丽英娜走进更衣室时显得很开心，嘴里还哼着歌。

“你似乎很高兴？”樊妮问。

“嗯，”她快活地说。吱(拉开了拉链)！“半小时前我接了伯纳的电话。”

吱！吱！她又扯掉了内衣裤。“他自己突然有约会。”吱！“要我晚上带野蛮人去看感官电影。哦，我得赶快点。”她匆匆进了浴室。

“真走运！”樊妮看着丽英娜的背影自言自语。

樊妮说这话时并没有妒忌的成分，只是叙述了一个事实。丽英娜确实很幸运，因为她并不出色但却沾了伯纳的光，野蛮人的巨大名气让他们俩一下子站在了流行时尚的最前端。福特女青年会的秘书不是曾请她去做过报告吗？爱神俱乐部也邀请了她参加年度宴会，而且她还上了感官电影新闻头条。——这一切足以叫全星球数以亿计的人都能看得见，听得清，触摸得到。

和一些上流人物的接触同样让她自豪。总统的第二秘

书和她共进过早晚宴,福特大法官曾邀请她共度周末,还有个周末是和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在一起。甚至内外分泌公司的董事长也经常打电话给她。她还陪同欧洲银行副主任去了一趟道维尔。

“这一切都很美妙,但在某种程度上,”她跟樊妮坦白过,“我觉得这样有些虚伪。因为,其实他们最想知道的是跟野蛮人做爱是什么感受,但我从没试过。”她又叹口气摇了摇头。“你不觉得他漂亮极了么?”

“但他喜欢你吗?”樊妮问。

“我也不知道,有时觉得是,有时又不是。因为他总在躲避我。看到我进房他就出去,他从不肯碰我,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但有时当我突然转身时,又发现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眼光——就像是一个男人爱上女人的时候,你应该很了解那情况。”

是的,樊妮很明白。

“我真不懂。”丽英娜说。

她就是不明白,不光是明白,还显得很生气。

“因为,你知道的,樊妮,我喜欢他。”

她是越来越喜欢他了。洗完澡后喷香水时她在想,哎,要是有个真正的机会多好,唉,真正的机会。想着想着她的心情变得欢快起来,这种欢快外化成了歌声:

“抱紧我,让我迷醉,情哥哥;亲吻我,让我发昏着魔;抱紧我,情哥哥,心中像有只美妙的兔子在撞;像唆麻的爱情,



真爽。”

从馨香乐器中流淌出一支清新愉快的香草随想曲——麝香草、熏衣草、迷迭香、紫苏草、桃金娘和龙蒿发出起伏摇摆的旋律，馥郁的音符再通过一连串大胆的变调融入了龙涎香，再融入檀香、樟脑、西洋杉和新割的干草，随后又缓缓回到开始时的那种朴素的香味（其中似乎还偶然间杂些微妙的噪音——一点猪腰布丁还有那似有若无的猪粪味）。当最后一阵席香草香气消失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四周亮起了灯，合成音乐音箱开始播放录音带。一种混合了超高音小提琴、超级大提琴和代双簧管三重奏的音乐弥漫在空气中，那是一种懒洋洋但又使人愉悦的音乐。在奏完三四十个小节之后，器乐伴奏中开始传来婉转的歌唱，这是一个远远强于人类声音的歌喉，时而是喉音，时而头音，时而又悠扬如长笛，时而却是表现渴求的和声，它竟从嘉斯帕佛尔斯特破记录的低音（这是低音的极限）轻而易举地跳到了像翩蝠般颤抖的高音，那比最高C音还要高出许多——有史以来千百万个歌唱家中只有路克利齐亚阿胡茄瑞曾经唱过一次。那是在177年，在帕尔马公爵歌剧院，让莫扎特都目瞪口呆。

丽英娜和野蛮人的整个身体都陷在冲气座里，沉醉其中。这时视觉和感观的效用发挥到了最大。

音乐厅的灯突然熄了，凭空跳出了几个火焰般的大字，

就像在黑暗中漂浮的幽灵：全超级歌唱、合成对话、嗅觉乐器同步伴奏、彩色立体感官电影《直升机里的三个星期》。

“握住你手边的金属把手，”丽英娜指导说，“要不你就没有感官体会了。”

野蛮人听话地照做了。

这时那些火焰般的字母没了。在经过 10 秒钟的黑暗后，眼前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黑人和一个短脑袋的 β^+ 金发女郎，他们紧搂着站在那里，看起来似乎比现实中的血肉之躯还要更立体化，更耀眼，更真实可信。

野蛮人的嘴上突然觉得有一种让人吃惊的感觉。可当他抬手摸时，那种酥麻感转瞬就消失了。当他的手重落到金属把手上时那种酥麻感又回来了。他的鼻孔中进入一股纯净的麝香味。录音带上还传来一种声音就像一只超级鸽子临死时的哀号一样，“咕——咕——”，每秒振动 32 次。接着有一个可比非洲低音的声音在附和：“啊——啊。”“呜——啊！呜——啊！”那两张活灵活现的嘴唇又粘到一起。这种身临其境让阿汉市拉影院的 6000 观众脸上的催情带全酥麻了，通体有一种让人难以承受的舒畅，忍不住欢快地叫出“呜……”

其实电影本身的情节极其简单。唱完对唱曲，通过最初的“呜！”和“啊！”以后（在那张有名的熊皮上上演的做爱戏，甚至连每一根毛发都清晰可辨、明确无误——看来命运预定局长助理的话没有骗人），直升机突然发生事故，那黑人



就一头栽了下来。砰！脑袋狠狠地撞了一下！观众席上便传来一片“哎呀！”“喔唷！”的痛惜之声。

这一撞就把黑人的条件设置给彻底改变了。他对金发的 β 女郎产生了一种疯狂的爱情。而女郎拼命反抗，但黑人的爱是坚定不移的。接下来就是不停的斗争、追求和情敌之间的较量，最后演变为一场惊险的绑架。金发 β 被掳掠到了天上，和那疯狂的黑人在那儿独处了三个星期，由此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最后，是三个英俊的 α 经过冒险和打斗把姑娘救了回来，然后把黑人送回了成人再设置中心。电影的结局皆大欢喜，因为金发 β 做了那三个英雄的情妇。四个人进入了一个合成音乐四重唱，由超级交响乐队全面伴奏，还融入嗅觉器官的梔子花香。最后那一张熊皮出现了，而且响起了嘹亮的色唆风音乐，那个接吻的镜头在黑暗里慢慢淡出，唇上仍传来一阵阵的酥麻感，像扑火的飞蛾，越来越弱，越来越轻，终于一切归于平静……

电影结束了，但丽英娜觉得那飞蛾还没完全死亡。当他们随着拥挤的人群在强光下慢慢地往电梯口移时，她仍能感觉到唇上有飞蛾舞动的酥麻感，皮肤上还留着轻微的让她震颤的渴求和愉悦。她面泛红光，牢牢抱住野蛮人的手臂，把它紧紧贴在胸前。他低下头痛苦地看着她，脸马上苍白了，他为之动情的同时，又为自己的这种欲望感到羞耻。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不够资格……两人的目光对上

了。她的眼神毫无保留地透露了对他的渴望！而这在约翰眼里就是无价之宝啊。他赶紧把目光转向别处，默默地抽回了手臂。他有点害怕，觉得她不再是那个他自觉配不上的高贵姑娘了。

“我认为你不应该看那样的东西。”他赶紧把这种过去和今后可能会玷污她的冰清玉洁的原因转嫁到外界环境上去。

“什么样的东西，约翰？”

“这类可怕的电影。”

“可怕？”丽英娜显得大吃一惊。“你不觉得那很美好吗？”

“下流，”他有些激愤地说，“无耻。”

她摇摇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的话让她很是奇怪，他怎么会在这么美好的氛围中说这种话呢？

在整个飞行途中他几乎没望过她一眼。他的心被自己心中的那些誓言和一些很久没用的法则所约束。他扭过身子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可有时他又像是一根绷紧的弦被拨动了一样全身神经质地颤抖起来。

计程直升机最后降落在丽英娜公寓房顶。一下飞机的她就显得异常兴奋。她在一盏灯下掏出小镜子照了照。终于到手了，是的，她的鼻子红得发亮。她用粉扑补了一点粉。时间恰好，当他在付计程飞机机费时她就边抹边想，“他真的是十分的漂亮，只是不必要像伯纳那样胆小。可是……要



是换了别人,老早就干起来了。不过还好,现在,总算到手了。”小圆镜里那半张脸自顾自地笑了。

“再见。”她听到一个似乎很费劲的声音在说。丽英娜立马转过身,却看到约翰只是站在计程飞机的机门旁盯着她望,显然刚才他就一直在盯着,从她给鼻子擦粉时起。但他是在等什么呢?是在犹豫什么,还是没有下定决心?一直想啊想——可她怎么也想不出他脑海中究竟有哪些怪异的念头。

“晚安,丽英娜。”他又开口了,可他努力做出的笑脸却显得很奇怪。

“可是,约翰……我还以为你打算……我是说,你是否……”

他没等她说完就关上了机门,附身跟前面的驾驶员说了点什么,计程飞机嗖地就飞向了空中。

野蛮人从机底的窗户还能看见下面的丽英娜在淡蓝色的灯光下仰着苍白的头朝他叫喊。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那渐行渐远的方形房顶也渐渐地融入了黑暗。

他在五分钟后就已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从一个隐秘的地方翻出了那本被老鼠啃噬过的破书。他几乎是带着一种宗教的虔诚慢慢地翻开那又脏又皱的书页,读起了《奥塞罗》。他记得奥塞罗也是黑人,跟《直升机上三星期》里的那个坏人一样。

丽英娜带着失望的心,揉着眼睛穿过房顶进了电梯。下

到 27 楼时，她取出了唆麻瓶子。一克肯定不够，她知道自己的痛苦一克是解决不了的。可要是服两克的话，她明早就不能及时醒来了。最后她决定折中，往左手心抖了三粒半克的药片。



十二口

伯纳在紧闭的门外大叫,野蛮人却死活不开门。

“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在等你啊?”

“那就让他们等吧。”他在屋里瓮声瓮气地回答。

“但是你要明白,约翰。(要这样地大喊大叫来说服一个人,多么不容易啊!)他们都是特地来看你的。”

“你事先又没征求我的意见,也没问我愿不愿意。”

“可你以前从未拒绝过啊,约翰。”

“这正是我再也不愿去的理由。”

“可这能让我高兴啊,”伯纳不甘心仍在声嘶力竭地劝说,“难道你就不想让我高兴高兴吗?”

“不愿意。”

“真的不愿意?”

“真的不愿意。”

伯纳开始绝望地哀号了:“那我怎么办呢?”

“你快走吧!”屋里的人不耐烦地吼起来。

“但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手今晚也要来啊。”伯纳几乎带着哭腔。

“哎呀踏夸，”野蛮人用祖尼语说，觉得似乎只有这种语言才能表达他对社区首席歌手的感受。“哈尼！”他不忘加上一句，然后说：“松厄索策纳。”（多尖酸的语气！）

最后还对着地上吐上一口——波培也会这么做的。

伯纳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屋子，向那些等得不耐烦的观众通知这个坏消息。这下无异平地惊雷，大家都对此气恼不已，男人们更是因上当而愤愤不平，他们觉得自己都太给伯纳这个本来轻微、而且声名狼藉的异端面子了。那些社会地位显赫的人更是难平心中之愤。

“竟敢跟我开这种玩笑，”首席歌唱家不断地叫着，“跟我！”

女士们也很生气，都觉得自己是误信了这个恶劣的小不点的话——他只是瓶子被误加了酒精长了个γ的个头而已。这对她们是种奇耻大辱。于是她们的叫声越发大起来，其中伊顿公学的女校长显得尤为凶狠。

人群中惟有丽英娜一声不吭。她脸色苍白地坐在角落里，一种少有的忧郁让她那蓝色的眼睛像蒙上了一层雾，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情绪把她隔离开来。她来时还是怀着一种奇怪而急迫的兴奋。“等几分钟，”她刚进屋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就要见到他了。我一定要告诉他我爱他（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来的）——而且甚过爱其他我认识的任何人。那时不知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什么？她的脸刷地一下变红了。



看完感官电影的那天晚上,他怎么会变得那么古怪?实在是太奇怪了。因为我十分清楚其实他是很喜欢我的。这个我有把握……

可正当这些想法在她脑中回旋时,伯纳却出来宣布:他不出席晚会了。

丽英娜突然感觉到一种可怕的空虚——这种感觉平时只有在受到强烈的代动情素处理时才会有;当然还有一种恐惧感,让她觉得恶心甚至喘不过气来。她的心跳似乎也停止了。

“可能他并不爱我。”她对自己说。这种可能性又马上被她用事实给确认了:约翰拒绝来,肯定是因为他并不喜欢她……

“这实在是愚蠢极了。”伊顿公学的女校长对火葬与磷回收场的场长说,“我认为实际上……”

“真的,”传来樊妮·克朗的声音,“我敢保证酒精的事绝对错不了。我朋友的一个熟人认识当年在胚胎库工作的一个工人,是她亲口告诉我朋友的。”

“不像话,简直是太不像话了,”亨利·福斯特对社区首席歌唱家遭受这种待遇表示同情,“你也许还不知道吧,那时我们的前主任正打算把他下放到冰岛呢。”

伯纳本来快活自信得像个充足气的大气球,可从众人嘴里吐出的这些话将它戳得千疮百孔,顿时泄了个空。

于是脸色苍白的他显得十分沮丧,他在客人之间心慌

意乱地走来走去,前言不搭后语地噉噉着,一味地道歉,向他们承诺下次野蛮人准到。他并且低声下气地求他们坐下,吃点胡萝卜素夹心面包和维他命 A 小面饼,或是喝点代香槟。于是他们照吃不误,却只是不搭理他;他们边吃边喝边议论,都在不客气地指责他,谁都当他不存在。

“哦,朋友们,”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又亮出了他那在福特日庆祝演出里领唱的美妙歌喉,“现在,我的朋友们,我觉得也许我们都该走了……”他放下杯子站起身来,然后从容地把粘在他那紫红色粘胶背心上的点心碎屑弹掉,带头往门口走去。

伯纳赶快上前拦住他。

“您现在真的非走不可吗,歌唱家先生?……现在还早呢。您就不能……”

确实,野蛮人今晚的举动让他很是意外。因为丽英娜曾透露过,只要能邀请首席歌唱家,野蛮人一定会接受邀请的。“他是真的相当可爱,你知道吗?”她甚至还给伯纳看了与首席歌唱家在兰蓓斯一起度周末时给她的纪念品——一个 T 字形的金质小拉链钮。于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伟大,伯纳在给每一个人的请帖上都写上了:与坎特伯雷首席歌唱家和野蛮人先生见面。但这位野蛮人先生偏偏在这节骨眼上来这么一招,不但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还用祖尼语大叫“哈呢”,甚至“松厄索策纳!”,不过幸好伯纳不懂祖尼语。要不这个本应成为他整个事业的巅峰时刻就要变成他深受奇



耻大辱的时刻了。

“我确实很希望……”他一下子变得结巴起来，眼里满是慌乱和乞求。

“我年轻的朋友。”社区首席歌唱家响亮的声音里透着庄重和严厉。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我想给你一句忠告。”他在伯纳眼前晃了晃指头，“一个还不算太晚的忠告。”他的声音一下又低沉下来而且带着种宽宏。“你一定要痛改前非，痛改前非。”还在他的头上画一个T字，接着回过头来。“丽英娜，我亲爱的，”他换了种口气叫道，“跟我来。”

丽英娜顺从地跟在后面出了屋子，但脸上并没有得意的笑容（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意味）。别的客人为表示尊重都过了一小段时间后再跟着走了。当门在最后一个客人的身后砰地关上时，屋里就只有伯纳一个人了。

他就像一个完全泄了气的球一屁股瘫在了椅子上，双手掩面，哭了起来。可只持续了几分钟，他就想通了，吞了四片唆麻度假去了。

这时野蛮人还在楼上读着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丽英娜此时正跟着首席歌唱家从兰蓓斯宫的屋顶下来。“我说你能不能快点，我年轻漂亮的丽英娜。”首席歌唱家有些不耐烦地在电梯门口催道。丽英娜在后面磨蹭了半天，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月亮，低头走过屋顶，灰溜溜地跟在他后面。

穆思塔法·梦得弗刚看完一份题为“一条生物学的新理论”的文件，沉思一会儿后他皱起了眉头，然后在标题页上写下几句评语：“作者这种用数学方法处理目标的构想颇是新颖，但却是不经之谈，对当前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不能发表。而且对该作者也须严加监视，必要时将其下放到海军海伦那生物站去锻炼。”最后他还特意在后面那句话下画了粗粗的着重号。挺可惜的，在签名的时候他心里想，本来这是篇佳作。只不过要是真的接受，从目标出发来解释——结果就会变得难以预料了。这种思想极易使那上层种姓中思想不坚定的人对已设置好的条件——体现最高的“善”的幸福失去信心，转而相信在幸福之外还有别的存在于当前人类社会以外的目的，从而觉得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福利，而是深入意识及扩大知识。这话也许是正确的，总统想道，但在目前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是决不容许这事发生的。他又拿起笔在“不能发表”下面再加上了一道更黑的线。然后长叹了一口气，“要是人不用老去考虑幸福的话，”他想，“生活会有趣多了！”

约翰脸上闪着快乐的光芒，闭着眼睛柔情脉脉地对空朗诵：“啊，连火炬也比不上她明亮的燃烧，她那在黑夜中的面颊熠熠闪光，有如埃塞俄比亚人耳朵上那豪华的耳坠，一种太华贵的美，在凡间显得太奢侈……”

社区首席歌唱家握住丽英娜胸脯上那闪光的金属 T 字



架,在手里把玩着。“我想,”丽英娜打破了这长久的沉默,“我最好再吞两克唆麻。”

而此时的伯纳却正在梦中的天堂流连忘返,睡中的他满脸微笑。但这都改变不了什么,床头的电钟分明仍是每30秒“嗒”地往前动一格。嗒、嗒、嗒、嗒……早上还是来临了。伯纳不得不重回现实的苦恼之中。他情绪低落地上出租飞机去条件设置中心上班。成功对他来说已是过眼云烟,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彻底清醒了。跟前几周那短暂的自我膨胀相比,他的心在周围的那种氛围里显得越发沉重了。

面对此时的伯纳,野蛮人却意外地表现出了同情。

“你现在倒更像你以前在马尔佩斯时的样子了。”当伯纳讲完自己的悲惨遭遇后,野蛮人说,“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第一次交谈?在那所小房子外面,那时的你就是现在这样子。”

“那是因为我现在又感到不快活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宁愿不快活,也不愿意要那种靠行骗得来的快活。”

“可我愿意啊,”伯纳还在痛苦中,“都是你造成的。因为你的缺席让他们全都对我有意见!”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番话是无理取闹。他内心里也赞同野蛮人的观点:这些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朋友。尽管他内心相当明白,也尽管现在野蛮人的支持和同情是他惟一的

安慰,但他心里还是顽固地、隐秘地滋生着对那野蛮人的怨恨(其实伴随那怨恨的还有真情),他想要小小报复一下他,让他尝尝苦头。在伯纳看来,想对首席歌唱家和换瓶主任,甚至命运设置主任助理报复是件相当难的事,可那野蛮人却是可作为报复对象的,因为他可以报复到他。所谓朋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我们能将想施加而无法施加于敌人的惩罚加在他们身上,而且他们却能够平静地用一种较为象征性的形式来接受。

除野蛮人之外,何姆霍尔茨·华生是另一个能被伯纳伤害的人。当他心烦的时候他就会去找何姆霍尔茨·华生(当他得意时,他是不会意识他的存在的)。何姆霍尔茨·华生给他的才是真正的友谊,没有一句责备和怨言,似乎忘了曾经和他发生过争吵。这让伯纳为之感动,但同时又觉得这种宽容,对他更像一种侮辱。他越是显得异常宽容伯纳就觉得越丢脸,因为那出自何姆霍尔茨·华生的本性,而不是唆麻的作用。那是真实生活里从不计较、慷慨大方的真实的何姆霍尔茨·华生,而不是什么因为半克唆麻带来的假期中的何姆霍尔茨。伯纳这时心里跟对野蛮人一样也是既心怀感动(毕竟有朋友在身边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又心怀不满(他也想报复一下何姆霍尔茨·华生的宽容,对他来说那也是一种乐趣)。



这是自上次两人争吵后的第一次见面，伯纳尽情地倾诉了自己的苦痛，得到了他的安慰。可等几天后，他才知道自己并不是那天惟一遇上麻烦的人，何姆霍尔茨·华生也正在跟领导闹矛盾。知道这些，让他很是意外同时也有些惭愧。

“还不是几首顺口溜惹的，”何姆霍尔茨·华生解释道，“我教三年级学生高级情绪工程课。12讲中的第7讲是有关顺口溜的。准确地说，应该是有关顺口溜的使用在道德宣传和广告中的作用问题。本来我在讲这个时，一向都是用许多技术上的例子来证实我的报告。但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却用了自己新写的一首顺口溜作为示范。当然，那是有点疯狂，但我还是忍不住那样做了。”他说这话时笑了。“因为我好奇，想看看学生们的反应。”转而他又用严肃的口吻说，“其实我是想做一点宣传。我想控制他们的情感，让他们体会我当时写那顺口溜的感受。”说着他又笑了。“没想这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校长立马把我叫去，威胁说要马上开除我。我想我是被他们盯上了。”

“那是个什么样的顺口溜？”伯纳很好奇。

“是关于孤独的。”

伯纳扬了扬眉。

“你要是想听，我就背给你听听。”何姆霍尔茨·华生开始背起他的顺口溜：

委员们昨天开过的会，只是个破鼓，声音残留空中，在这半夜漆黑的城市里，只不过是真空里的几声长笛。

紧闭的双唇，满脸的睡意，那些停开的机器，杂物满堆的场地，与会者就在这里来来去去……

大家都喜欢这样的寂静，哭吧，不管是放声大哭，还是饮泣；开口说吧——可我却分辨不出那声音来自谁的嘴里。

而那些没来的人们，苏希，还有艾季丽亚，她们的胸脯，她们的手臂，啊，还有臀部，还有那嘴，却一样样都鲜活起来，成了真实的。

谁的真实？我问，什么才是真实？

什么东西才会有这样荒谬的本质？

原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填充这空虚的黑夜，也没有什么比那些跟我们亲密接触的东西更真实的存在，显得更具体——可是为什么又显得那么污秽呢？

“哼，我就是这样给学生讲的，结果就被他们告到校长那儿。”

“我倒可以理解，”伯纳说，“因为这与他们的睡眠教学是完全相反的。你不要忘了，他们为反对孤独曾发了数十万条警告。”

“这个我明白，但他们也应先看看效果啊。”



“可不,你现在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何姆霍尔茨·华生笑了笑。“我突然觉得,”过了一会,他开口了,“我开始有了可以写的东西,似乎是刚开始感到了那股深藏在我内心的力量——那是一种额外的潜力。于是好像有什么东西向我走来一样。”伯纳倒觉得,何姆霍尔茨·华生虽然说是遇到了那么多麻烦,倒好像心底里却觉得快活了。

何姆霍尔茨·华生跟野蛮人的一见如故让伯纳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妒忌。因为他跟那野蛮人在一起好多个星期了,也没有建立起何姆霍尔茨·华生和他那样的深厚友谊,这让他深感不快。他看着,听着他们亲切的交谈,真后悔自己不该让他俩认识并成为朋友。同时他也为自己的这种妒忌感到羞愧,只能用意志力或唆麻来消除自己这种想法。但看来这种种努力并没发生很大的作用,而唆麻假总是有醒来的时候。

当何姆霍尔茨·华生跟野蛮人第三次见面时,何姆霍尔茨·华生为他背了那首顺口溜。

“你觉得怎么样?”他满怀期待地问道。

野蛮人却摇摇头。“我让你听听这个,”说着他从抽屉里抽出他那本被耗子咬过的书,翻开后开始读道:“在阿拉伯惟一的高树梢,那只鸟鸣声最高亢……”何姆霍尔茨·华生越听越激动。当听到“阿拉伯惟一的高树梢”这句时,让他大

吃一惊。可当听到“你这个先行官啼声凄厉”时又快活地笑了。当听到“每一只羽翼凶悍的鸷鸟”时,他又涨得满脸通红。野蛮人还在继续:“这样一来自我便渐渐淡化隐去,自己再不是自己了,这是同一本质的两个不同称谓。“眼睛能看到的分离合在一起,二合为一,双方就不见了……”

“真是畅快淋漓啊!”伯纳的一阵荒诞大笑打断了朗诵,“这不就是一首祈祷团结的圣歌吗?”他明显是在报复,因为他不允许他们之间的友谊超过了自己和他们的感情。

在这以后的两三次见面里他又重复了同样的伎俩。这是个简单却有效的报复手段,因为对于何姆霍尔茨·华生和野蛮人来说,破坏或玷污任何一首他们所喜爱的自认是冰晶无瑕的诗歌都会是种痛苦,以至最后何姆霍尔茨·华生开始威胁他,说要是他再敢那么打岔就把他赶出去。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后来最丢脸的一次打岔,却是来自何姆霍尔茨·华生自己。

野蛮人在大声朗诵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每次朗诵时他总是激动而颤抖,因为这时,他总会认为自己就是罗密欧,而丽英娜则是朱丽叶。何姆霍尔茨·华生在听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场戏时,有种说不清的兴奋。因为那场所极富诗意,让他很愉悦,可那表现出来的感情却叫他忍俊不禁,因为在他看来,和一个姑娘闹得那么不可开交是件很滑稽的事。可听着听着,他就被文章的优美文辞一点一点地感染了,又觉得这种激情其实是十分精彩的。“那个老东西,”他



大叫,“竟然叫我们这个最优秀的宣传家变成了一个傻瓜。”野蛮人得意地笑了笑,继续往下朗诵。这一切似乎在顺顺利利地进行,可当读到第三幕的最后一场,也就是凯普莱特夫妇要强迫朱丽叶嫁给帕里斯的时候,何姆霍尔茨·华生开始不安分了,野蛮人正在模仿朱丽叶悲伤的语调叫着:

慈悲的神灵啊,难道你在云端没有看见我这颗悲伤的心吗?啊,亲爱的妈妈,求您了,不要这么快抛弃我,把婚礼推迟一个月吧,或者一个星期也行,要是不行的话,那就在提伯尔特长眠的那昏暗的墓地里举行我的婚礼吧。

这时,何姆霍尔茨·华生却猛地爆发出一阵哈哈怪笑。

妈妈!爸爸!本身是多么荒唐的称谓,做父母的要女儿嫁给她不願意嫁的人!而做女儿的竟然白痴到不会表明自己已有了心上人(至少那时是有了)!这样的淫猥荒唐,怎不叫人觉得滑稽?他竭力想抑制那股从心底升起的笑意,但是,“亲爱的妈妈”那几个字(那野蛮人发这音时用的是一种伤感颤抖的语调),还有提伯尔特死了,竟没火化,却要建座什么阴暗的陵墓,让他躺着,让他的磷白浪费。听到这些他实在是难以自控地哈哈大笑起来,竟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这种放肆的笑声让野蛮人好像受了极大的侮辱,脸色刷的一下白了,眼睛越过书页顶狠狠地盯着他。看到他还在不

停地笑，就愤然地合上书，起身把书锁回了抽屉，就像是在一个猪猡面前收起自己心爱的珍珠。

“但是，”何姆霍尔茨·华生终于停止了笑声，喘过气来向野蛮人解释道歉，让他消气，“我能明白人们喜欢那样荒唐疯狂情节的理由，因为不这样就写不出真正的好东西。那个老家伙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宣传家，就是因为他那些糊里糊涂的、能气死人的故事，能让你激动，让你难受，让你生气，要不，你就没办法真正去理解那些真正美好的、深刻的、像X光一样的词语。但那些所谓‘爸爸’、‘妈妈’呀，”他不禁摇了摇头。“在听到‘爸爸’、‘妈妈’时，你没办法让我严肃。而且谁又会为了一个男娃娃要或不要一个女娃娃而激动呢？”（野蛮人听到这些，有点退缩了；但何姆霍尔茨·华生只是凝望着地板在沉思，根本没看见他的犹豫。）“是的，不会的。”他叹了一口气，总结了一句。“肯定不会激动的。我们需要的是别的疯狂和暴力。但是，确切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样子的？哪儿有？”他停了下来，又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还不忘重复一句：“我真的不知道。”



十三口

亨利·福斯特从胚胎仓库的昏暗之中走了出来。

“今晚上能请你去看感官电影吗？”

丽英娜默不作声地摇了摇头。

“约了人吗？”他对她在跟什么人交往感到好奇，“是本尼托吗？”他继续问。

她仍是只摇头。

亨利发现她那通红的眼睛里和红斑狼疮式的苍白里流露出厌倦，还有那不带一丝笑意的鲜红的嘴唇也似乎有些悲哀。“你是不是得病了？”他有点焦急地问。因为至今还有几种疾病存在，他担心她会染上。

但丽英娜仍是摇了摇头。

“不管怎样，你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亨利关心地说，“天天看医生，没病也会有病。”他装作欢快地拍了拍她肩膀，似乎想把这句睡眠教育的格言拍进她心中。“可能现在你需要一点代妊娠素，”他提出自己的建议，“再不就去做一次超强的代强烈情素治疗吧。可能标准的代动情素现在对你并没有十分……”

“啊，看在福特的面上！”一直沉默的丽英娜终于开口了，“求你别说了！”她转过身继续摆弄起刚才被扔一边的胚胎来。

唉，代强烈情素治疗有什么用，要不是痛苦得想哭，她真想大笑几声。她心中现在被各种强烈的情绪塞得满满的。最后只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把手中的针管吸满了。“约翰，”她在喃喃自语，“约翰……”突然，“福特呀！”她醒悟过来，看着手中的针，“这个胚胎打过昏睡病预防针没有？有没有啊？”她有些记不清了。最后她还是决定不冒险以免他挨第二针，便拿起了下一瓶。可就是这个疏忽使得22年8个月零4天之后的这时刻，发生了半世纪内的第一例由于患昏睡病死去的事例，那是一个前途无限的 α -官员。丽英娜又叹了一口气，接着工作。

一小时后，更衣室里传来樊妮的抗议声。“知道吗？你把自己折腾成现在这样子是件很荒唐的事，真的很荒唐。”她加重了语气，“而且只是为了一个男人？一个男人而已。”

“可我想要的只有他。”

“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了男人一样。”

“但我并不想要别人。”

“你没试过，怎么知道呢？”

“我已经尝试过了。”

“试过？几个？”樊妮有些轻蔑地耸耸肩，“一个？还是两个？”



“不,是几十个。可是,”她摇摇头,“都不起作用。”

樊妮甚至开始引用警句了:“那你更要坚持,要持之以恒,否则会一事无成。”可说完,她对自己这个处方也丧失了信心。

“但在和他们相处的同时……”

“你能不能不要老去想他?”

“我做不到。”

“吞唆麻吧。”

“没用的。”

“多吞点。”

“但总会醒过来的,只要醒了我还是不停地想他。我想我是真的很喜欢他。”

“要真的是这样,”樊妮似乎在帮她下决心,“那你为什么不先把他弄到手再说?管他喜不喜欢。”

“但你不知道他有时古怪得让人害怕。”

“可不正是因此,你才会看上他吗?”

“说得容易啊。”

“别去理会那些胡说八道的人,上吧。”樊妮那像喇叭似的声音大到足以去福特女青年会当讲师给β-少年们训话了。“是的,上,现在就上。”

“可我还是有点害怕。”丽英娜说。

“那你就事先吞半克唆麻。不管你了,我现在要去洗澡了。”樊妮拿上毛巾走了。

门铃终于响了，野蛮人迫不及待地跳起来去开门——他早等得不耐烦了，因何姆霍尔茨·华生本说那天下午就来的——他已等不及要跟他倾吐一下心事，跟他说说自己和丽英娜的事了。

“我就知道是你来了，何姆霍尔茨·华生。”他边开门边嚷了起来。

但来的人却不是他而是丽英娜，她身着白色黏胶绸水手装，头上俏皮地斜扣了一顶白色圆帽。

“啊！”野蛮人忍不住叫了一声，就像有人狠狠给了他一拳。

丽英娜在半克唆麻的作用下，倒是忘了害怕和羞涩。“嘿，约翰。”她微笑着打招呼，然后也不等他回话就自己闪身进了房间。野蛮人的动作变得机械起来，他关上门，跟在她身后。丽英娜自顾自地坐下来。接下来，两人是长时间的沉默。

“你好像并不高兴见到我，约翰？”她终于打破僵局。

“不高兴？”野蛮人激动地反驳她，他突然抓住她的手“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用一种几乎崇拜的眼神望着她，并吻了她的手。“你说我不高兴？啊，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心。”他低沉的声音中满是诱惑。“我的丽英娜，”他说，“你知道吗？你就像女神，你是我最崇拜的人，对我而言，世上没有比你更珍贵的东西了。”

她妩媚地对他微笑着。“啊，你是完美的化身。”他说。



(她把微微张开的嘴唇向他靠了过去。)"你简直就是完美得无法挑剔。"他继续在赞叹。(她的嘴唇越来越靠近他了。)"你就是世间一切生物的魁首。"(嘴唇贴得更近了。)野蛮人却突然跳了起来。"所以我必须,"他把脸扭开了,"要先做一件事……来证明我配得上你——并不是说我就是真的有资格了,只是为了表明我不是那么配不上你。我得先办一件事。"

"你难道非得先办……"丽英娜的口气略带愠怒。什么嘛,人家微张嘴,向你靠来,都快吻到了,你这个笨蛋,却跳到一边闪开了。哼!尽管血液里流着半克唆麻,但这还是让她觉得不快。

"按在马尔佩斯的规矩,"野蛮人语无伦次地嘀咕着,"应该给你带张山狮皮——我是说要是想跟你结婚的话。否则一只狼也行。"

"可在英格兰并没有狮子。"丽英娜几乎是在怒吼。

野蛮人突然略带轻蔑地恨恨地说:"如果有狮子,他们就一定会坐直升飞机去射杀,或是使用毒气之类的东西去捕猎;但我是决不会干那种事的,丽英娜。"他突觉勇气猛增,他挺直了胸,抬头望着她,却遇上了丽英娜懊恼不解的眼神,让他一下子觉得很狼狈,说起话来更是吞吞吐吐了。"我一定要为你做点事,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种游戏,也许做起来很吃力,但因为对它有兴趣就会让人忘记其

中的辛苦。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的意思是,只要你需要,我甚至可以为你扫地。”

“我们这儿不是有真空除尘器吗?”丽英娜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还要扫地呀!”

“是用不着,其实做一些卑微的工作,是要有艰苦卓绝的精神才能忍受的,而要实现最崇高的目标,往往需要先做这些低贱的事。我是想用这种精神来承受一些压力。你能明白吗?”

“可是,不是有真空除尘器……”

“这不是问题所在。”

“而且使用除尘器的工作由ε半白痴来做,”她还是不理解,“说实话,那为什么还要…

“为什么?为了你,当然是为了你呀。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

“但真空除尘器跟狮子有什么关系?”她越来越生气了,她不明白他的脑子在想什么。

“那是证明我有多爱你呀,丽英娜。”他有点气急败坏地脱口而出。

丽英娜的脸一下涨红了,好像感到一阵欢乐的潮水在猛烈地冲击她的心。“你是真的很爱我吗,约翰?”

“可是这句话不是我现在打算说的,”野蛮人痛苦地把双手十指纹在一起,大叫了起来,“那得等到……听着,丽英



娜,在马尔佩斯,人们是需要结婚的。”

“结什么?”她声音里的火气又越来越大了,都这时刻,他还胡扯些什么呀?

“‘永远’,他们必须承诺,永远在一起。”

“可怕的念头!”丽英娜被他的话给吓坏了。

“只有心灵才能超越外表的美丑。要知道心灵的再生远远超过了血液的衰老。”

“什么?”

“这是莎士比亚说的。要是在神圣礼仪完成前,你就解开了她童贞的结子……”

“看在福特的份上,求你别胡闹了。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先是什么真空除尘器,接下来又是什么结子,你真快把我逼疯了。”她一跃而起,死死攥住他的手腕,仿佛他随时都会从她身边溜走,而且又害怕他说的是假话。“快告诉我:你是真的爱我还是不爱?”

片刻沉默后,他用一种极其温柔的声音告诉她:“我爱你胜过一切,甚至自己。”

“那你不早说?”她懊恼地叫了起来,尖尖的指甲竟不自觉地抠进了他的掌心,“那还在这鬼扯什么结子、除尘器和狮子,害我几周都痛苦不堪。”

她把他的手气冲冲地甩到了一边。

“要不是我太爱你了,我肯定要大发雷霆了。”

她突然搂住他的脖子,把自己柔软的双唇贴了上去。那

唇软得真是美妙、温暖、销魂啊，可 he 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想起了《直升机上三星期》里的情景。呜，呜！那个立体感十足的金发女郎！还有，啊，真实无比的黑人！可怕、可怕、太可怕……

他想从她的搂抱中挣脱出来。可丽英娜却越搂越紧。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她温柔地责备他。

“哪怕是在最昏暗的洞窟、最方便的场所，（内心有个带诗意如雷鸣般的声音）哪怕是伺机而来的精灵带来的最强烈的诱惑，也不能把我的廉耻变成一种纯粹的肉欲，决不，决不！”他下定了决心。

“你真傻！”她说，“你知道我是多么想要你吗！而且你也想要我，那还想什么呢……”

“但丽英娜……”他开始反抗。她立即抽回了紧搂他的双臂。他原以为她接受了他的想法放弃了，可当他看到她只是为了解开她那条白色专利的皮药囊带把它挂在椅背上时，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丽英娜。”他有些恐惧地叫了一声。

她用手将脖子边的长拉链拉下，白色的水手装便掉在了脚下。这时他那怀疑的想法就变成了一种过分坚实的真实了。“丽英娜，你在干什么？”

嘘！嘘！她没有回答。只是从灯笼裤里抽出双腿，更露出粉红色泛着珠光的拉链内衣，胸前还明晃晃挂着那串社区首席歌手送她的T字架。



“那些藏在胸衣中的女人的乳峰在男人眼里……”脑中浮现的那些透着无限玄机的诗句，让他觉得她变得双倍的妖冶，也双倍的危险了。那柔腻的、洁白的乳峰是多么具有诱惑性啊！

它们就像一把钻，钻穿了理智；像一条隧道，刺穿了决心。“在热血沸腾的欲火面前，那些所谓最坚定的誓言也不过是一蓬干草。要加倍地克制自己，否则……”

哧！那浑圆的粉红色内衣拉开了，露出两个像被整整齐齐切开的苹果似的乳房。她两臂一抖，两脚一抬，那拉链内衣也应声而落，像个没有了生命泄了气的皮球。

只见她穿着鞋袜（那顶俏皮斜扣的白色小帽也还在头上），向他走过来。“亲爱的，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她伸出双臂来抱他。

但野蛮人没像她预料的那样响应，他没有叫“亲爱的！”，更没有伸出胳膊，反而被吓得退了几步，双手在头上朝她乱舞着，就像她是突然闯进来的毒蛇猛兽。他退无可退，已经靠墙了。

“来，亲一个！”丽英娜把双手落在他的肩头，身子也跟着贴了过去。“抱紧我，让我好好陶醉，我爱你。”她的心里也生出一些可以歌唱的诗句，像符咒，又像是鼓点。“吻我吧。”

她慢慢地闭上眼，声音变成了一种睡意朦胧的呢喃，“来吧，把我吻昏，抱着我吧，亲亲，温柔地……”

野蛮人突然使劲抓住她的手腕，粗鲁地一甩，就把她推出去几尺远。

“啊，你把我弄疼了。你……哦！”她突然不做声了，因为她看到了他那张恐怖面孔——不，那不是他，更像一张陌生人的面孔，显得凶狠、苍白而扭曲，而且由于某种极端的狂怒而抽搐着。这让她害怕，让她忘记了疼痛。她呆在那儿。“你这是怎么啦，约翰？”她小心翼翼地问。他气得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用那疯狂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她，似乎要把她穿透一样。那只握住她手腕的手在抖。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的声音微弱得近乎听不见，却透出某种可怕的信息。她突然听见他的牙齿在咬得“嘣嘣”直响。“这是怎么了？”她吓得尖叫起来。

他像被她的尖叫惊醒，一把抓住她的双肩拼命摇晃她。“婊子！”他大叫了起来，“你是个不要脸的婊子！”

“啊，别，别。”被他一甩，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就像在空中飘浮。

“婊子！”

“怎么——这么说我。”

“该死的婊子！”

“一克唆麻胜过……”她开始辩解。

野蛮人猛地把她推得打了个趔趄，摔倒在地。“快滚！”他咄咄逼人地俯身看着她，叫道，“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会杀了你。”他拽紧了拳头。



丽英娜赶快用胳膊挡住脸：“别，求求你，别，约翰……”

“滚，快点！”

她已完全被他疯狂的举动吓着了，翻身爬起，用一条胳膊挡着脸，躬着身子朝浴室跑去。

“啪”，又一巴掌狠狠地打在她身上，那声音就像枪声。

“哦呜！”丽英娜被打得往前一蹿。

她赶紧把浴室门关上，当觉得自己安全了时，开始慢慢检查身上的伤。她背对镜子，扭头从左肩望去，只见珍珠色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火红的大巴掌印。她轻轻地揉着受伤的部位。

在外面屋子里的野蛮人还在那儿大踏步地走来走去，就像踩着鼓点和魔咒的节奏。

“鹤鹤在干那事，就连金色的小苍蝇也敢在我面前公然交尾。”那些话在他耳边萦绕，让他觉得快要发疯了。“她在主动求欢时，比臭鼬和骚马还要浪哩。她们上半身是完美的女人，下半身却淫荡如妖怪；天神占有着腰带以上部分，而以下的就只能划归魔鬼了；那里就像黑暗的地狱，就像是个硫磺火坑，里面灼热，还有恶臭和糜烂。啐！啐！呸！呸！圣医啊，你给我一点扇香，让我驱逐这想像中的臭气吧”

“约翰，”丽英娜还在浴室里哀求，“约翰。”

“啊，你本是野草闲花啊！你有着娇艳的颜色和芬芳的

香气,谁见了都忍不住心疼你。可就是这样一本美妙绝伦的书,你却想让人标上‘婊子’两个字吗?若是这样的话,恐怕连天神也会掩鼻而过的……”

她的香气仍然萦绕在他的四周,短衫上还沾有她身上的白色扑粉,那些粉让她滑腻的身子更加的芬芳迷人。“臭婊子,臭婊子,臭婊子,”心里不自觉地响起那无情的节奏,“不要脸……”

“约翰,我能穿上衣服吗?”

他从地上一把抓起了她的灯笼裤、女短衫和拉链内衣裤。

“开门!”他来到浴室门前,狠命踹上一脚。

“不,我不开。”她的声音中透着恐惧和反抗。

“那衣服怎么给你呢?”

“你把它从门上的气窗塞进来吧。”

他照做了,又开始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不要脸的婊子,不要脸的婊子……丰腴的臀部,有着马铃薯般粗手指的那些荒淫的魔鬼……”

“约翰。”

他不想应声。“胖胖的屁股,手指粗得像马铃薯。”

“约翰。”

“干吗?”他没好气地问。

“你能帮我叫一下马尔萨斯吗?”

丽英娜就那样呆在浴室里,聆听着外面屋子里的脚步



声。心里就像在打鼓：他到底还要这样走来走去多久？是不是只能等他走后才能出去？还是再等会儿，等他的气消了，再打开浴室门冲出去？这样会不会很危险？

她正在焦虑不安时，却听到外面的电话铃响了，脚步声停止了，野蛮人正在接电话。

“哈罗。”

“我就是。”

“我不是什么冒充的，我就是。”

“好了，你听见我的话没有？我是野蛮人先生。”

“什么？有人病了？谁啊？”

“病得重吗？在哪儿？”

“不在她屋，那在哪儿啊？”

“啊，上帝呀。地址是？”

“公园巷三号——三号？是吗？谢谢。”

丽英娜听见他咔哒一声把话筒放回去，然后是匆匆的脚步声和砰的一声关门声。一切归于平静了。他真走了吗？

她把门很小心地拉开一条缝，一看外面空无一人，就把门再拉开一点，先把头伸了出去，然后蹑脚走了出来，她的心还在狂蹦直跳，站在原地听了几分钟，然后一个箭步冲了出去，门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了。她一直跑，直到冲进了电梯，电梯开始下降了，她才有点安全感了。

十四口

这时,野蛮人已乘出租飞机来到了公园巷弥留医院,那是一幢樱草花色砖瓦修建的 60 层大厦。一列五彩缤纷的空中灵车正从公园上空掠过向西飞去,那儿是羽蜕火葬场。

在电梯门口,门卫组长把详情告诉了他。他在 17 层楼下了电梯,来到 81 号病房(组长告诉他那是急性衰老病房)。

阔大的病房墙壁是黄色的,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越发的明亮。20 张床上都躺着病人。琳姐跟别的快要死的病人一样,享受着这里超现代化的装置。空气里永远飘荡着令人愉悦的合成音乐,每张床尾都放着电视机,那里面就像水龙头似地永不倦怠地为这些垂死的人播放着电视。还有病房里的香味每刻钟会自动变一次。“我们极尽所能,”陪同野蛮人进来的护士解释道,“在创造一种愉快的氛围,就是那种存在于第一流宾馆和感官片宫之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在哪儿?”野蛮人毫不理会她的话,不耐烦地问。

护士讨了个没趣。“你倒是很心急呢。”她快快地说。

“那,还有希望吗?”他继续问。



“你是说活着的希望吗？”(他点了一下头)“当然没有啊。只有那些没有希望的才送到这儿来的……”她突然被他苍白脸上的痛苦表情给惊呆了,“怎么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她说。她有点不太习惯客人的这种反应(当然并不是因为她见的客人少,而事实上这儿的客人也不应该多)。“你是不是病了?”

他摇摇头,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她是我的母亲。”

这个词让护士惊恐莫名,她的脸刷地一下从太阳穴红到了脖子根,她不敢用正眼瞧他,随即把目光转开了。

“带我去见她吧。”野蛮人竭力使口气显得缓和。

她涨红着脸带他来到病室。当他们穿过病室时,见到很多仍然年轻的、尚未衰老的脸(因为心脏和脑的衰老要比面孔的老化快得多)在看着他们。还有些尚处在第二度婴儿期的人那种茫然的、不带一点好奇心的眼神。这些让野蛮人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

琳姐躺在一排的最后一张床上,正靠着垫子在看南美瑞曼式球场网球冠军赛半决赛。放在床脚的电视屏幕上只有图像,却没有一点声音,在缩小了的画面上那些小小的人形无声地跑来跑去,就像隔着玻璃在看水族馆里的鱼——全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激动,却在这儿听不到声音的人。

琳姐还在看电视,不时发出一种似懂非懂暧昧的笑声,那苍白浮肿的脸上有着白痴般的欢喜。眼皮有时会闭上一

会儿,可几秒钟后,就微微地一下惊醒了,继续看着那些水族馆里的奇怪的网球运动员,听着超高音歌唱家伍丽策的“拥抱我直到我迷醉,亲亲”,嗅着她头上从通风机里送来的新鲜马鞭草香——她醒着时能感觉到这些,其实不如说在感觉一个梦,那是一个由她血液里唆麻带来的美好辉煌的虚梦。她脸上挂着婴儿似的满足的微笑,但那微笑却让人觉得那么残破和暗淡。

“哦,我得走了,”护士说,“我得去等我那帮孩子,还有那边三号病床上的,她随时会去世。我不能陪你了,你自便吧。”说完匆匆走了。

野蛮人在床前缓缓地坐了下来。

“琳姐。”他抓住她的手叫了一声。

病人在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时动了一下,当认出自己的儿子时,那原本无神的眼睛闪出了一丝光芒。她捏着他的手咧着嘴笑了,话还没说出来脑袋一歪又睡过去了。他静静地坐在旁边望着她的脸——想在那已凸显老态的身体上寻找她年轻时的容颜,那张曾经在马尔佩斯陪伴他度过童年时漂亮的脸。他闭上眼,开始在脑中回想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言行举止,还有他们一起走过的每一段岁月。“链球菌马儿向右转,转到T字架旁边……”还记得她唱过的那些童谣,多么美!

“A呀B呀C,维他命D;肝里长脂肪,海里出鲎鱼。”

琳姐背诵那些歌词的声音还历历在耳,热泪已夺眶而出。



他又想起了朗读课。想起了“小小子蹲瓶子,小猫咪坐垫子”以及《胚胎库β工作人员基本守则》。还有在漫漫长夜的火塘边,或是在炎炎夏日的小屋顶,她给他讲的关于现在他所处地方的美好故事。他的记忆中完整无缺地记载着——那是有关天堂,有关善与美的乐园——所有的这些并没有因为被现在所接触的真实的伦敦和那些标榜的文明男女所玷污。

一阵突如其来的喧哗把他从记忆中拉回来,他急忙擦掉眼角的泪水,抬头看到一道巨大的人流正朝病房里涌来。都是些八岁的、一样面孔的多生子男孩,像梦魇似的一个接一个。那么多面孔,不如说是一个面孔——因为那么多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鼻孔,一样的灰色大眼,那眼就像哈巴狗一样圆圆地瞪着,转动着。还穿着一样的咔叽制服,耷拉着嘴唇,唧喳地不时还伴着一阵尖叫。一会儿整间屋子就像是爬满了蛆虫。

他们在病床间挤来挤去,有的直接从病床上翻来翻去,甚至还有有的从病床下钻过,有的在电视机前张望着,对着病人扮鬼脸。

可当看到琳姐时,他们都安静了,一大群人带着恐怖和一种愚昧的好奇挤在她床头,就像野兽发现了一种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一样。

“啊,快看,看看!”多生子们的声音中透着恐怖,“她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胖啊?”

她的面孔是他们前所未见的，在他们眼中的人都有着光洁如丝的面孔和苗条笔挺的身材。哪怕是那些 60 多岁的垂死的人都保持着青春的容貌。可琳姐才 40 多岁，就像满脸松树皮、面容歪曲的老妖怪。

“她简直太吓人了，”人群中有人在悄悄地议论，“你瞧瞧她的牙！”

一个长着哈巴狗脸的多生子突然从床下钻出来挡在约翰的前面，死死盯着琳姐的脸。

“我说呀……”他开口话还没说完，就发出一声尖叫。原来野蛮人一把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拎了起来，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打得他嚎叫着跑了。

护士长听到尖叫声赶紧跑了过来。

“你对他做了什么？”她凶狠地瞪着约翰，“我不会让你打他们的。”

“那行，你赶快叫他们滚开。”野蛮人气得声音都在发抖。“这些肮脏的小鬼头跑来这儿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你胡说？告诉你，我们正在给他们设置死亡条件，”她恶狠狠地警告，“你要是再干扰他们的条件设置，我就让门卫把你轰出去。”

野蛮人倏地站了起来，满脸冷峻地向护士长逼近了几步，他的表情把护士长吓得直往后退。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又坐回了床前。

护士松了口气，然后用稍嫌尖利的嗓门有所顾忌地继



续维护自己的尊严，“你记清楚，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但她还是把那两个小“包打听”带到另一个同事那儿去玩“找拉链”游戏去了。

“去吧，亲爱的，”她对同事说，“去喝杯咖啡饮料吧。”一到发挥权威时，她就恢复了自信，心里也舒服了。“现在，孩子们！”她开始带领孩子们玩游戏了。

躺着的琳姐似乎很不舒服地动了动，睁开眼瞄了下，又睡了过去。野蛮人又坐下来，竭力回到刚才的美好回忆中。“A 呀 B 呀 C，维他命 D。”他开始背诵着，就像这些是可以让他重温旧梦的咒语。但这次咒语似乎不起作用了，反而是那些有关妒忌、丑恶和苦难的记忆真正地复活了。他想起了自己被砍得鲜血淋漓的肩头，被自己刺伤的波培，熟睡中丑态百出的琳姐，以及绕床前洒满美似可的地上嗡嗡乱窜的苍蝇，还有那些辱骂琳姐的顽童……啊，不，不！他痛苦地闭紧眼，拼命地摇着头，似乎想把这些都从脑中甩出来。“A 呀 B 呀 C，维他命 D……”他又努力地想着那些在琳姐膝盖上度过的日子，琳姐搂着他，一边晃一边唱，直到把他哄着睡着了：“A 呀 B 呀 C，维他命 D，维他命 D，维他命 D……”

伍丽策瑞安娜的超级女高音在逐渐上扬，达到了如泣如诉的程度，突然循环系统中一种浓郁的印度薄荷香味代替了原来的马鞭草香味。琳姐突然又醒了过来，莫名其妙地

盯着电视屏幕看了几秒钟，抬头嗅了嗅空气中的香味，脸上露出了一种婴儿式的满足微笑。

“波培！”她嘴里还在喃喃地念着，眼睛却闭上了，“啊，我太喜欢这个了，我太喜欢……”她深叹了口气，又倒进了枕头。

“可是琳姐，”野蛮人几乎是在哀求，“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他努力地在克制自己但仍忘不了那些出现在回忆中的情景。他紧捏着她的手几乎是想用暴力迫使她从那淫猥快活的梦里醒来，从那卑贱可怜的回忆里醒来——回到这让人生畏、让人厌恶的现实中来——可相对于更可怕的死亡来说，那现实又显得崇高、深刻和无比重要了。“你认不出我了吗，琳姐？”

他能隐约地感到了她的手在回应。泪水盈满了他的眼眶，他弯下身来亲了亲她。

她的嘴唇又动了动，“波培！”她在低声地叫。这名字就像是一桶大粪朝他劈头盖脸泼来。

他的心里燃起一股怒火，那种巨大的挫败感让他的忧伤顷刻转化成了激愤。

“看清楚！我是约翰！”他吼了起来，“我是约翰！”他因为激怒而上前抓住她的肩膀剧烈地摇起来。

琳姐的眼睛动了一下终于睁开了，“约翰！”她似乎认出了他。——可又似乎只是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她看到的他就像藏在她心里的薄荷香、超级伍丽策一样，还有那些变



了形的回忆，以及她对那梦幻世界的离奇的错了位的种种感受一样。她认出了他是她的儿子约翰，可却把他幻想成闯进她跟波培在马尔佩斯乐园唆麻假日的人。约翰十分生气，因为她更喜欢波培。约翰还在摇晃她，因为她让他觉得此时就好像波培正在她床上——这让他觉得是个错误，文明人是不应该那么干的。“每个人都彼此相属……”她的声音逐渐微弱，最后只剩下一声像喘不过气的轻微的咯咯声。她的嘴唇慢慢地耷拉下来，似乎是在极力地想往肺里送空气但却忘了要怎么样呼吸一样。她想叫——却发不出声。只有那瞪得巨大无比的眼睛里所充满的恐怖真实地记录了她所受的折磨。她用手抓住喉咙，然后又伸向空气——那些她再也呼吸不到的空气，因为对她说来空气已经不再存在。

野蛮人朝她弯下身子：“你想说什么，琳姐？什么？”他带着恐慌的口气，想知道她想做什么。

她的样子实在是恐怖得难以用言语来描述——是的，是恐怖，似乎还夹着对他的责备。她努力想撑起身子，却无力地倒回了枕头。她的脸已经歪扭得不成形了，嘴唇也变得乌青了。

野蛮人赶快向病室外跑去。

“快！快！”他大叫，“快！”

护士长正带领那群多生子在玩找拉链的游戏，听到他的叫声扭过头来怔了一下，随后不以为然地说：“别吵！想想孩子们。你会破坏他们的条件设置……你想干吗呀！”这时他已经

钻进了人圈。“小心！”听到一个孩子的尖叫。

“快点！快点！出事了！我把她晃死了。”

当他带领她们回到病房时琳姐已经没有呼吸了。

野蛮人呆在那儿发愣，过一会儿双膝一跪，在床前捂住脸号啕大哭起来。

护士有些不知所措了，看看这个跪在床前大哭的人（那表情可真是丢脸），再看看那些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他们已经停止了找拉链，正在病房门口瞪大眼望着二十号病床边这恶心的一幕。她不知自己该做什么了，是让他感到羞耻吗？让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吗？让他明白自己的行为会给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致命的痛苦吗？他的这种悲痛恶心的哭喊会破坏孩子们一切正常的死亡条件设置——会让他们觉得死亡是可怕的，是种严重的灾难！那就很可能让这些孩子们对这个问题产生灾难性的想法，打乱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做出完全错误的、反社会的反应。

护士长走上前碰了碰他。“你能老实点吗？”她低声怒吼着。

当她再看时，已经有六七个孩子正在起身往病房这边来。圆圈看着马上就要散了。

马上就……不，那太危险，要是那样的话这群孩子的条件设置就会因此而推迟六七个月。她急忙向面临危险的孩子们跑去。



“现在，谁想吃巧克力馅的条糕？”她故意用一种快活的口气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要！”波坎诺夫斯基组的孩子们都叫了起来，马上把20号病床的事给抛到脑后了。

“啊，上帝呀，上帝呀，上帝呀……”野蛮人还在不停地自责。现在他的心一片混沌充满了痛苦与悔恨，而上帝是其中惟一清楚的声音。“上帝！”他又低声在喊，“上帝……”

“他究竟在念什么啊？”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从超高音的伍丽策婉转的歌声里清楚地穿透出来。

野蛮人猛回头，只见五个穿咔叽制服的多生子在身后像哈巴狗似地站成一排，每人右手多了半截条糕，脸上还印着不同形状的巧克力的污迹。

他们一看到他的样子就都傻笑起来。有一个还用手中残剩的条糕指着琳姐。

“她死了吗？”他问。

野蛮人没吱声，瞪了他一眼，就默默地向门口走去。

“她死了吗？”那多嘴的多生子仍不甘心追着他继续问。

野蛮人还是没有回答，他望了他一眼就一手把他推倒在地。那孩子一下倒在地板上大声嚎叫起来。野蛮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十五口

公园巷弥留医院有 162 个 δ 做体力活，分两个波坎诺夫斯基组，包括 84 个红头发的多生女和 78 个深色皮肤长脸型的多生男。六点钟下班时都会准时在走廊上排队，等会计助理给他们发每天的唆麻。

野蛮人正从电梯里出来，不经意地走进了队伍中，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只是一味地往外挤。因他的心并不在他的身上——他的心还停留在琳姐那儿，还充满着死亡的恐惧、忧伤和悔恨。“你挤什么呀？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呀？”在一片嘈杂声中，其实就是一高一低、一娇一粗的两种声音。对着他吼的还有两种面孔：一种是长满雀斑泛着橘黄色光秃的没有毛的脸；另一种则是胡子拉碴的尖嘴猴腮的鸟脸。这些一样的面孔在他眼前晃动让他觉得眼前好像摆着一大排镜子，没完没了。

那些尖利的话语，还有使劲抵在他肋骨上的肘把他拉回了现实。他朝四周打探了一下，马上明白自己的处境——这让他感到一种堕落的恐怖和厌恶。他从心里厌恶这些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出现的热病以及那些千篇一律的面孔，多



生子,多生子……他们就像梦魇,就像蛆虫一样在亵渎死去的琳姐的神灵。现在这些出现在他面前的,在他看来不过是些长大了的蛆虫,正在他的忧伤和悔恨上爬来爬去。

他停下来,用一种迷惑和恐怖的眼光打量着身边这些比他矮一头的穿咔叽的暴民。“这儿有多少美好的生灵!”那歌声在他听来就像种嘲弄,“人类是多么美丽!啊,美妙的新世界……”

“发唆麻了,”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排好队。那边的,快点。”

走廊那头的门已打开,地上多了一套桌椅。一个年轻的 α 神气地捧着一个黑铁箱走了进来。多生子们全都用渴望的眼盯着箱子还不时发出一阵满意的呢喃。他们把注意力从野蛮人身上转移到了黑铁箱上。年轻人把箱子放在桌上,揭开了盖。

“呜——哇!”162个人同时发出一种尖叫,就像在看焰火表演。

年轻人从箱里掏出一个小药盒,“现在,”他开始发号施令,“请按次序来。一人一个,不要挤。”

多生子们都听话地依次往前走,没有挤。排头的是两个男的,后面是一个女的,接下来又是一个男的、三个女的,然后……

野蛮人默默地望着这一切。“啊,美妙的新世界……”心中的那首歌也似乎变了调子。在他现在痛苦和悔恨的心里,

那歌词更像是种恶毒的讪笑！它在笑他永远无法摆脱那些噩梦似的肮脏与令人作呕的丑陋。可就在这时，他又觉得那歌词好像突然又变成了召唤他的号角。“啊，美妙的新世界！”米兰达在发布美好的宣言，甚至连噩梦也能变成美好高贵的东西。“啊，美妙的新世界！”是的，那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命令。

“那边不要挤。”会计助理开始发威，“再这样不规矩，我就不发了。”

δ们嘀咕了几句，挤了一下，就不动了。看来这威胁很有效。要知扣发唆麻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

“这才对嘛。”年轻人说着继续分发。

琳姐生前做过奴隶，现在她死了。可还有很多和她一样同样活着的人，他们应该得到自由，这世界才会美丽。那是一种补救，也是一种责任。这个念头就像拉起的百叶窗内射进的一片光明，让野蛮人突然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

“来吧。”会计助理还在那里张罗着。

又一个女咔叽走了过去。

“住手！”野蛮人突然大吼一声，“住手！”

他朝桌子边挤去，那些δ们都惊呆在那儿盯着他。

“福特呀！”会计助理嘀咕了一句，“是野蛮人。”他有些害怕了。

野蛮人急切地叫着。“请你们听我说……”因为他从来



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过言，所以很难表达清自己的意思。
“千万不要用那可怕的东西，那是毒品，毒品。”

“我说呀，野蛮人先生，”会计助理想息事宁人地微笑着，“你能等我先……”

“那些是危害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毒品。”

“不错，但，你能不能让我先发完再说？野蛮人先生。”他像是抚摩一头很危险的动物一样拍了拍他的手臂。“你让我先……”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野蛮人又叫了起来。

“但，老兄，你听我说……”

“赶快把它全扔掉——那些可怕的毒品。”

一句“全扔掉”像箭一样穿透了δ们那厚重混沌的意识，深深地刺痛了他们。人群中立刻传来愤怒的嘟哝。

“我是在帮你们获得自由，”野蛮人对着那些愤怒的多生子解释道，“我是来给……”

这时会计助理已经悄悄溜出走廊去打电话了。

“他不在自己的屋里，”伯纳纳闷道，“也不在我的屋里，你那儿也没有，不在爱神宫，孕育中心和学院也找不到。那他究竟到哪去了呢！”

何姆霍尔茨·华生耸了耸肩。他们刚下班回来，原以为野蛮人会在平常和他们见面的一两处地方等他们，但连人影也没一个。这让他们很失望，因为原本他们打算乘何姆霍

尔茨·华生的四座体育直升机到比雅瑞茨去赶晚饭。野蛮人要是再不出现,恐怕都要泡汤了。

“再等五分钟,”何姆霍尔茨·华生说,“他要再不来我们就……”

他的话被急促的电话铃打断了。他拿起话筒。“哈罗,是我。”他默默地听着,“福特啊!”他咒骂道。“我马上来。”

“怎么啦?”伯纳问。

“我在公园巷医院的朋友打来的,”何姆霍尔茨·华生说,“野蛮人在他们那儿就像发了疯一样。反正,很着急,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两人匆匆向电梯走去。

“难道,你们甘心情愿做奴隶吗?”他俩到医院时看到野蛮人正在义愤激昂地在游说那些多生子,“你们就只想做那种只会哇叫还吐奶的小娃娃吗?是的,哇哇叫,还吐奶的娃娃。”

他想用这些难听的话来刺激他们,他为他们跟畜生一样的愚昧感到苦恼,但这些咒骂在对方那厚重的蒙昧的甲壳上弹了回来。那些人用一种茫然的目光看着他,里面还夹杂着迟钝和阴沉的仇恨。“是的,吐奶!”他叫得理直气壮。现在这些连禽兽也不如的怪物所引起的无比憎恨取代了心中的伤心、悔恨、同情和责任。

“你们不想要自由吗?,不想做个真正的人吗?你们是不



是连什么叫人、什么叫自由都不知道啊？”愤怒反而使他的话语流畅起来，“知不知道啊？”他又重复了一句，可是还是没人回答他。“既然如此，好吧，”他变得严厉起来，“那就让我来给你们自由，不管你们接不接受。”他麻利地把那些装唆麻片的小盒子朝医院窗户外扔出去。

穿咔叽的人群被眼前的情景震住了，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又惊又恐，说不出话来。

“他疯了，”伯纳也瞪大了眼睛，“他们会杀了他的。会……”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他们都朝野蛮人气势汹汹地涌去。“福特保佑！”伯纳吓得都不敢睁眼看了。

“福特会帮助自助的人！”何姆霍尔茨·华生却笑了，是那种狂喜的笑。他拨开群众，向野蛮人走去。

“自由！自由！”野蛮人还在大呼，一边继续把唆麻向外扔，一边在反击那些朝他袭来的人群。“自由！”何姆霍尔茨·华生好不容易挤到他身边——“你好！何姆霍尔茨·华生，老兄！”——何姆霍尔茨·华生朝他笑笑也挥动起拳头——“终于可以做个人了！”说着帮他一起把毒品往窗外扔。“是的，做了人了！做了人了！”一瞬间那个箱子就空空如也了。

他们被彻底激怒了，像狂风暴雨似地呼啸着扑上来。

伯纳站在圈外还在犹豫着，“他们要完了，”他叫了出来。有一股冲动让他直想扑上去救他们，可想了想，又站住了；然而不上去又觉得难为情，便又扑了上去；转念一想，又

站住了,他的心中充满了犹豫和痛苦——要是不上去帮忙,他俩可能会死;但要是去,自己又会有危险。就在他进退维谷的时候,感谢福特,戴着鼓眼睛猪鼻子防毒面具的警察冲了进来。

伯纳马上冲上去招呼他们,让他觉得自己毕竟做了点什么。他大声呼救起来,“救命!救命!”一声大过一声,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帮忙,“救命!救命!救命!”

警察嫌他碍事把他一把推开。三个警察扛着喷雾器拼命往空中喷唆麻气(一种兴奋剂),两个警察在摆弄着手提合成音箱,另外四个警察扛着装满强麻醉剂的水枪对着人群狂扫,正打得难解难分的人群被喷射开来。

“快!快!”伯纳不住地大叫,“他们就要被杀死了。要给……哦!”他的聒噪惹恼了身边的警察,对准他就是一枪。伯纳的两腿突然一麻,像变成了两根胶冻,胶冻又化成了水。他晃了两晃,就一下瘫在地上。

突然,合成音乐音箱里传来一个理智而充满善意的声音。原来合成音乐录音带开始播放二号(中等强度)反骚乱演说了,就像来自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心灵深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声音中透着无限温柔的责备,非常煽情,即使是那些戴了防毒面具的警察也一时泪眼模糊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幸福善良地团结在一起?幸福善良,”那声音一遍遍地在重复,“和平,和平。”渐渐地变成了



一种耳语，缓缓地消失了。“啊，我真希望你们幸福，”一会儿那声音又开始了，带着一种真心诚意的渴望，“我多么希望你们善良！我求你们，求你们善良而……”

两分钟后就看到了演说和唆麻雾气的作用。δ们都泪流满面地互相拥在一起亲吻——六七个多生子抱到了一块。就连何姆霍尔茨·华生和野蛮人也是热泪盈眶。会计室领来的新的唆麻盒很快就分发完了。多生子们在一个深情的男中音的告别词中分散了，一个个都好像是心碎了似地在哽咽着。“再见了，我最最亲爱的朋友们，福特保佑你们！再见吧，最最亲爱的朋友们，福特保佑你们。再见了，我最最亲爱的朋友们……”

当最后一个δ走出门后警察关掉了录音，那天使般的声音戛然而止。

“你们是不是老实地跟我们走吗？”警官问，“不会要我们用麻醉枪吧？”

他端起枪来威胁道。

“哦，我们跟你走。”野蛮人用手轻轻抚着被打破的嘴唇、挫伤了的脖子还有被咬伤的左手。

何姆霍尔茨·华生也用手绢捂住流血的鼻子点了点头。

地上的伯纳醒了，腿也恢复正常了，他想趁机悄悄地从门口溜走。

“嘿，那个。”一个带猪鼻子面具的警察看到他，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伯纳转过身来显得一脸的无辜，溜？谁说他要溜？他做梦也没有想过。“但是，你们抓我干什么呢？”他有些愤怒，“我不明白。”

“你是他们的朋友，是吗？”

“唔……”伯纳有点犹豫。但他也无法否认，“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们做朋友？”他反问道。

“那你也一起来吧。”警官说着把他们带到门口的警车边。



十六口

三个人被带进了总统的书房。

“总统阁下马上就下来。”γ 仆役长让他们在那儿等候。

何姆霍尔茨·华生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不像是审判，反而是像请我们来喝咖啡的。”他说着倒在那个最奢华的气垫沙发椅上。“别丧气，伯纳。”他劝他那铁青着脸显得很郁闷的朋友。伯纳却垂头丧气地没搭理他，径直走到屋里最差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他是特意选择的，希望借此能多多少少减轻一下首长的恼怒。

野蛮人却在屋子里烦躁地来来回回地走。他故作好奇地在浏览书架上的书、录音胶卷和编号的小格子里的阅读机线轴。窗前的书桌上摆着本巨大的书，封面是柔软的黑色人造皮还烫着巨大的金 T 字。他拿过书翻了起来，是一本《我的一生及事业》，我主福特著。是福特知识宣传协会在底特律出版的。他漫不经心地翻了几页，东看一句，西瞄一眼。正想说他对这本书不感兴趣时，门开了，总统穆思塔法·梦得弗轻松地走了进来。

穆思塔法·梦得弗跟他们一一握手，然后问野蛮人：“看来你并不太喜欢这里的文明，野蛮人先生，是吗。”

野蛮人瞄了瞄他。本来他还打算撒个谎、吹吹牛或是索性一言不发，可看到总统脸上亲切的微笑而且好像聪明得一眼就能将他看透，就决定直说了为好。“是的，不喜欢。”他摇着头说。

伯纳听了这话有点诚惶诚恐，他怎么能对总统说这样的话！总统会怎么想？要是给他安个罪名，说他结交了不文明的人——要知这是在总统面前，而不是在一般人面前公开表示的，想到此，他不寒而栗。“约翰……”他想阻止他。但穆思塔法·梦得弗瞄他的眼神让他自觉地把话吞了回去。

“当然，”野蛮人接着解释，“这儿的文明中也有一些好东西。就像刚才空中的音乐……”

“是的，有时在我耳边会萦绕着千百种弦乐之音，还夹杂着歌声。”总统附和道。

一听到这志同道合的亲切话语，野蛮人的脸突然焕发出光彩。“你也读过莎士比亚的书吗？”他不置可否地问，“我还以为在英格兰没有人知道这书呢。”

“确实是几乎没人知道，但我属于那些知道的极少数人之一。在这儿那书属于禁书。但法律既然是我制定的，我当然也有豁免权，但是麦克斯先生，”他转身对伯纳说，“对你而言，恐怕是不能不遵守吧。”



伯纳听后陷入了更深的绝望和痛苦中。

“但,为什么要禁止莎士比亚呢?”野蛮人有些不解。因为他深信每个读过莎士比亚的人都会沉浸其中忘乎所以,也会因为兴奋而忘掉生活中的种种不快。

总统无奈地耸了耸肩。“因为莎士比亚太古老,在这儿所有古老的东西都是无用的。”

“即使美好的东西也没有用吗?”

“对,尤其是那些特别美的东西。因为美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但我们却不希望看到人们沉浸在古老的东西中。我们要追求新的东西。”

“可你不觉得有些新东西很愚蠢而且可怕吗?那些所谓的感观电影里只有些飞来飞去的直升机和所谓的接吻,其他一无所有。”他扮了个鬼脸。“就像一群山羊和猴子。”他觉得用《奥塞罗》中的词语才能准确地表达他的轻蔑和憎恶。

“就像一群可爱的被驯服的动物。”总统喃喃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试着让他们看看《奥塞罗》?”

“我已经说过了,《奥塞罗》太古老。而且他们也读不懂啊。”

这话倒是实在的。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何姆霍尔茨·华生是怎样嘲笑《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那么,”他沉思了一会,说,“要不就弄点简单的像《奥塞罗》那样的新东西给他们看。”

接下来大家都陷入了沉思。“不错,我们正在想写些这样的东西。”何姆霍尔茨·华生突然插嘴打破了沉默。

“但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东西,”总统说,“因为,要是写的东西真像《奥塞罗》,就不管有多新也没人能看懂。而且如果它是新的,就不可能是像《奥塞罗》了。”

“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呢?”何姆霍尔茨·华生也深感迷惑。他已忘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只有伯纳还是铁青着脸,心里又急又怕。但这会儿没有人理他,大家都在迫切地想知道那个答案。

“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跟《奥塞罗》是完全不同的。要知没有钢,你不可能造出汽车,同样的道理,没有社会的动荡不安,你也就写不出那样的悲剧。你看,现在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应有尽有,若是得不到的他们也绝不强求。他们是富裕、安全的,而且他们也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每天快活似神仙,不知道激情和衰老为何物;也不存在着父母的问题让他们担忧;更没有妻室儿女和情人所带来的激情;他们都按固定的条件设置从一而终。

即使出了事也可用唆麻来麻痹自己——就是那些你认为它夺走了自由,而扔到窗外去的东西,野蛮人先生,自由!”他大笑了起来,“你竟然想叫他们懂得什么是自由!甚至还希望他们懂得《奥塞罗》!我的好孩子!”

野蛮人沉默了一会儿低声抗议道:“但至少《奥塞罗》要



比感官电影强多了。”

“当然，”总统也赞同地点点头，“但那正是我们为了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你不得不在幸福和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就只有用感官电影和馨香乐器来代替艺术了。”

“可那都是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啊。”

“不，意义就在它本身。因为观众毕竟可以从中得到大量的感官享受。”

“不过我还是觉得那……像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

总统被他的话逗乐了。“白痴？你是这么评价你的朋友华生先生吗？要知道，他可是这儿最杰出的情绪工程师啊……”

“我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何姆霍尔茨·华生有些闷闷地说，“没事找事，确实像个白痴……”

“说得好，但是要做到那样，是需要极高的聪明才智呀，就像叫你用尽可能少的钢铁去造汽车——因为事实上我们只用了感觉而没花费其他任何东西，却创造出了艺术品。”

野蛮人还是不赞成地摇了摇头：“我还是觉得那样可怕极了。”

“固然可怕。但跟受苦受难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来，现实中的幸福就显得平庸了许多。而且，在人们心里，稳定不如动乱热闹；心想事成也不如曲折离奇来得动人，更不如抵抗诱惑，或是为了抗拒激情和怀疑来得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

不会显得伟大。”

“确实是这样，”野蛮人沉吟了一会儿说，“但因为这样就非得弄出这么多的多生子来吗？”他用手擦了擦眼睛，就好像要抹掉装配台上那一大排一大排一模一样的侏儒的影子；还有布冷特福单轨火车站门口排成长龙的多生子群；以及琳姐弥留之际的床边成群结队爬来爬去的人蛆和后来攻击他的那些千篇一律的面孔。想到这些他看了看他缠着绷带的左手，仍然不寒而栗。“太可怕了！”

“可是他们却很有用啊！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们的波坎诺夫斯基群，可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基础，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像是能保证国家这架火箭飞机按正轨前进的方向陀螺仪。”穆思塔法·梦得弗的深沉的讲解令人惊心动魄，还不时做一些飞行器向前冲刺的手势，让他们觉得是在听合成音乐。

“我不明白，”野蛮人说，“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培育这样的人呢？——如果你可从那些瓶子里得到所有想要的，为什么不干脆把每个人都培养成 α^+ 呢？”

穆思塔法·梦得弗听完哈哈大笑了起来。“因为那样做无异于割断自己的喉咙，”他说，“我们希望得到幸福和稳定。但一个全由阿尔法人组成的社会必然是动荡和痛苦的。你想像一下，一座全是由 α 组成的工厂——就是说那是个各自为政，由一些互不关心的个体组成的工厂，他们都有优



秀的遗传，条件设置也适宜而且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可进行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你能想像得出吗？”他加重了语气。

野蛮人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那是荒谬的。如果叫那些 α 标准设置出来的人干 ε 半白痴的工作，他会疯的——发疯，要不就是大发雷霆。不错， α 可以完全社会化的——但是前提是你得让他们干 α 的活。而 ε 式的牺牲只能由 ε 来做。因为他们是最没抵抗力的人群，他们的条件设置已给他们安排好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做牺牲。他们的生活轨道早就铺好了，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哪怕是换了瓶，他们仍然会觉得在瓶子里——因为他们早被一种看不见的瓶子像婴儿、胚胎一样固定死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总统在沉思，“都是生活在一种瓶子里。只是我们有幸成了 α ，瓶子相对而言就比较广阔。若把我们再放进狭窄的空间，我们就会感到痛苦。从理论上来说，就是你不能把高种姓的代香槟加到低种姓的瓶子里。而在实践上，塞浦路斯实验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实验？”野蛮人不太明白。

穆思塔法·梦得弗笑着给他解释。“你也可以把它称为重新换瓶实验。从福特纪元 473 年开始，总统撤走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全体居民，而让 22 万个 α 住了进去，给他们配齐了一切工农业设备，让他们自我管理。最终的结果跟所有的理论预测是不谋而合的。土地荒芜，新工厂罢工，法纪形同

虚设，政令不通，被分配做低级工作的人总想搞阴谋往上爬。而做高级工作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现有职位。这样，不到6年功夫就发展到了最高级的内战。原来的22万人死了19万，幸存者赶快向总统们请愿，要求他们恢复对岛屿的重新统治，总统们接受了。于是世界上惟一的全 α 社会就这样结束了。”

野蛮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人口构成的最佳比例是，”穆恩塔法·梦得弗接着往下说，“按照冰山模式——九分之八在水下，九分之一在水上。”

“可那些处于水下的人会幸福吗？”

“相反，他们要比水上的人幸福。比如说他们就要比你这两位朋友快乐。”他指了指其他俩人。

“尽管是在做着那种可怕的工作？”

“可怕？不，至少他们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们喜欢他们的工作。因为那是种简单而且清闲的事，像小孩的玩意儿，而不用练脑和肌肉。而且他们每干完七个小时半不算繁重的劳动后，就能享受定量的唆麻、游戏、不受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你是说他们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求？不错，”他说，“他们也许会要求缩短工作日。我们可以满足他们。从技术上讲，把低种姓人的工作日缩短为三四个小时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他们会因此而变得更幸福吗？不，绝对不会的。”

“在一个半世纪多以前就做过这样的实验。爱尔兰的工



作时间全部改成每天四小时,结果怎样呢?只是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和更高的唆麻消费而已。而那减少的三个半小时只会让他们不得不休唆麻假而这并不足以成为他们幸福的根源。发明局里堆满了减少劳动时间的计划,有好几千。”穆思塔法·梦得弗做了一个形容很多的手势。

“但我们为什么不用?其实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过多的余暇对他们只是一种折磨。农业生产也是这样,我们的每一种食物都可以合成。但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而宁可保留三分之一的人口来耕地,那也是为他们着想,因为从土地上获取食物要比从工厂合成慢得多。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稳定,不是不想变,我们不愿意应用新发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每一次变都会威胁稳定。科学的每个发现都有着潜在的颠覆性,科学有时也不得不被看作可能的敌人。是的,连科学也如此。”

“科学?”野蛮人知道这个词,但不太明白它的涵义。莎士比亚和印第安村庄的老人是从不提这个词的。琳姐也只是给了他一个模糊的解释:科学就是那些你用来造直升机的东西,是让你嘲笑玉米舞的东西,是那些让你青春永驻的东西。他努力地想弄懂总统的意思。

“是的,”穆思塔法·梦得弗说,“这些是我们为稳定所付出的另一项代价。跟幸福相对的不只是艺术,还有科学。科学也是危险的,我们得像驯马一样给它套上笼头,拴上链子。”

“什么！”这次轮到何姆霍尔茨·华生吃惊了，“我们不是一直在宣扬科学就是一切吗！那不是睡眠教育的重点吗！”

“13点至17点，每周3次。”伯纳终于插上了嘴。

“还有那些我们在大学里所做的宣传……”

“对，可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穆思塔法·梦得弗说得有些尖刻。“你们这些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是无法判断的。要知道我原来可是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可因为太善良——我那时还不明白所谓的科学其实不过是一本烹饪书，而那书上的正统烹饪理论是不容置疑的。而一大批烹调技术不经掌勺师傅批准是不许写进书里的。我现在是做了掌勺师傅了，但以前也曾经当过爱刨根问底的洗碗小工。做了掌勺师傅后我开始自己搞一些看似非法、不正统或说是不正当的烹调，但实际上那才是真正的科学实验。”他停顿了一下。

“那后来？”何姆霍尔茨·华生好奇地问。

总统又叹了口气。“当时的遭遇几乎跟你们现在面临的一样，年轻人。我差点被送到了一个小岛上。”

这句话让伯纳吃惊不小。“什么？要把我送到岛上去？”他失态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走到总统面前边比划边辩解，“你不能送我去，我没做过什么啊，这都不关我的事，都是他们干的，我发誓。”他指着何姆霍尔茨·华生和野蛮人。“啊，请别把我送到冰岛去。要我做什么我都做。求您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求求您啦！”说着已泣不成声。“跟你说，那都怪他



们，”他抽泣了起来，“别让我去冰岛。啊，求您了，总统阁下。求……”他跪了下来。穆思塔法·梦得弗想把他扶起来，可他却索性赖在地上不起，咿咿唔唔个没完。最后总统只好按铃把第四秘书叫来。

“叫三个人来，”他命令道，“把麦克斯先生带到寝室去，给他一剂唆麻雾，让他好好睡一觉。”

第四秘书出去找了三个穿绿色制服的多生子下人把哭得不成样子的伯纳拉了出去。

“他还以为自己死到临头了呢，”关上门后总统说，“其实他要有一点点头脑就会明白，这与其说是处分，不如说是一种弥补。送到一个岛上去，也就是说他能到一个世上最有趣的地方去，因为那儿有许多有趣的男女。被送到那儿去的人都是因为某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或是跟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再或者是那些有独立思想对正统不屑一顾的人。总而言之，这些人个个都算得上是个角色。我几乎还要妒忌你呢，华生先生。”

何姆霍尔茨·华生闻言笑了。“那你现在怎么不是在岛上呢？”

“因为我最终选择了这儿，”总统回答，“他们让我选择：是想去岛上继续搞我的纯科学，还是进总统委员会——那样在适当的时候继任总统。于是我放弃了科学，选择了这个。有时，”他说，“我常会为了放弃科学而感到遗憾。幸福就像是一个难服侍的老板——特别是别人的幸福。如果一个

人没有被特别设置成只接受幸福而不提任何疑问，那么幸福就要比真理还难服侍得多。”他又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才以一种较为活泼的口气继续说。“好了，这就是一种职责。在选择面前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虽然我对真理感兴趣，也喜欢科学。但真理却是一种威胁，科学也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它的危害之大，正如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它给了我们历史上最平衡的稳定。我再强调一句，我们要感谢科学。但我们也不能让科学破坏了它自己带来的成效。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很小心地控制它的研究范围——就是因为超越范围我几乎被送到岛上去了。除非碰到最急需的事，否则我们都不会让科学插手的。其他的一切探索也要小心谨慎地遏制。”

他沉吟了一会，又说，“读一读在我主福特时代的人所写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文章吧，会非常有意思，”他稍作了一下停顿又说，“那时的人都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限制地，知识才是最高的善，真理就是最高的价值，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可是，从那时起，观念也在悄悄地改变。我主福特就曾经努力地想把强调真与美转轨为强调舒适和幸福，社会的大规模生产急需这种转轨，能让社会的轮子稳定运转的是众人的幸福而不是真与美。而且，只要是群众掌握了政权，众人的幸福就摆在了首位而不是真与美。但尽管如此，当时对科学研究还是没什么限制的。人们谈得最多的仍是真与美，觉得它们才是最高的善，直到九年战争



之前。是那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当炭疽杆菌炸弹在你周围爆炸时，真呀、美呀、知识呀，对你就通通没什么意义了。就是从那时起，对科学开始有了控制——九年战争之后，那时候人们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勒紧了裤带准备过苦日子。为了安定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可放弃的。于是我们开始控制科学的研究。当然，这不利于真理的发展，但对幸福却大有好处。有所得必有所失嘛，这就是获得幸福所要付出的代价。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了，华生先生——因为你对美的兴趣太浓。我曾经也因为对真理的兴趣太浓而付出代价。”

“但你并不曾到海岛去啊。”野蛮人打破了长久的沉默反驳道。

总统笑了。“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就是服侍幸福。而且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幸运的是，”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世界上有那么多海岛。要是没有那么多海岛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你们了。说不定是只能把你们全送进毒气室了。附带问一句，你喜欢赤道气候吗？比如马奎萨斯群岛或是萨莫亚岛，或是别的对你更有吸引力的地方？”

何姆霍尔茨·华生激动地从气垫椅上站起来。“我宁可选一个气候极端恶劣的地方，”他说，“我相信恶劣气候能让我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比如，在那些常常有狂风暴雨……”

总统点头表示赞许。“我就喜欢你这种精神，华生先生，

真的很喜欢。虽然从我的职位角度出发我得反对它。”他笑了，“那么你觉得福克兰岛怎么样？”

“嗯，不错，”何姆霍尔茨·华生爽快地回答，“现在，如果你允许，我想去看看可怜的伯纳。”



十七口

“艺术，科学——这些都是你为你的幸福付出的高昂的代价，”最后房里只剩他们俩人了，野蛮人问，“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当然，比如宗教。”总统回答，“以前我信过一种叫上帝的东西。可那已经是九年战争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已忘了，但我想你是知道上帝的。”

“啊……”野蛮人有些犹豫了，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了，他想谈谈孤独——那夜，那月光下的苍白的石源，那悬崖，还有那往阴影里的黑暗中一跳和死亡。可他找不到表达的言辞，这时就连莎士比亚也不起作用了。

总统已走到屋子另一边墙壁边，并动手取那个嵌在墙壁里的保险箱。拉开那扇沉重的柜门，总统把手伸进黑暗里一阵乱摸，“这是一本，”总统抽出一本黑黑的厚书递给他，“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书。你恐怕从来没有读过吧？”

野蛮人接过来一看：《圣经新旧约全书》。

“还有这本也没读过吧？”那是一本连封面都没了的小书。

“《追效基督》。”

“还有这本。”他给了他一本。

“《宗教体验种种》，威廉·詹姆斯作。”

“我还有很多这样的书，”穆思塔法·梦得弗说，“一整套所谓猥亵的古书。我的保险箱里放着上帝，而书架上却摆着福特。”他指着他的所谓图书馆——其实是一架架的书，一架架的阅读机线圈和录音带盘——自嘲地笑了。

“你既然也知道上帝的存在，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野蛮人有些义愤填膺，“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书给他们读？”

“理由跟不让他们读《奥塞罗》一样，它们太古老了。那是关于几百年前上帝的书，不是有关今天的上帝的书。”

“上帝是永恒的。”

“但人在变。”

“那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穆思塔法·梦得弗说着又朝保险箱走去。“有个叫纽曼的红衣主教，”他说，“也就是一流的社区首席歌唱家。”

“哦，住在美丽米兰的潘杜尔夫，那个红衣主教，莎士比亚里面记载过。”

“你当然知道。好了，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叫纽曼的红衣主教。啊，就是这本书。”他抽出一本书来，“我在谈纽曼的书之前，想先谈谈这本书，作者是一个叫麦因德毕兰的哲学家——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哲学家的话。”



“就是那个有许多梦想的人,他能梦想的东西比天地间的事物还要多。”野蛮人立即想起来。

“不错,我现在给你念一段他确实梦想出的东西。让你听一听这位古代首席歌唱家的哲言。”他翻开了一页夹着纸条的地方,读了起来,“我们并不比我们所占有的东西更能够支配自己。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自己,也无法超越自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上帝的财富。这样看问题的角度也许是一种幸福,因为认为自己能够支配自己的人,并不能得到幸福和安慰。那些少年得志的人也许会这样想,以为自己能不依靠任何人而独行其是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也就对一切都自视清高,不必因为要谢恩征求别人的意见,或是总需要祈祷而觉得烦恼。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人必然会发现自己也跟别人一样,人未必是生而独立的——独立状态不是一种自然状态。独立也许存在于你人生的某个阶段,但肯定无法伴我们始终……”

穆思塔法·梦得弗停下来,换了一本书翻开了。“看看这一段吧,”他说,然后就用他那深沉的声音读了起来,“人人都会走向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内心对衰弱、阴暗、烦恼的感受就越强烈。最初他觉得这是种病,以为这种痛苦处境是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这样想能让他减少心中的恐惧。他希望这病跟别的病一样能够治好。但这不过是幻想!要知这病叫做衰老,是一种令人生畏的病。有人以为是由于死亡和死亡后的恐惧才让人到老年之后投向宗教,但我的切身体

会告诉我：宗教与这些的恐惧或想像并无大关，它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一种情绪。宗教情绪之所以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是因为人到老年后激情已慢慢平复了，也没那么丰富的幻想和感受力了，于是人变得越来越理智，能引起人们的想像、欲望和妄想的东西对理智的影响也在减弱，这时就出现了上帝，宛如云开日出。我们的灵魂一下感觉到了，看见了，并不自觉地向诸般光明的源头转过去——自然而然地，无可避免地转过去。因为那些能给感官世界以生命的东西已经被渐渐地远离我们，那惊人的存在就已不再需要内在和外在印象的支持了，我们需要一种永恒的东西来寄托，一种永远不会欺骗我们的东西——一种现实，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真理。于是，我们无可逃避地投向上帝。因为这种宗教情绪的本质是十分纯洁的，能够愉悦和净化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不再感到空虚。”

穆思塔法·梦得弗合上书，身子靠在了椅背上。“现在天地之间有了一种哲学家们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真实存在，那就是我们（他的一只手在空中舞动着）和我们这个现代的世界。过去你只能在青春和昌盛之时不会依赖上帝。但这种独立并不能伴你走到最后。可是我们现在却自始至终都能保持青春和繁荣，那接下来还能有什么呢？那么我们就是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宗教情绪将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可现在我们并没有什么需要弥补的损失；宗教情绪显得是种多余的东西。既然青年时期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那还要那些欲



望代用品干什么呢？既然我们能够从那些自古以来就有的种种胡闹活动中得到尽情的享受，那还要追求那类娱乐的代用品干吗？而且我们的身心在活动中就能不断地获得愉悦，那休息也成为多余的了。而且有了唆麻，我们就不需要什么安慰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已经建立了，那还追求永恒干吗呢？”

“那么你是否否定上帝的存在吗？”

“不，我倒认为上帝十之八九是有的。”

“为什么？……”

穆思塔法·梦得弗打断了他的问话。“但上帝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也许在以前，上帝就像书里所描述的。但到了现在……

“那么，现在上帝的表现是什么呢？”野蛮人又忍不住插话了。

“喔，他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就是说好像根本不存在。”

“那就是你们的错了。”

“确切地说应该是文明的错。上帝跟机器、科学、医药和普遍的幸福是格格不入的。你必须二择一。我们的文明选择了机器、医药和幸福。于是这些书就被我锁进了保险箱，因为它们太肮脏，会吓到别人的……”

野蛮人打断了他：“但是，感觉上帝的存在不是件很自

然的事吗？”

“你不如说：穿裤子拉拉链不是也很自然吗？”总统的话有些尖刻，“你的话让我想起另一个叫布拉德利的哲学家。他给哲学下了个定义：哲学就是为自己本能所相信的那些东西寻找蹩脚的解释！好像人们的信仰是出于本能！一个人的条件设置决定了他的信仰。找出些蹩脚的理由为自己因某种蹩脚的理由而相信的东西来辩护——那就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条件设置。”

“但还是一样，”野蛮人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你在夜里孤独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上帝，特别是你开始思考死亡的时候。”

“但现在的人们是无法感受孤独的，”穆思塔法·梦得弗说，“我们让他们仇恨孤独；而且我们为他们安排的生活让他们根本不可能孤独。”

野蛮人神色黯然地点了点头。他在马尔佩斯时感到痛苦，是因为村人让他觉得孤独；而在文明的伦敦他也感到痛苦，却是因为无法逃避现实去获得平静的孤独。

“你还记得《李尔王》里的那段话吗？”野蛮人说，“诸神是公正的，他们用我们的风流罪来惩罚了我们；他让你出生在黑暗淫褻的地方，而且失去了双眼。这时爱德蒙回答道——你还记得吗？他受了伤，快要死了，‘你说得不错，大道的车轮已经循环过来了，所以有了我。’这难道不是有一个奖善惩恶掌握万物的上帝吗？”



“是吗？”这一回是总统开始反问了，“你现在可以跟一个不孕女尽情地寻欢作乐而不用担心会被你儿子的情妇剜去双眼。‘车轮循环过来，所以才有了我。’若爱德蒙生活在现在会怎么样？他会舒适地坐在气垫椅里看感官电影，还搂着姑娘，嚼着性激素口香糖。神本身无疑是公正的，但法律终究是由社会的组织者制定的，所以上帝也是在接受人的指令。”

“你确定吗？”野蛮人有些怀疑地问，“你确信现在这儿坐在气垫椅里的爱德蒙不会落到跟那个爱德蒙同样的下场吗？——最后受伤流血而死。要知神是公正的，难道他就不会因为寻欢作乐、沾染邪恶而遭贬斥吗？”

“有什么理由贬斥他？作为一个快乐、勤奋、同时也在享受的公民，这个现代爱德蒙可以说无懈可击。但是你要是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你也许说他应该被贬斥。但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同一规则，你总不能把玩汪汪狗的规则用在玩电磁高尔夫上吧。”

“可一个东西的价值是不能光凭个人的喜好来决定的，”野蛮人反驳道，“而是因为这东西一是本身确有可贵之处，二是评估者的重视。这样它才会有价值。”

“好了，好了，”穆思塔法·梦得弗不想再争论下去，“有点离题了。”

“如果你坚信上帝的话，你就不会因风流而堕落了。因为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勇气来承担一切责任。从印第安

人身上我看到了这点。”

“我知道，”穆思塔法·梦得弗说，“可我们毕竟不是什么印第安人，也完全没必要故意让文明人去接受什么严重的磨难。至于做事要有勇气，想做就做——福特是禁止这种念头进入人脑的。因为要每个人都独行其是，这个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了。”

“那么你又怎样看待自我否定呢？有上帝，你们也就有自我否定的理由。”

“不，只有取消自我否定才会有工业文明，在卫生和经济容忍的范围内适度自我放纵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你们总该需要贞操吧？”野蛮人说这话时脸都红了。

“但贞操同时带来激情和神经衰弱，而这些又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随之而来的就是文明的毁灭。所以这些大量的风流罪过其实是在维护文明的持久。”

“但是上帝是一切高贵、善良和英勇的化身。要是你们承认上帝存在的话……”

“我年轻的朋友，”穆思塔法·梦得弗打断了他，“现在的文明世界是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的。因为这类东西不能带来什么政治效率。高贵或英勇只会表现在乱世中，像我们这种合理平和的社会里，人们是没有机会来表现他的高贵或英勇的。因为高贵和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或派别分化时，或者在抵制诱惑和保卫自己所爱时才会有它存在的意义。但现在我们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派别分化，人们更不



会为自己所爱有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这儿不需要这个东西。你的条件设置让你愉悦地自然而然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也就不存在什么诱惑需要你去抵抗了。即使在出现意外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你也能用唆麻来回避，它会让你远离现实进入一种你想要的虚幻中，这样你就有足够的耐心来承受长期的痛苦，让你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你的敌人。而这在以前，你得付出多大努力和多年艰苦的道德训练才得达到这种境界；可现在只需两三粒半克的唆麻就能帮你实现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可变得高尚，那个瓶子就可以装下你至少一半的道德，你可以带着它去任何地方。没有眼泪的基督教——这就是唆麻。”

“但我觉得眼泪还是必需的。还记得《奥塞罗》里说过：和煦的阳光总在暴风雨之后，那就让狂风恣意吧，吹醒那死亡。还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常跟我讲一个有关玛塔斯吉姑娘的故事。那些想娶她的小伙子必须到她园里去锄一上午地。这看似简单，但实际是因为园里有很多很多带魔法的蚊子和苍蝇。大部分人都会受不了，只有经得住考验的才能得到那姑娘。”

“这是个动人的故事！但在我们的文明世界，”总统说，“你根本不用这样大费周折就能得到她，也不会有什么苍蝇蚊子，多个世纪以前就被我们彻底消灭了。”

野蛮人皱起了眉头。“你们只是消灭苍蝇蚊子，消灭所

有不愉快的东西,而不是去学会忍受它们。‘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面对苦海,拿刀做个一了百了。’你们既不是‘默然忍受’,也不是‘一了百了’,而只是取消了命运的毒箭,这样未免太简单化了。”

这让他突然想起了他那死去的母亲。琳姐是在一个弥漫着歌声、光明和麝香的氛围中飘走的——她飘到了一个超越时间、空间,没有回忆也看不到她自己衰老臃肿身体的世界去了。而汤玛金,他那所谓的父亲,现在还停留在唆麻假期——在那里他可以摆脱一切羞辱和痛苦,再也听不见人们的嘲弄和讽刺,也见不到琳姐那张衰老的脸,更感觉不到约翰曾搂在他脖子上的两条湿漉漉的肥胳膊——多么美妙的世界啊……

想到这儿,野蛮人说:“你们需要换点带眼泪的东西。要知这儿的的东西都不如眼泪有价值。”

(“这儿值 1250 万元,”亨利·福斯特就曾经抗议过野蛮人的这话,“1250 万元——这是新的条件设置中心的造价,分文不少。”)

“可很多时候,人们是因为有雄心斗志才去为那些不可知的结果而奋斗,也许只是为了区区弹丸之地而冒生命危险去挑战一切。这里面不是本身就包含了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吗?”他不服气地看着穆思塔法·梦得弗问道,“是些与上帝无关的东西——当然,上帝也许也是他们去冒险的理



由之一。可这种充满危险的生活本身不就是很有意义的吗？”

“那里面确实包含很多东西，”总统说，“男人和女人的肾上腺素需要定期地来刺激一下。”

“什么？”野蛮人听得有点莫名其妙。

“那是为身体健康所设的条件设置之一。我们把接受 V. P.S. 治疗规定为一种义务。”

“V.P.S.？”

“就是代猛烈情愫。每月一次，它可让整个生理系统都弥漫了肾上腺素。从生理上来说，它就完全等同于恐怖与狂怒。它让人感受到的效果跟杀死苔斯德蒙娜或被奥塞罗杀死是相同的，但你不会感到丝毫的不适。”

“但我却更喜欢那种不适。”

“我们可不喜欢，”总统说，“我们喜欢一切都舒舒服服地进行。”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

“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随便你怎么说，”野蛮人挑衅地说，“就算我现在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吧。”

“那你是不是也需要衰老、丑陋、阳痿、梅毒、癌症、饥饿、伤病这些丑陋的东西，甚至你也希望总是在担心明天有不可预知的事发生，或者你还需要遭受种种难以描述痛苦

的折磨呢。”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

“是的，这一切我都要。”野蛮人终于开口了。

穆思塔法·梦得弗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说：“那就随便吧。”



十八口

这时门开了,伯纳和何姆霍尔茨·华生走了进来。

“约翰!”

从浴室里传来一声呕吐声。

“怎么了?”何姆霍尔茨·华生高声问道。

没有回答。传来一、两声呕吐声后,又悄无声息了。浴室的门咔哒一声开了,野蛮人满脸苍白地出来了。

“我说,”何姆霍尔茨·华生关心地问,“你看来像得了什么病,约翰!”

“你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吗?”伯纳问。

野蛮人无力地点点头:“是的,我吃了文明。”

“什么?”

“我觉得我中毒了,心灵受到污染。而且,”他压低了声音,“我吞下了自己的邪恶。”

“也许,但到底出什么事了?……我是说刚才你在干吗……”

“我在清洗自己,”野蛮人说,“我用芥末冲温水喝。”

两人一听都瞪大了眼。“你是说你是故意的?”伯纳

问。

“印第安人就是这么自我清洗的。”他叹口气坐了下来，用手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要休息一会儿，”他说，“我累了。”

“喔，这个我知道，”何姆霍尔茨·华生稍作沉默后说，“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

他换了种口气说：“我们俩明天就要走了。”

“是的，明天就走了。”伯纳带着种无奈的表情。“还有，约翰，”他坐了下来，把手放在野蛮人的膝盖上，“我为昨天的事道歉。”他的脸红了，“我感到很惭愧，”声音还带着颤音，“事实上我是……”

野蛮人被他的话打动了，动情地握紧他的手。

“何姆霍尔茨·华生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伯纳停顿一下接着说，“没有他我早就……”

“行了，行了。”何姆霍尔茨·华生打断了他。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三个年轻人都沉浸在痛苦中，但同时又感觉到快乐，因为分离的痛苦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早上我去见了总统。”野蛮人开口打破了沉默，“我问他我是否能跟你们一起去。”

“他说什么？”何姆霍尔茨·华生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

野蛮人失望地摇摇头。“他不准我去。”



“为什么？”

“因为他想继续做实验。我才不干呢，”野蛮人突然来脾气了，“我才不想被他当成什么狗屁实验品呢。哪怕全世界的总统来求我，我也不干。我明天就走。”

“那你要去哪儿？”两人异口同声。

野蛮人耸耸肩。“去哪儿都成，无所谓。只要能一个人就行。”

空中有两条飞行线路：下行线是从纪尔福德沿威谷到果答明，经密尔佛、微太利到哈索密，再穿过彼德菲尔飞向朴茨茅斯；而与之平行的上行路线则是经过华波斯顿、同安、帕特南、爱尔丝特和格雷莎等地。因为这两条线路在野猪背和红鹿头之间只有不到六七英里的间距。对于粗心的驾驶员来说——特别是在他们多吞了半克唆麻的晚上，这个间距太危险了。于是在发生了几起严重事故后，把上行线往西挪开几千米。在格雷莎和同安就留下了四座被废弃的旧灯塔，标志着从朴茨茅斯到伦敦的旧飞行线。天空一片宁静，只有直升机在塞尔波恩、波尔顿和法恩汉上空嗡嗡作响。

野蛮人选择了在帕特南和爱尔丝特之间的小山顶上的一座旧灯塔作为他的隐居地。那是座钢筋水泥的建筑物，目前使用状况良好。第一次来时野蛮人觉得它太舒服了，文明得几乎奢侈。但他承诺要更严格地自律和脱胎换骨地涤罪

来安抚自己良心的不安。第一夜他故意不睡,跪在地上不停地祈祷,向有罪的克劳狄斯乞求饶恕的天庭祈祷,用祖尼语向阿沃纳微罗那祈祷,向耶稣和菩公祈祷,甚至向他的守护生灵鹰隼祈祷。他还不时地平摊双臂作出被绑在十字架上的形状,一动不动,直到胳膊,疼得发抖,难以忍受,汗流满面,他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啊,请饶恕我吧!啊,让我变得纯洁、变得善良吧!”他一遍又一遍地祈祷,最后痛得几乎昏死过去。

早上醒来时,他觉得自己终于有权利住在这灯塔里了,虽然大部分窗户上都有玻璃,平台外的景色也很美,但他还是觉得能在这儿住下了。他选择灯塔后几乎感到生活通向另外一条路。因为那儿的景物实在是太美了,而且从他住的地方,似乎可以看见神灵的圣体。他在思索:我是谁啊,竟然可得到上天如此厚爱,天天得此美景?我何德何能啊,竟可以与神灵的圣体在一起?我只配生活在肮脏的猪圈或是地下的黑洞中。但那整夜的煎熬后留下的僵痛仍在,这才让他稍稍安心。他爬上了塔楼的平台,望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北方是一座像野猪背似蜿蜒的白里质群山。在群山尽头的东面矗立着七座摩天大楼,那就是纪尔福德。野蛮人不禁苦笑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不得不与它们和谐共处,因为到晚上只有它们头上那些快活的几何图形的星星在一眨一眨的,在泛光的照耀下,它们就像一根根发光的手指指向深



邃的夜空。而那手势的意义全英格兰恐怕也只有野蛮人能体会到了。

帕特南是野猪背与灯塔所在的小山之间的峡谷里的一个无名小村庄。有一幢九层楼和圆柱形粮仓,还有一个家禽场和一个小小的维他命 D 工厂。在灯塔南面是长满石头的长坡,沿坡而下是一片池沼。

十四层高的爱尔丝特大楼就在池沼以外的森林后。红鹿头和塞尔波恩在朦胧的雾气中若隐若现,那蓝幽幽的远景显得浪漫绮丽。但这些远景还远远不是吸引野蛮人的惟一理由。你再看看近处:这郁翠的森林,大片大片的石南丛和黄色的金雀花,还有那掩映在一片片苏格兰枞树和桦树下闪光的池塘,池塘里的睡莲以及那成蓬的灯心草——这些对于已习惯了美洲荒漠的枯寂的眼睛来说是一种惊艳。何况他还拥有孤独!这么多日子来,他连人影都没见到一个。从灯塔飞到切林十字架其实只要一刻钟,但这个苏瑞郡的荒原却显得比马尔佩斯的群山还要荒凉。当人们离开伦敦时只是想去玩电磁高尔夫或是网球。帕特南没有高尔夫球场,离得最近的瑞曼球场也远在纪尔福,这儿有的只是满地烂漫的野花。所以习惯于文明生活的人不会想起光顾这儿。所以一开始野蛮人能在这过着清静孤独的日子,没人来干扰。

约翰刚到伦敦时领到一笔可观的零花钱,但在离开伦

敦时那些钱已大半花在购买装备上了。他买了四条人造毛毯子、粗绳、细线、钉子、胶水、几件工具、火柴(他打算在用完后就做一个取火钻)、罐子、盘子、24袋各类种子和10公斤面粉。“不,不要合成淀粉和废棉代面粉,”他曾经坚持,“尽管那可能营养些。”但在老板的劝说下他还是买了泛腺体饼干和加了维他命的代牛肉。现在看到这些文明产品,他又恨起了自己当初的妥协。他下定决心即使挨饿也不吃那些东西。“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教育。”他想报复他们可没想到这对自己也是一种教育。

他数了数剩下的钱,希望能支持着度过这个冬天。到了明年春天菜园里的东西就足够他独立生活了,而且森林里还有很多猎物。他见过不少兔子,还有水鸟。他开始做打猎用的弓箭。

灯塔旁就有白杨树,还有那很多的樟木,这些笔直的枝条,都是做箭杆的好材料。他砍了一株小白杨,砍了株长约六呎没有分杈的树干,削去皮,然后照当年老米季马教他的方法,把树皮和那些白色的木质一刀一刀削掉,削出一根和他自己一样高的棍子。中间粗两头细,粗是为了结实,细则是为了灵活方便。劳动让他享受到了乐趣。想起自己在伦敦那几周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日子,现在这种靠技巧和耐心的活更像是一种享受。

他差不多快把弓体完成了,才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哼着歌。唱歌!他好像自己在干坏事被撞了个正着,不禁羞



得满脸通红。要知他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唱歌和享受,而是为了不继续沾染那些文明生活的垃圾,是为了清洗自身的污秽,积极弥补过失的。他又惶惑地意识到,在他沉溺于制弓时,他竟然忘掉了那些他发誓要牢记的东西——可怜的琳姐以及自己对她的残忍,还有那些在她死时像虱子一样在她面前爬来爬去的讨厌的多生子。要知他们的存在不仅侮辱了他,也侮辱了神明。他曾经发过誓不但要牢牢记住这些,还要做些事来补偿。可现在他却在边制弓边唱歌,确实是唱了……

他赶紧跑进屋子,打开芥末盒,加了点水,放在火上煮起来。

半小时以后,从帕特南同一波坎诺夫斯基小组来的三个 δ -农民在去爱尔丝特的路上偶然看见这样一个奇怪的场景:山顶上废弃的灯塔外,一个光着上身的年轻人正用一根打结的绳子在鞭打自己。背上满是猩红的鞭痕还渗着缕缕血丝。卡车司机跟他两个同伴都被这场面惊住了,一、二、三,他们在心里偷偷数着。到第八鞭时年轻人跑到树林边狂呕起来,呕完了又回来开始自我鞭打。九、十、十一、十二……

“福特啊!”驾驶员低声叫了起来。

“福特呀!”他的同伴也跟着叫了起来。

三天后,这儿来了一群记者,就像兀鹰终于找到了尸体。

野蛮人把弓体放在鲜叶燃成的文火上烘干了，他开始忙着做箭杆了。30根樟树条已经削好烤干，用尖利的钉子做成箭簇，弦口也细细地刻好了。一天晚上他袭击了帕特南家禽场，这让他有了足够制造一个武器库的羽毛。当第一个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在往箭杆上装羽毛。记者穿着气垫鞋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后。

“早安，野蛮人先生，”他自我介绍，“我是《每时广播》的记者。”

野蛮人仿佛突然被蛇咬了一口，惊跳起来，箭、羽毛、胶水罐和刷子撒了一地。

“对不起，”记者感到有些不安，“我不是有意的……”他用手碰了碰帽子边缘——那是一顶镶嵌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铝制烟囱帽。“请原谅我不能脱帽致敬，”他说，“帽子有点重。噢，我刚才说哪儿了，我代表《每时广播》……”

“你想干嘛？”野蛮人很不高兴地问。记者只是讨好地笑。

“你知道吗，我们的读者会很有兴趣，如果……”他偏着脑袋谄媚地笑着，“你能讲上几句，野蛮人先生。”他摆了几个礼貌性的姿势，迅速把解开的两根电线（电线连在一起接在腰间的移动电池上），分别插进帽子的两侧。然后按了下帽顶的一根弹簧，呛，弹出一根天线；他再按一下帽檐上的弹簧，一个麦克风又蹦了出来，悬在离他鼻子六英寸的空中晃着，他再把受话器拉下盖住耳朵，旋了一下左边的按



钮——发出一种轻微的黄蜂般的嗡嗡声；再扭了一下右边的，嗡嗡声便变成了一阵啾啾、咯咯、打嗝和吱吱声。“哈罗，”他对着麦克风打了声招呼，“哈罗，哈罗……”帽子里突然传来铃声。“是你吗，厄泽尔？我是扑莱莫梅隆。没错，我找到他了。现在让野蛮人先生说几句，野蛮人先生，好吗？”他还是讨好地看着他，“你能告诉读者你为什么来这儿吗，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突然离开伦敦，（厄泽尔，听着！）当然啦，还有那天的鞭打。”（野蛮人吃惊不小，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都急切地想了解关于鞭打的事。然后再谈谈有关文明的其他问题。你是了解的。‘我对于文明的想法’，哪怕说几个字，只要几个字就行……”

野蛮人果真只说了几个词，一共五个，再没多说什么——就是那天他评论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时用的那五个词。“哈尼！松厄索策纳！”他揪住记者的肩膀把他一把扭过去（那年轻人的正面包装得很可爱），然后像职业足球冠军一样，抬起一脚把他给踢了出去。

8分钟以后最新版《每时广播》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标题：“《每时广播》记者惨遭神秘野人踢伤”，“轰动苏瑞”。

“恐怕也轰动了整个伦敦。”记者读这话时在想，但那“轰动”却让他付出了代价，他都没法坐下来吃午饭了。

他的另外四个同事却没把这警告性的受伤当回事，当天下午，又分别代表《纽约时报》和法兰克福《四维闭连报》、《福特科学箴言报》和《δ镜报》去灯塔采访，结果他们受到了

一次比一次粗暴的接见。

“你是个不通情理的混球，”《福特科学箴言报》记者揉着疼痛的屁股，站在安全距离外大骂，“你应该吞点唆麻！”

“滚！”野蛮人对他晃了晃拳头。

吓得对方倒退几步，转过身去还在说：“吞一两克，就不会感觉到现实中的坏事了。”

“阔哈夸咿呀特拖可呀仪！”带着嘲讽的口气，野蛮人显得咄咄逼人。

“痛苦就只是一种幻觉了。”

“啊，是吗？”野蛮人边说边抄起一根樟木条子，朝他大步扑过来。

可怜的新闻记者只好急急地躲到他的直升机里去。

接下来野蛮人享受了片刻的安宁。几架直升机在灯塔上空盘旋。他对最近的那架射了一箭，一下就射穿了机舱的铝制地板，伴随一声尖叫，飞机以超级速度像火箭似地蹿上了天。自此别的飞机就只是在远处安全的地方飞旋。野蛮人也不去理会那些嗡嗡的飞机声，一味专心地挖他未来的菜园子。他把自己想像成玛塔斯吉姑娘的求婚者之一，在那些舞动着翅膀的害虫围攻下岿然不动。

一会儿，那些害虫显然是厌倦了，就都飞走了。接下来几个小时他的头上天空中一直空空如也，只偶尔有几声云雀的叫声。

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空中传来雷声。挖了一上午



地后,他随意地躺在地板上休息。丽英娜真实的身影出现在他的思念中,她光着身子,伸手可触,她似乎在说:“亲爱的,伸出你的手臂抱住我!”她是那么逼真,穿着鞋袜,还喷了香水。不要脸的婊子!可是我!他觉得脖子被她的两条胳膊紧紧搂住!啊,她把乳房耸得高高的,还仰起嘴唇!丽英娜!我们的目光和嘴唇便是永恒……不、不、不、不!他翻身一跃而起,光着半截身子就跑了出去。他冲进了荒原边上的一丛灰白杜松中,刺进他怀里的是一片绿色的松针,而不是他渴望的那滑腻的肉体。无数尖利的松针扎在他身上,他强迫自己努力地想着可怜的琳姐,喘着气,双手乱抓,眼里还有着说不出的恐怖。可怜的琳姐,他努力地想着琳姐!但他心里眼里全是丽英娜的影子。哪怕是松针扎在身上生疼生疼的,他那畏畏缩缩的肉体还是能真切地感受到丽英娜的身子。“亲爱的,亲爱的,既然你也想我,为什么不……”

鞭子就挂在门后,本是为了方便取来赶记者的。野蛮人一发狂,就跑回屋取出鞭子,刷刷地直往自己身上抽,打得皮开肉绽。

“婊子!婊子!”每抽一鞭就大吼一声,就像抽的是丽英娜而不是自己,(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疯狂地希望丽英娜就在眼前):是那个白白嫩嫩、软软暖暖、喷了香水的丽英娜!他就这样一直抽着不要脸的丽英娜。“婊子!”最后发出一声绝望的声音,“啊,琳姐,原谅我。”“上帝呀,我该

死！我是多么邪恶，我……不，不，你这个婊子！你这个婊子！”

野蛮人并不知道这整个过程已被感官电影公司的大腕摄影师达尔文·波拿巴特全部记录了下来。他正躲在三百米以外一个精心建造的掩体里目睹着这一切。你不知他为此所付出的艰辛。他在一棵伪装的橡树洞里坐了三天，为了把麦克风藏在金雀花丛中，把电线埋在灰色的沙里，他还在石南丛里爬了三夜。他的努力在这时终于得到了回报——这可是继他拍摄了咆哮震天的立体感官电影《猩猩的婚礼》之后的又一伟大杰作，达尔文·波拿巴特在心中窃喜。“真精彩！”野蛮人那边一开始，他就自言自语，“绝对的精彩！”他小心翼翼地把望远摄影机的镜头紧紧跟着移动的野蛮人。他还特意调大了焦距，给他疯狂扭曲的面部来了一个特写（真妙）；随即调为半分钟慢镜头（他敢肯定这一定会产生绝妙的喜剧效果），同时侧耳倾听着胶片上传来的鞭打声、呻吟声和呓语声。他甚至把那声音扩大了（喔，精彩多了，绝对），在短暂的平静里还夹着一只云雀的尖声欢叫，这让他更高兴了；他甚至还希望野蛮人能转过身子，让他给他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背部来个漂亮的特写——而正当他有这想法时，奇迹出现了（惊人的幸运）那家伙竟真地转过身，让他随心所欲了。

“噢，了不起！”拍完后他觉得自己真是伟大，“真是了不



起！”如果到摄影棚里再给它配上感官效果准会精彩绝伦，肯定能跟《抹香鲸的爱情生活》一样捧。达尔文·波拿巴特在心里美滋滋地想着——而且，福特呀！它还能说明很多问题！

十二天以后在西欧的任何一家一流的电影宫里都能看见《苏瑞郡的野蛮人》了。

达尔文·波拿巴特的影片果真如其所料引起了轰动效应。就在电影放映的当天黄昏，众多的直升机一窝蜂似地出现在约翰住的灯塔上空。

这时野蛮人正在园子里挖地——他是在挖地，同时也是在挖掘自己的内心，苦苦地寻找自己思想的实质。死亡——他铲起一铲土，接着一铲又一铲。是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替傻子们照亮通往死亡的路。仿佛有个声音像炸雷似地在耳边响起。他继续铲着土。琳姐为什么会死？为什么要让她经历漫长的折磨，然后终于？……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把铲子狠狠地踩了下去，在上帝面前我们就像顽童眼里的苍蝇，他可随意地杀死我们来取乐，又是一个晴天霹雳。那就是真理——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许比真理还要真实可信。可是同一个格罗斯特竟把他们视作永远温柔的神灵。你最好的休息就是睡觉，你也常常渴望睡眠，可你又很愚蠢，竟然怕死，其实死不过就是不存在而已，死亡就是在睡觉，是的，在睡觉，也许还会做梦呢。他的铁锹“当”的一声铲在石头上，他弯下身去拣石头。那么在那死亡的梦里，到

底会出现什么呢？……

头顶上的嗡嗡声越来越大，最后成了一阵轰鸣，他突然发现地上没有了阳光只有一大片阴影！他吓了一跳，停了下来，可抬头看到的景象更是让他眼花缭乱。

他的心还漂荡在另一个充满死亡和神灵的世界，可一抬头却只见黑压压的一大片直升机向他的头顶逼过来。就如一群蝗虫飞过来降落在他四周的石南丛中，接着从这群硕大的蝗虫肚子里走出一大批穿白色黏胶法兰绒衫的男士和穿着人造丝的宽袍、天鹅绒短裤、或无袖袒胸连衣裙的女士——每架飞机下来一对。转眼就下来了好几十对。他们把灯塔团团围住，一边拍照一边哈哈大笑，还一边朝他扔花生、性激素口香糖和泛腺小奶油饼，就像逗动物园里的猴子。他们的人数还在不停地增加，野猪背上的飞机还在如洪流般地涌来。几十个马上变成上百个、几百个，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

野蛮人已退无可退，他背靠着灯塔，摆出一副暴虎冯河的架势，他像一个疯子似地瞪着眼前的这些面孔，吓得说不出话来。

一包口香糖把他从茫然中砸醒过来，让他重新回到现实中。一阵惊人的疼痛让他完全清醒了，恢复清醒后的他开始暴跳如雷。



“滚！”他大吼。

猴子说话了！人群中爆发出欢笑和掌声。“可爱的野蛮子！乌拉！乌拉！”杂乱的人声中传来叫喊，“鞭子，鞭子，鞭子！”这话提醒了他，他转身抓起门后的鞭子对着人群一阵狂抽。

这时人群爆发出更带讽刺意味的欢呼。

他气疯了，恼羞成怒地朝他们扑去。一个妇女吓得叫了起来。最前面的几个人犹豫了一下，又马上稳住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这举动似乎有点出乎野蛮人的意料。他反而往后退了一步，站着看了看四周。

“你们就不能让我安静安静吗？”他有些悲愤地质问。

“吃点镁盐杏仁吧！”有人给他递了一包杏仁，“很好吃，你知道的。”他有些紧张，要知道若野蛮人发起进攻他就会首当其冲受害。“镁盐可以让你永葆青春。”

野蛮人没加理会。“你们干什么？”他望着这些傻笑的面孔问，“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鞭子，”人群像炸开了锅，“玩一个鞭子功给我们看看”。

“是啊，让我们看看吧。”

接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看——鞭子——功，”似乎还带着节奏，背后的人群也跟着起哄，“我们——要——看——鞭子——功。”

所有人都在叫喊着，像鹦鹉学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声

音越来越大，叫到第七八遍时就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了。

“我们——要——看——鞭子——功。”

只有那一句话在空气中回荡。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刺激，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叫下去——仿佛可以那么叫上几个钟头。但是叫到第25遍时，被一架刚飞过来的飞机给打断了。飞机停在野蛮人附近几米处的空地上。螺旋桨的轰鸣声暂时把叫喊声给压了下去。当飞机着陆关闭引擎后，高叫声又开始了。

直升机的门开了，一个穿绿色天鹅绒短裤、白色衬衫，戴骑手小帽的女郎跟在一个面孔红扑扑的漂亮青年后走了出来。

野蛮人一看那女郎脸便刷地变白了，往后退了退。

那女郎就站在那儿对着他微笑——那是一种没有把握、带着乞求的谄笑。时间在一秒秒过去。她的嘴唇动了动，像在说什么，但都被高叫声给淹没了。

“我们——要——看——鞭子——功。”

妙龄女郎突然双手压住左脸，那张像蜜桃一样明艳、玩偶一样美丽的脸上有一种渴望而痛苦的表情。她那蓝色的眼睛也似乎更大更亮了，有两颗泪珠突然从里面滚落下来。她还在说什么，但仍然一个字也听不见。只见她突然伸出了双臂，冲动地向着野蛮人跑来。

“我们——要——看——鞭子——功……”



他们的这个要求在转瞬间突然得到了满足。

“婊子！”野蛮人立刻像疯子一样冲向她，“臭猫！”他像个疯子似地挥动鞭子朝她抽了过去。

她被吓得魂不附体，转身就跑，但被绊倒在石南丛上。“亨利，亨利！”她大声呼救。可她那个漂亮的同伴早就躲到直升机后面去了。

人群一下变得兴奋、快活起来。人们都随同野蛮人一起往前跑。有时痛苦在别人眼里是一种迷人的恐怖。

“惩罚，淫乱，惩罚！”野蛮人像发了疯，一鞭接一鞭地往下抽。

人们都涌了过来，就像猪围着食槽抢食一样混乱。

“啊！肉欲！”野蛮人咬紧了牙，这一回是抽在了自己肩膀上。“杀死肉欲！杀死肉欲！”

人群被这种苦痛的恐怖所吸引，一种来自内心牵引（那是他们的一种条件设置，无法抹去的），以及合作习惯的驱使和团结补偿欲望的支配，他们也开始模仿起野蛮人的疯狂动作，彼此疯狂地殴打起来，或是殴打那躺在石南丛中抽搐着的身体——可怜的丽英娜。

“杀死肉欲，杀死肉欲，杀死肉欲……”野蛮人还在继续。

这时开始有人在唱“欢快呀淋漓”。于是大家又都重复地唱起了这句，还边唱边跳。欢快呀淋漓，跳啊跳啊，打着六八拍子。真是欢快呀淋漓……

当所有直升机都离开时已过了半夜。野蛮人睡倒在石南丛里。唆麻使他迷醉，漫长而疯狂的折腾让他筋疲力尽。醒来时已是艳阳高照。他躺在地上像猫头鹰一样迷迷糊糊地眨着眼睛，突然一下清醒过来——他记起了昨晚的一切。

“啊，上帝，上帝！”他用手捂住了脸。

当天晚上越过野猪背来到灯塔的直升机长达 10 公里，就像一片乌云。头天晚上的赎罪狂欢晚会登上了所有报纸的头条。

“野蛮人！”最先到的人一下飞机就大声叫起来。“野蛮人先生！”

但没有人应答。

灯塔的门半掩着。他们推开门走进没有开百叶窗的昏暗的屋里。屋子正对面有一道拱门，拱门的正下方正晃着一双脚。

“野蛮人先生！”

缓缓地，异常缓慢地，像慢条斯理的圆规的两只脚，那两条腿向右边转了过来，向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转了过去，停住，悬了一会儿，又同样缓慢地向左边转了回去……

